

文

壇

號月三

第九卷第三期
總數第五一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文壇月刊

第九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潮(短篇)	莎汀(八七)
黑水沉冤(短篇)	游牧(九一)
海戀(短篇)	鄭潛雲(九五)
天災人禍(中篇創作)	楊詠新(一〇一)
新店(短篇)	秋色(一〇七)
惡狗村主人及其他(寓言)	玉靜德(一〇九)
新的方向(長篇連載)	雪倫(一一〇)
林中彈嘯(逃難雜記)	韋集(一一二)
湖畔草(散文集)	李勵文(一一七)
黑夜的一角(獨幕劇)	S J(一二一)
散文	
沈默外一章	柳岸(九四)
復活的希望	羅雪園(一二六)
秋夜	黃安奇(一二五)
迎春曲	馬錦活(一二七)
詩選	
春天	桑芙(一〇〇)
長青的祝福	石藍(一二五)
在鄉村	王直(一二六)
趕編淚語	盧森(一二八)

文壇月刊

第九卷第三期
總數第五一號

主編人：盧森

出版者：廣州(8) 中華北迎賓路十二號二樓
文壇月刊社

發行所：廣州(8) 中華北迎賓路十二號二樓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總經理：廣州(9) 惠愛中路二十五號
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承印者：廣州西湖路四十號
大同印刷廠

預訂：全年十二期港幣(海外加倍)
港幣加平郵式元掛加五元
國內航空或掛號式元
半年六期港幣伍元(海外加倍)
港幣加平郵式元掛加二元
國內航空或掛號式元

訂閱處：(一)本社(二)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外稿，一經發表，敬致酬金
：最近擬出「短篇小說專號」，希各地作者惠稿！

本刊五十期紀念徵求五十元

「榮譽讀者」五十戶：

本刊從卅年秋開創以來，歲月不居，不覺已歷八年，中間經過抗戰期間的輾轉播遷，顛沛流離，備嘗艱苦，復於四年又歷萬險，然而，得到廣大讀者的支持，故能愈戰愈強，越趨越盛，茲欣逢五十期紀念特徵求五十「榮譽讀者」五十戶：

(一)凡一次過繳港幣伍拾元者，即為本刊之榮譽讀者，今後永遠享受本刊。(海外則加收長期郵費港幣三十元港幣拾元)

(二)本社出版之「文壇叢書」及其他書刊一律長期免費贈送。

(三)凡是本社之榮譽讀者介紹親友，不論訂購本版任何書刊，一律八折。(特價例外)

(四)相信參加榮譽讀者必多，故所定名額寧減不增，以符合「五」，復從一月廿五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時間五十天，決不展期。

潮

沙汀

陶明是XX美術學院西洋畫系高年級的學生，年紀大約是廿一二光景，他有長長的臉龐，緋紅的皮膚，漆黑的眼珠，小小的嘴唇，望去委實有點像女子，他常穿着一件白色的畫衣，頸上纏着黑色大巾，活像一位大藝術家的風度，但裡不時說着外國文，他不理說的對不對，也不管人家在後面譏笑他。

在全級同學中，陶明的態度最像藝術家，但陶明的成績却是全級最劣的，他最崇拜的人物，第一個是盧梭，第二個却是現代立體主義女畫家羅蘭珊。

這年秋季，學院新來了一位校務長兼「美學」教授的陳教授，年紀可有五十來歲，全校教授中年紀最長的要算只有他一個，患着深近視，他和陶明倆，師生間的情感，似乎比任何人都融洽些，而且，他們倆都是由外省遠道而來的，都在學校的宿舍住着。

陳教授在一個清閑的星期午晝，偶然在宿舍的走廊碰見陶明，手上拿着一個東西，忽忽地由走廊跑進他自己的臥室。

「陶明！」

「陳老師！你：你沒有到外邊去逛嗎？」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麼？」

「哈哈，這是……是鹹牛肉！」

「鹹牛肉？」

「不錯，這是鹹牛肉。」

陶明這樣答着陳教授，自己却一直走進臥室，陳教授微笑地看着，却又不好意思上前詢查他，讓他溜了去算事。

傍晚，陳教授心裡仍覺得有點不安，陶明手上拿着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詭秘地跑進房間去，這一定不是好東西，他自己却想討個明白。

月兒從雲霧間露出了雪白的臉，宿舍的玻璃窗也掛上了燈的橙黃，陳教授悄悄地從窗隙的小縫窺進進去，原來：

陶明獨自坐在桌前，桌上擺着一碟鹹牛肉，邊旁放着一瓶酒，陶明右手拿着酒杯在狂喝，狂喝。

桌的左邊，懸起一幅油畫，畫上描着一個女人，卵形的長臉，杏形的眼睛，長長的脖子下面穿着紅衫，白佩頸巾，活是一個低年級某女同學的肖像。時鐘的針成直線了，陶明還在狂喝，碟上的鹹牛肉吃光了，他還是狂喝。

，到瓶裏最後一滴的酒也喝完為止。

酒盡了，陶明一交跌到床上，他就睡去了，桌上的東西零亂得縱橫交錯，酒杯也倒跌到地上來。……

「唉！陶明畢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陳教授自言自語用這句話批評陶明，却沒有用責罰的詞語罵他。

寂寞統治着整個疲乏的黃昏，陳教授也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學校的鐘聲，送去了清晨，又來了，一眨眼，七天的韶光很快又過去了。第二個星期日的黃昏，陳教授特別注意陶明的行動，這天依然看到陶明有同樣的行爲，他依然獨個兒在房間躲着狂喝。

星期一，凌晨，太陽還未爬上山，陳教授一早便喊校役喚陶明到自己的房間來。

「陳老師，早晨，喊我來有哈事？」陶明進來向陳教授打了一個鞠躬。

「陶明，你坐在這兒，我有點話要對你說！」陳教授順手搬了一張椅子讓陶明坐下來。陶明知道喝酒的事給陳教授發現臉上有點不安，但還鎮靜地不露弱點。

「陶明，你昨晚……不，你近來或許一向有什麼嗜好沒有？你最喜欢的是什麼？」陳教授用溫柔的語調問。

「陳老師，我是不能瞞你的，我近來委實已經犯了酗酒毛病，似乎沒有任何刺激比醉酒的時候更愉快！」

「我早已發覺你這毛病了，上星期日和昨晚我都親眼看見你酗酒的情形，你這點不知自愛了！陶明！」陳教授的語氣和臉色轉莊嚴起來，態度很懇切！

「我很感激陳老師的教導和勸勉！不過，我一向對『禁欲主義』是不贊同的，盧梭不是會說過嗎：『幸福之道，決不在於欲望的抑壓，因為抑壓欲望實在使吾人不能享受人生的真味』盧梭這一段話實在是我千萬萬確的，我最喜歡喝酒，我不願自己犧牲目前的幸福，不願抑壓自己的欲望，所以就放蕩狂喝，我以為是對的！」陶明舉出了盧梭的倫理觀來辯護自己的不是。

「陶明你是會讀過些書的，不過，你現在是剛到達成年人的階段，尚在青年的初期，你不會覺得酗酒是足以招致將來的不幸嗎？」

「陳老師，這原本是對的，但是盧梭也會這樣說過：『各時期有各時期的目的，吾人不應該過重成人期，而犧牲兒童期』試想，兒童期尚不應該犧牲

南京圖書館藏

性，何況我們現在是青年期？自己認為是高興的東西却一味施以抑壓，還有
人生的樂趣嗎？像盧梭這樣大頭腦的歷史巨人尚不主張，難道我們還來自討
沒趣嗎？」陶明很強硬地向陳教授分辯。

「陶明，你口不離盧梭，似乎是把盧梭的學理做聖經，你是太迷信盧梭
了，可是……」

陳教授正要問陶明解說的時候，上課的鈴聲響了，陶明沒精打采地離開
了陳教授的房間。

這天下午，散了課，走廊邊發見了陶明和一個女同學的雙影；這女同學
打扮得活像一個外國少女，言談舉止都充滿了外國化，她一壁緩步，一邊用
咀唇吹着些零零碎碎的電影名歌，態度驕傲！

陳教授突然從走廊的轉角處迎面而來，一望，認得這女同學是上星期陶
明房間懸着肖像的那人，她是西洋畫系一年級的高露。

「陳老師，」陶明和高露都齊向陳教授打招呼。

「陶明，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陳教授這樣向陶明發問，意思是說放了
學為什麼還回家，這是向高露而發的。

「大約有五點多鐘了，我也回去吧，」她一口回答着，臉上有些兒浮紅，
忸怩不安的表情。

「陳老師，再見！」她走了。

陳教授有點不好意思，笑微微地說道：「你們隨便散散步，不打緊！」

「不，天快晚了！」

陶明沒有向她挽留，只打了一個眼色，自己回房間去了。

第二天早上，上課鈴聲響過了，陶明還在房間沒有起床，校役敲門催促
他上課，他才骨碌爬起來。

「什麼事？」陳教授恰巧走過陶明的房門口。

「陶明還沒有起身呢，上課鈴敲過了。」校役答。

陳教授乘機闖進陶明的房間，見陶明正在忽忽披衣起床，頭髮蓬鬆，面
色蒼白，地上撒着一堆殘羹宿飯，臭氣迫人，一望而知為昨夜嘔吐的渣滓，
桌上放着一個酒瓶和一個酒杯，沒有筷箸和其他，這分明陶明昨夜是喝了光
酒，喝醉了。

「陶明，你又喝酒嗎？」

「陳老師，早晨！」陶明轉頭一望看見陳教授，態度不安，接着匆匆地
回答道：「昨晚心裡不暢快，又喝了一些酒！」

校役退了，陳教授在房間四週打量，看見桌上放着幾本舊書，陳教授拿
起一看，原來一部是「愛酒兒」一部是「新喜類塞」一部是「山中尺牘」末
後還有一本「懺悔錄」都是盧梭的著作。

陳教授再檢看書桌上的東西，除了那幾本盧梭的著作外，還有許多西洋
名畫精緻的活葉印刷品，裡面大多「野獸派」的名作，此外，還有的是羅蘭
珊的風景畫，和肖像畫。

「這人是迷信盧梭學說，崇拜羅蘭珊和馬諦斯的作風的，怪有趣一個青
年啊！」陳教授心裡這樣想着，本能地點了幾點頭。

「陶明，以後別再酗酒了，時間已過，快穿好衣服上課去！」

陳教授再不想責備陶明什麼話，輕輕地呼了一口氣到校務處去了。

這晚上，陳教授在自己房間，聽到一個人高聲朗誦著詩句：

「應當一輩子醉着醉，如是而已，不管別的，如果你不願感到那可怕的
「時間」之壓迫得你無可如何，你就永遠地醉吧，但是，以什麼來醉呢？
以酒，以詩，或以德，就憑你自己，總之醉而已……」

陳教授聽到這一串優美的朗誦，記得這是波特萊爾的散文詩「巴黎的煩
惱」的一段，知道這一定是陶明喝醉了，大聲朗吟，他又悄悄地跑出來從窗
隙縫中去窺伺陶明，這次，却出了意料之外，陶明祇是坐在桌前大吟大唱，
桌上却沒有一件酒具。

「唉！聰明的孩子！怪有趣的孩子！」陳教授口裡輕輕地喃着悄悄地又回
自己房間來。

二

佈告處，這早上貼了一張新告示，西洋畫系低級生高露被學校記了一次
過，因她是全校女生中頂出風頭的一個，被譽為「伊利莎伯」的，全校同學立
刻緊張起來。

「高露一向是不喜歡中國畫的，她是西洋畫系的同學，她什麼都醉心西
洋的，這無怪其然了！」

「高露也是太於無禮的，目無師長，應該……」

「你別太大聲說，別人聽見了會告訴給她的！」

「她一向是詆毀中國畫的，她連中國畫系的系主任，和各級的導師也看
不起，這次，她竟向中國系的李老師詆毀，應當是以「侮辱師長」的罪名記
過一次，其實這也太放寬了，要是我們犯了這事，恐怕要被革除學籍了！」

「當然啦，她的父親是外交官，頂有面子，頂有錢，她們一家都是洋化
的，她父親真像活一個西洋人，我會遠遠見過他一次了！」

正在一羣同學議論紛紛之際，一陣高聲響從佈告處的旁邊掠過，漂亮
的女影一閃閃了過去，衆人不約而同地向女影消失的方向注射視線。

第二天，全校掀起了個騷動的風波，全校中國畫系的同學聯合向高露
抗議，說她蔑視中國藝術，說她做洋狗，說她是涼血動物，廁所裡也立刻寫

滿了標語，什麼：「打倒洋狗！」「打倒中國藝術的叛徒！」「殺絕藝術的涼血動物！」「中國藝術萬歲！」「請高露滾出校門！」寫得滿牆滿壁。一天多似一天。

這一來，風潮更大了，陶明突然也領導了全校西洋畫系的同學，對抗中國畫系，也在廁所及體育場的大牆上寫滿標語：「打倒古董藝術！」「藝術無國界！」「打倒藝術的叛徒！」「西畫同學一致為藝術奮鬥！」

問題并不單純是學生範圍，連學校裡雙方的教授也掀動了！中國畫系的教授們說這是西洋畫教授煽動的，西洋畫的教授們，也同樣對中國畫系教授表示了不滿，這樣，連校長也給攪得自臥不安，一時不知如何措置。

陳教授對這事件，表面是似乎不大重視，但背地裡却異常關心。

李教授原是一位很有名的國畫家，他原是「大濰子」一派的承繼者，作風不合一般學生的口味，尤其受到西洋畫系學生的不同情，這次風潮的起因就是因為李教授繪了一幅「青山綠樹」圖，給高露指為不合比例，沒有透視學理的根據，以致師生起了口角，却結果被高露指李教授為落伍的保守者，沒有教授資格。事情這樣才擴大起來。

李教授憤憤不平，曾經請校長革除高露的學籍，但校長因碍于高露父親的情面，一方，這事件的本體，也不足做革除高露的學籍的理由，最後還是決定出佈告記過一次。

李教授因此辭職了，經校長再四慰留李教授也堅辭不幹了。

李教授堅決地辭了職，更招中國畫系各教授的憤懣，認為校長過於袒護高露，李教授的丟臉，也就是全系教授的丟臉，便決意一致請校長聘李教授回校復課，後來再經校長親自到李教授的家懇切道歉，央求他回校授課，但終于給李教授拒絕了。

中國畫系的教授，因李教授堅決辭職，而校長又似乎對高露有所偏袒，便遷怒向陶明，認為陶明是風潮擴大的煽動者，要請校長嚴懲陶明，這樣，風潮的內容更錯綜複雜，弄得校長沒有辦法應付，因為這事件不能說單純是學生犯規的問題，而是中國藝術與西洋「藝術爭辯」的問題，不能直覺地就以「侮辱師長」或「煽動風潮」的罪名將高露或陶明斥退便算了事。

我應該對這事件如何採取合理的處置呢。這一個問題，急切地在校長腦袋中要解決。

三

是星期日的晚上，陳教授特自跑到校長的家，和校長談風潮的解決辦法。

「我以為這是一箇藝術上值得重視的問題，要解決這問題，便首先要糾正西洋畫系同學們對中國藝術錯誤的認識，老實說這簡直是今日中國青年的

整個問題，你看，他們對中國的一切都抱着一種破視心，而對西洋的一切都認為十全十美，這現象是非常普遍的，高露和陶明不過是這種青年當中的……」

「你說的很對，我也是這樣想，不過……」

「我以為最好的方法，是決定了一個時間，集合全校的員生，由校長訓話作為調解的方式，在訓話當中把中國藝術與西洋藝術作一次客觀的評述，使雙方固執的自尊心都同樣打破，風潮自然平息。」

「不錯，這是頂聰明頂合理的方法，但我的意思，是為避免我處在校長的地位說話，我想拜託你代我向他們說這些話，因為你既不是中國畫系也不是西洋畫系的教授，說話是最恰當的。」

陳教授點了點頭，沈思一會兒，他接受了校長的意見，決定明天上午舉行這一個集會。

第二天，一早佈告處便貼了召集全校員生集合禮堂的佈告，消息一經傳出，全校學生們，教授們，都頓時緊張起來？

開會的時間到了，禮堂的人滿坐着，教授們坐在前一列，陶明和高露却坐在後邊的第一排。

陳教授微笑地從外邊進來，從容不迫，跑上禮堂的講壇上說：

「今天的集會，原是由校長主持的，但校長今天有要事不能回校，他特托我向各位說幾句話。」

禮堂裡的人，頓時靜靜起來，空氣緊張得很。

「校長托我轉給各位說，這次本校因李教授和高露同學的事件而擴至全校性的風潮，把中國畫系與西洋畫系的同學們乃至校長諸位，都劃成兩個極端的壁壘，誤會重重，一向精神團結，情趣集中的師生們，竟日漸向隔閡的路走，這是何等遺憾的事！」

今天本人代表校長說的問題，不單是這次本校一地方的風潮問題，而是關係整個東西洋文化分野的問題。

我大膽地說句，目前中國的青年，有兩種極度錯誤的心理，第一種是「中國什麼都要不得！」另一種是「外國的臭虫也是香的！」為了這兩種心理的存在，中國的一切都遭棄了，弄淨了。

「比方本校的某同學，他是盲目迷信虛梭學說的……」

陳教授說到這裡，用眼角向陶明一睜，精神頓然打疊起來，聲調也加強了。

「他以為虛梭的倫理觀是『縱慾』的，是主張無底止地追求自己的慾望，這可以說是對虛梭學說的一知半解，這種現象不祇本校某一同學是如此，現在中國大多數的青年都如此，為了他對某一種學說祇有一知半解，而他的一

切行動也跟着錯誤了！

比方某一個人愛喝酒，一想喝酒的時候，便無限制地狂喝狂飲，以為這是盧梭所主張的個人主義幸福論，殊不知盧梭對於所謂幸福的心理動機却另有一個正確的解釋，盧梭說過：「希求幸福的根本動機，是在於自愛，自愛是什麼？就是顧全自己而求充實自己的意思，可是自愛以外，更有所謂『私慾』，『私慾』是從比較而起，其範圍沒有底止。自愛是從自己保存而生，實在屬於必要，私慾大抵貪求無厭，不可以不除。」試想，盧梭所主張的「幸福之道，決不在於欲望的抑壓」這一句話，決不是叫人任性縱慾，這是要清楚認識的！

陶明聽了這番話，態度轉變了，他老是垂着頭不動聲色。陳教授又接着說：

「至於中國畫系受西洋畫系的同學詆毀，這點，我代表校長報告一點意見，誠如高露同學所說，中國畫沒有透視，不合比例，這我是同意的，然而，西洋畫又何嘗沒有同樣的現象，大濞子清湘老人的作風，確乎是不合比例，沒有透視學理的基礎，但試問西洋畫像馬諦斯，野獸派的作風，那長頸，大手，尖鼻，巨眼的肖像，人物，和粗獷大線條的靜物和風景，也能說是合比例，說是合透視的學理嗎？其實，無論中國畫，或西洋畫都各有一種超畫面，超形象的美，這種美不是拿硬性的「比例」和「透視」所能拘束的，可見中國畫，西洋畫都各有牠自己個性的美，不能說那一種比那一種好。

校長的意見，希望各同學，互相尊重自己的立場，尊重藝術的神聖，今後要打破「國界」的狹窄思想，應當視藝術是全人類社會的是某一民族某一集團的，更不要盲目地迷信西洋文化與藝術，連自己所有而被人家公認是好的東西也丟了去，這是何等的愚魯呢？我們可以打開雜誌看看，隨時可以看見一位意大利名畫家叫做查農（C. Zanoni）的，他正是極力把西洋畫「東方化」的，他的作風很似中國的「意筆畫」，唉！人家正在愛慕着東方藝術，而我們却自己反把的東西丟了不要，世界那有這個道理？

「穆德（Runtter）在『十九世紀法國繪畫史』中說過：『……谷雅（Goya）構圖的奔放，寶加（Degas）把從來支配歐洲藝術的美的標準，完全顛

倒，他用奇特的遠近法，行大膽的割離，故意想不到的省畧，竟使不信其為繪畫，而祇覺得一片印象，這種大膽的手法，假使不是得力於歐洲以外的啓發，恐怕是不會發生的。』我們想想穆德所指的「歐洲以外」自然是指中國及日本了。印象派繪畫，色彩鮮明，構圖清疏，充份表現中國畫的特色。同時，中國藝術影響及於西洋的，不祇是繪畫，現代歐洲最著名的（Rosso）建築，更是顯著的中國化。

「不過，我還得聲明，我決不是替中國畫系在吹捧，更不是說中國美術比西洋美術好，我不過是說明中國畫并不比西洋畫為遜色，我們不應該過份醉心西洋，更不應該對中國藝術施行殘忍的蹂躪！這是我要說明的。總之，畫不應有中西之分，學中畫的同學，要真實了解中畫的價值，同樣談西洋學說的也要真實了解西洋學說的精神，切實求深造，不要一知半解地把西洋文化當做自己的裝飾品做成了「半桶水」的假學者」

陳教授說到這裡，拭了拭汗，再用低沈調子說：

「現在李教授是自動辭職了，但他不是對誰人懼怕，表示退讓，他純然為平息校潮而辭職，促成大家覺悟，今天，校長託我轉告各位的話，就此完了，望今後大家為求學而求學……」

一陣熱烈的掌聲中陳教授宣佈散會了，當晚，陳教授的房間，在肅靜中波動着兩個人談話的聲浪。

「陳老師，以往我自己是錯誤的，今後我準備戒酒，我要合理地自己抑制自己，更要認真地從事學問，多讀書，不幹空虛的無意識的舉動，我要做一個真的畫家，真的讀書人，陳老師，你能原諒我嗎？」

「陶明，你是聰明的孩子，好的青年，祇要你能夠幹一點真學問，不再盲目去模倣西洋，也不要對自己國家的固有文化與藝術過于隔膜，你的前途是遠大的！陶明你是聰明的青年人！」

夜靜了，人聲也漸漸沉寂，月亮像一隻大眼睛，俯視着這廣闊的校舍，風，從疎林的隙間掠過去，呼，呼，呼地，像唱着和平的頌歌。

從這天起，學校的風潮漸漸平息下去了。

黑水沈冤

游牧

海！鬼弟弟，別嘆氣啦，殉情者總是幸福的！不是嗎？在情人幽會的月夜裡，當你底人兒站在溪邊邊手的時候，你不是懷着她底倩影，把水面吻成一個小圈圈的嗎？就說她那一串相思的眼淚，和那一串癡悲的悼語吧，那還不夠安慰你？鬼弟弟，你底靈魂可以安靜的了！不像我，唉！……

——怎麼？鬼哥哥，你叫我別嘆氣；自己倒「唉」起來了！難道你……你底靈魂真的受了傷，比我底更感到痛苦？哦，是你愛上一個年輕的處女；而她，她嫌你年紀太大，不愛你，還欺負你，是嗎？

——都不是的！唉！鬼弟弟，就讓我在這煩悶的黑夜裡，把滿腔忿鬱的沈冤，向你傾訴吧！少年人，將來重新「做人」的時候，你可要當心啊；這是一個可怕的沈冤！

天上的繁星，耐不住煩熱的熾爛，都困倦而焦躁地夾着眼睛。沈沈的黑夜，像一個失眠的印度蛇丐，無神地摸揸着一溪夜水，——溪流，就像一條麻醉的响尾蛇，在夜底掌心蠕蠕動着。永遠苦笑着的春潭畔，有兩個鬼影在岸上的蘆葦叢裏呆笨地視動着。

鬼哥哥又嘆了一口氣，順手把稀潮濕的長髮掠過額後；浮腫的臉龐上，那副碩大的酒壘鼻，輕輕地抽搭着，肥厚的唇唇微微地哆嗦着；在鬱結斜垂的眉毛下面，那雙爛紅的小眼睛，擠出一滴含冤的淚水……沈沈了好一會兒，才自言自語地說道：

——消生！哦，鬼弟弟，我底名字就叫消生！是的，何，消，生？我在这小城裡當科員，已有兩年又三個月的歷史了！是的，我記得清楚，正好是兩年又三個月！你應該知道，我當時是挺忠厚的，我沒做過「違心」，我祇拼命地工作，忍耐！我以為：在這些「頭裡，祇要飯吃，管他媽的吃得飽吃不飽？就這半飽半餓啊，也是幸運的了！鬼弟弟，那時候，人都把我叫做「無用」，叫我做「何無用」呢！……是，我已滿足了！是的，我沒有餓死，我還活着！……唉！以後，誰又料得到物價竟會變成了一匹瘋狂的野馬，把我拖向饑餓裡去呢！不過，鬼弟弟，那時我還能忍受；我自信這種近於愚蠢的忍受，有一天總會感動了神人！我到一個相當的時候，我底職位會「被」擱置了，我底薪俸會「被」提高了，而物價一匹瘋馬，也「被」馴服了！那就是說，我有了一「出頭」的日子啦！唉！我不應該讓太太過點安樂的日子，不應該把孩子送進學校嗎？

——哦，鬼哥哥，你底太太和孩子？……你是好人嘛！

——別打岔！是的，我底太太和孩子！……我是好人！好人？鬼弟弟，你也以為我是好人嗎？算了！你聽我說下去！哼，好人？有誰同情好人！好人吃不飽，穿不暖，又睡得不安寧，還有孩子，太太！唉！太太！鬼弟弟，我底話是明嘆息來開始的，看樣子，還得用嘆息來收場呢！我底太太，她是耐不住貧窮的絞刑的，她沒我那麼看得開！我永遠不能安慰她，也永遠不能得到她底諒解！你聽着，有一天晚上，她又罵我說：

「看你這副窮酸相啊，做鬼也上不了台盤的！看別人是怎麼撈來的？你呀！連學樣都學不來！哼，虧你是男子漢！——是尼姑養的！」

「你，你，海！你別看人挑担不喫力吧！誰又不想發財？……」我還沒說完，她又尖聲怪氣地罵起來了：

「喫力？呸！你底臉皮，比毛廁裡的臭牆還厚！喫力！虧你說得出嘴！哼！祇怨我媽當初瞎了眼，把我嫁給你這窮鬼！活受罪！你呀！你還有面目做人，連妻兒都養不活的，還有面目做人？你趕早給我死去吧！活着叫我喘氣！」

「够了，够了！你不要逼我死好不好？太太！困死龍也有個上天的時候哇！」

鬼弟弟，你聽聽，我這話還不够委屈嗎？你知道她怎麼說？唉！她說啊：「屁！上天？你會上天？骨頭生就的了！死了還是一個窮鬼！什麼困死龍？——是蚯蚓！泥鰍！屎蛆！彌陀佛！別消了青龍爺底聖靈！」

她這樣罵，還算是客氣的呢！鬼弟弟啊，我那天踏回家裡的時候，她總要吊起嗓子的！有時，她一唱一唱唱上一個鐘頭，會吵得你神魂顛倒，睡不着覺的，高興的時候哇，演起武場來，那才怕人呢！拿砂鍋劈你，拿飯碗摔你，還不算精彩，啊，看我臉上的疤痕吧！嘿！唱得興起啊，還把孩子打得喝彩，非替她捧場不可呢！海！鬼弟弟，我祇怪自己沒出息，不中用！我怎能怪她呢？誰嫁了丈夫，不是圖個溫飽的？……喂！你看，那邊有人來了！

——他媽的！白天是底世界，黑夜却是我們鬼底世界呀！他們要是敢侵擾我們，我們就把他拖進水裡去！鬼哥哥，我們都可以出世去了！

——慢着，聽他們說些什麼？我們跳回水裡去。

「噢！噢！噢！」麻醉的响尾蛇，像被花針刺了兩下，忽然竄動起來了

。蘆葦從夢中驚醒，連連地打着哈欠，伸懶腰。

——「魚！那是什麼聲音？一個人影駭惶地說着。——魚！這是一尾大鯉魚！可惜沒把釣魚竿帶來！不然的話，嘿！老王，來一個紅燒鯉魚，你說够味不够味？另個人影笑着說；他摘下嘴邊的煙蒂，用力摔在溪面上；發出噠的一聲微响，大頭熄滅了。」

——「他媽的！這簡直是侮辱！鬼哥哥，把他們拖下來，我們到人間再見！」

——「別動，別動！他們都是好人！是我底同事，朋友！你再聽，他們還說着什麼？」

老王睜大了懼怖的眼睛盯住水面；好像發現了什麼怪物似的，哆嗦着，好久說不出話來。

——「不是魚！老周，我敢說不是魚！你聽，彷彿是鬼哭！……鬼！一定是水鬼！咱們快走！」

——「哦！老王，這下面不是深春潭嗎？我想起來了！去年這個時候，何渭生就在這兒溺死的！他這可憐的傢伙，代人受罪！一直到現在，人家還說他是一畏罪自殺的呢！死後，他底太太也改嫁了！你說冤枉不冤枉？」

——「冤枉？是嗎？聽說枉死的人，陰魂不散，就會變做鬼的！唔！老周，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身邊吹着冷氣了！喲！水鬼！老周，我們快點走吧！我會嚇死的！」

——「別怕呀，老王，何渭生是好人，他不會拖你下水的！……渭生，你是好人，我們都明白你，知道你死得不冤枉！可是，算了吧！在這個年頭裡，活着，不是比死了還受罪嗎？渭生，你安息吧！……喂，老王，我們作興上街去掃老陳伯底坊門，和他活一樽高粱酒；祭祭渭生底陰魂，使他得到一點安慰吧！他生前沒有其他的嗜好，就愛喝老陳伯坊裡的天津高粱！去！老王！」

兩個人影急步地向大衙走去了。鬼弟弟再也悶不住這口氣，爬上岸來，叫道：

——「上來吧！鬼哥哥，別哭呀！誰害死你，咱拉他下水，用爛泥巴糊緊他底鼻孔！他媽的！喂，他們這兩個，可真是好人呢！鬼哥哥，別忘了請我喝口天津高粱酒！」

——「唉！你都聽到了！叫我別哭？別……哭？鬼哥哥又順手把稀疏潮濕的長髮掠過腦後；抹掉臉上的水珠，——真的，誰也分不出來那是水珠還是淚珠？他繼續說道：

——「每天早晨，我總是遶老周一塊兒上辦公去的！噢！對了，我剛才說到什麼地方啦？」

——「剛說到太太的嗓子，他們就來了！鬼弟弟急巴巴地應着。」

——「喂，是的！我底太太，你剛才才聽到老周底話嗎？她改嫁了！現在可享福了！嘿！女人這東西，比蛇還狡猾！對了，聽着，那天晚上，我接了那頓臭罵以後，就一夜的合不上眼，祇躺在床上苦苦地思索着；一直想到天亮，才算把問題想通了！嘿！好人！他媽的什麼是好女人？好人祇配餓，祇配死！剛才老周不是說，一直到現在，人家還說我是一畏罪自殺的嗎？畏罪，自，殺！我犯了什麼罪？我一死，他們把什麼罪名都推到死屍的身上，自己就算乾淨了！可是，我有什麼罪？嘿！那一夜，我真的很想通了：好人不能再做下去了！你看，我們的縣大爺，科長先生；他們住洋房，吃大菜，把女人打扮得活像一條花蛇，天天到衙門裡去拚屁股，爭妍鬥麗！孩子嗎？女的送千金，男的是少爺！小小的年紀，就懂得裝出大派頭！他們爸爸對我們訓話的時候，總是那麼的一句：不許貪污枉法，不許舞弊濫職……總之，要做好人啦！……他媽的屁！他們底錢，難道是靠着太太們去勾搭小白臉勾來的？我越想越沒好氣，越覺得所謂「好人」，是狡猾的毒蛇對蒼青蛙的欺騙！不是嗎？鬼弟弟，以前我簡直……餓死那才活該呢！動不動就談良心，怕雷打！說什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啦，「學向直中取，莫向曲裡求」啦；還有，聖人的大道理你是知道的，什麼「明人不做暗事」哇，「人窮志不窮」哇，……一句話，就是講氣節，講操守，說得好聽，就是「涼傘雖破，骨格還在」！哼，現在想起來，那才好笑呢！你看「他們」！分贓有份，犯罪無條！樂得享受一世；到頭來還不是舒舒服服地「仙遊」？偏是我們這些「瓜」，在羊砧上替「他們」切肉，又在魚桶裡替自己洗手；你說你底嘴巴乾淨嗎？人家會說，老兄！乾淨？濕手插在乾麵裡，不黏多也黏少哇！銀匠不偷銀？裁縫匠不偷布？死老婆噉！唉！我們這些蠢東西，羊肉沒得吃，空惹一身臊；活受罪！死帶枷！回到家裡，沒面目見妻兒，還得挨受社會上的辱罵！其實，這是誰的責任？是誰的責任？……」

橋下忽然映出一片熊熊的火光！一個孤獨的夜行人，背着沈重的行囊；一手高擎着火把，一手支着拐杖，低吟着寂寞的夜行曲，踏着疲倦的步伐，矜矜于地走過橋去。鬼弟弟本能地縮進蘆葦叢裡，驚醒了一隻水鴨，昏昏地撲動翅膀，拍拍地掠過溪面，隱沒在對岸的蘆葦叢裡了。

——「踏着火把的光，走不盡的迢迢路喲！」

渾沈的歌聲，像夢話似地，拖着脚步，跟住火把前進！

「喂，鬼哥哥，有看清那個夜行人嗎？小伙子！那股儂勁，真動人呀！」

「別談他！我底眼睛險些兒睜不開了，火光真是可怕的東西，！哦，是的，那一天晚上，我想通了！我決定要改變處世的態度！第二天早上，我和老周談起我底新計劃時，老周說：

「怪不得你底臉色這麼蒼白，眼睛又滿是血絲！昨夜一定沒好睡！噯！少跟太太拌嘴不就得了？跟女人鬥志氣，爭短長，太傻了吧！」

「够了，够了！老周，她罵我是蚯蚓，是泥鰍，是屎蛆，唉，因泥龍也有上天的時候哇！我說，人啊，天生來就是一種勢利的動物！早在當日蘇秦就說對了！「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老周，人朝勢走，狗朝屎走，你說不是嗎？俗話說，人窮志短，語聲低！大丈夫，不圖個豐衣足食，連妻子也會把你當老牛！從今天起，除開殺人，我什麼事都幹了！」

老周起初是揚眉毛，後來都裂着嘴巴苦笑了；他大概能够瞭解我的！鬼弟弟，貧窮也是罪惡的根源嗎？

好，後來，我就真的改變作風了！你聽得俗話雖然說：「馬屁拍足，苦頭吃足！」可是，那個新天地裡面的新頭啊，可也多着呢！比方說，科長信任我了，外快滾進腰包來了；我底太太，再也不吊嗓子了；有了錢，她就變得異常的溫存了，總是眉開眼笑的逗人歡喜！還有啊，孩子也胖起來囉，！房東不再囉囉囉囉！！唉！總之，有錢就有幸福！鬼弟弟，你當時要是有錢，那個討厭的老頭子，還會阻止你們結婚嗎？是不是？錢！天地間的快樂，都是錢買來的！.....

一道強烈的手電光，像一口銀晃晃的利劍，研碎了溪邊的黑暗。蘆葦嘆了一聲，微微地搖顫着。撲通撲通地，兩團黝黑的鬼影又躍進水裡去了。

「喂！你聽！又有聲音！我們檢塊石頭丟下去！老王底聲音又抖顫着。」老周鎮定地放下酒樽，對老王說道：

「別驚動他！老主，現在讓我再繼續說下去了；從此以後，渭生真的變了！可是，你知道我並沒怪他！那天下午，呆意的鈴聲又嗚哩嗚哩地响起來了；我正疲散地跨出辦公所，忽然被渭生拖了一把，險些兒跌了交。

「別走，別走！老周，我們一塊兒上菜市去，好不好？」他結結巴巴地說着。

「不！我不自己燒飯，上菜市去幹什麼？而且，我餓了，要趕上飯店去吃飯！」

那個窒悶的下午，我在滾熱的蒸籠裡整整地抄了二十張表冊，真的感到困倦了；到菜市裡去，除了欣賞主婦們底胸脯，還有什麼與頭呢？况且，光

是那一股臭氣，就會使你不得不償失的！

「老周，一塊兒去吧！老周告訴你，今晚我要請你吃便飯！去，選你要吃的菜就買！快點！太晚了會買不到菜的！」他懇切地央求着。

他要請我吃飯？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我那時雖然覺得有點躊躇，不想去；但是，終敵不過他那生拖活扯，沒法不跟他走到菜市裡去了。這一次，我可沒心情去欣賞主婦們底胸脯了！和黃昏的菜市一樣，我底心也滾湧着什亂的情緒。渭生却與高梁烈地擠在湧臭的人群裡，像一個熟練的主婦一樣地忙着買菜；刮新的鈔票，毫無眷戀地離開他底手掌，這不得不使我感到愕然！渭生確是變了！

天色慢慢地隱昧下來；菜市的吵什和臭氣，被小販們挑上菜担子，向四面散開去了。渭生在老陳伯的酒精裡活了一斤天津高粱；這才用衣袖抹掉臉上的汗水，吐了一口濃痰，然後回家。

何太太那天晚上可沒罵他是吊死鬼擦粉！——死要臉了！接過酒菜魚肉的時候，把眼睛也笑得沒了縫兒，嘻嘻地說道：

「小渭，陪周先生到你爸爸房裡去！乖，去呀！媽等會兒給你紅燒魚給你吃！」接着又對我說：「周先生，我不會燒菜的，等會兒你別見笑哇！哎喲！這尾鯉魚，足够兩斤重！周先生，你也愛吃紅燒魚的？渭生這死鬼啊，猪肉又不多買兩斤！雖說周先生是熟人的，到底也得弄得像個樣兒，可別騙人家餓了肚皮呀！.....」

何太太底臉，像塗上了一層榮耀的脂粉，顯得精神十足，比平日美麗得多了！於是，我知道了渭生為什麼要變了！

走進房裡，渭生一面寬掉外衣，一面搖着蒲扇對我說道：

「老周，你看呀，叫我不變還行嗎？手裡無錢是活死人！」當時，他還拉着胡琴，叫小渭唱歌，.....總之，他們一家子都是高高興興的。那天晚上，我記得，確是比今晚悶熱得多了，一點風也沒有，整個世界好像都停止了呼吸。渭生多唱了幾曲高梁，打着赤膊蹲在檯上，眼睛裡閃爍着爛紅的光采，像一個暴發戶或是一個中了彩票的人一樣，不停地誇耀着他底運氣。但最後，他終於悽然的說道：

「老周，我心裏總覺得有點不自在，彷彿有一道可怕的黑影在晃動着；你說，像我所幹的，到底會不會昧良？有沒有罪過？死後不能夠登天堂？.....」

「那胡思亂想些！我們吃點殘唾，又為的是活命；如果就算有罪，就應該打下十八層地獄，那麼，像那些吮吸着人民底鮮血，嚼嚼着百姓底骨頭的大人先生們，他們死後，可不要變成沙土，被千萬人踐踏了嗎？你看「他們」，不是還荒淫無耻地活着嗎？」我安慰他；其實，這是諷刺！

「噯！周先生，你們別談這些吧！多喝些酒，說些吉利的！」何太太擎起酒盅；心裡大概是在喃喃地禱告了。

於是，我像把話題扯開，和周生猜拳鬥酒，一連又乾了好幾杯；最後我醉了，他也醉了。那天晚上本來就熱過火爐的，我們又多喝了幾盅酒，酒氣上衝，更覺得熱不耐了。周生忽然提議說：

「老王，我們到春潭洗澡去！」

老王，你知道我是不講水性的，一見到水我就發慌！我勸他別去；何太太也抵死攔住他，說要沖涼可以在井邊沖；可是，他醉了！他竟對太太咆哮起來了！

「你敢干涉我的行動？吓！你再說，你再說，我不踢死你才怪！老周，對於水，我是一尾鯉魚呀！你不敢去，那我自己去！怕什麼！」

他一點也沒給我留下勸阻的餘地；大概是酒後受涼，抽了腳筋，就這樣溺死在潭裡，永遠也爬不起来了！唉！可憐，人家還說他是畏罪自殺的呢！哦，老王，我幾乎把這酒酒忘了，——究竟要把它連磚丟下溪裡，不是把它放在這岸邊呢？……丟了太可惜，還是放在這兒吧！我們還可以試試看，世界上到底真的沒有鬼沒有？

唉！周生，我底好朋友！你是好人！是的，你確是一個好人！你死得冤

枉！你沒有罪！你祇是一個可憐的好人！你感受不了生活的欺騙迫害和騷擾！你的靈魂還是清白的！你必然能够進天堂！算了！沒有勇氣活着，不是比死還難受？你就安息在溪流的沙灘上吧！看，岸上是這麼的悶熱，暴風快來臨了！世界是屬於好人的！可惜，你祇是一個可憐的好人！……

聽了老周的悼詞，溪邊的蘆葦也輕輕地噓出一口辛酸的氣息！

……鬼哥哥和鬼弟弟又爬起來了。

「唉！鬼弟弟，你相信老周的話嗎？」

他們一起酒醉，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喝着，一直喝到潭底，涓滴不留。

——天堂！誰說天堂是死的安慰？是生的寄託？誰又說天堂裡永無黑夜，沒有痛苦！鬼哥哥，你看，天宇不依然是一片漆黑！難道說，天堂還在天外之天？……

暴風雨來臨了！

急驟的夜雨鞭打着垂老的蘆葦，登出一陣陣嘶啞的豪哭；閃電刺破了深邃的溪流，映出一弘悲涼的淚水，深春潭狂笑了！……

天邊的閃雷，像無數冤魂不平的怒吼，震慄了黑夜底心臟。……

卅八年·一月·十一日

沉 默 外一章

柳 岸

像風暴停息後一片靜止的水，長航後灣泊
港灣的航船。我沉默了——在這繁囂的大城。
愛情的苦惱使我沉默？
心靈的貧乏使我沉默？
抑是現實的迫害窒息了我的聲音？

的波浪我將以無比的毅力衝出這促促的樊籠，
走向暴風雨走向明天……

我將以我嘶啞的喉嚨歌唱出人民的苦難。

貧 乏

唉！這類似歡笑又類似悲哀的世紀我不知
道應該笑泣或者歌唱，這巨大的紊亂使我驚眩
，沉默乃成爲最後退守的營壘。
關心我的朋友們！請不要誤解。
我的沉默不是對現實的退却更不是投降
呵！

你緊緊地跟在我的背後，伸出一隻烏黑的手
和一個空無所有的破洋鐵罐，戰抖的嘴唇毫無
吝嗇地向我耳畔，投擲過無數哀憐的字眼
……你那灰黯的眼閃着企求的光！

我對你說：

在這繁囂的大城裡我沉默地反躬着仇恨。
當一天天的雷聲爆炸，海上揚起了黑色

「朋友！請收回你的手吧！我是什麼也沒有，
我貧窮得自己也不相信，捧起早飯的碗在
打晚飯的主意，過完了今天，又担慮着明天，從
祖先到現在，貧窮是我世代不變的命運。」……

你疲乏的脚步並不爲我的訴說而暫停，你
烏黑的手仍然不厭倦的伸着，而且哭泣起來了
哦！你懷疑我是富有吝嗇的人？
啊！你的哭聲是如何的壓迫，如何的挪揄
呵！

你的哭聲使我記起了我的貧乏，從我的眼
睛裡，你可以看出我多想和你一道哭啊！
這個城市是如此的富足而繁榮，而人心却
如沙漠的荒涼，富有的人不懂得什麼呼喚與，
懂得的人又太都貧窮……

「唉！朋友，請原諒我的貧窮，我再一次
的請求你收回你的手，停止你的哭泣吧！不要
懷疑我是吝嗇，那是一個可怕的誤解……我實
在無法隱瞞我的貧窮，而使你傷感到失望……」
當我看見你失望地把手收回去的時候，不
禁凄然而泣下，迷惘得不能作一語了呢。

海戀

鄭潛雲

紅日一隱，就沒了遠處的山頂；山巒間立刻就籠上了茫茫霧靄，像一幅白紗似的，海面也浮起了昏昏的霧。海水在號叫，一團團的岩石吹得嘩嘩發响，那天在海心發出呼喚。一對青年男女從沙灘上站起來，走向伸出海水去的陡岩，下面滾着激流的波浪，他們慢慢地走上陡石的尖端，坐着望海水的倒影，彼此沉默着，靜聽海濤底嘯叫。

「聽着這聲音，不想回到那寂寞的房間去。」他嘆息，回過頭去，望他一眼，溫柔地，「你說，懷靜？」

「是的，我也討厭那寂寞的房間。」

「這是偉大時代的聲音，我們應多聽一回。」

「不錯，我也這樣想。」

這是靜寂的夏夜。遠遠的海面，扯着幾幅淡白的帆，正向港口移動着，利那便全沒了。但海水流得很響。山坡上，桃林剛結成桃子散發着清新的香；清氣息是平靜而幸福的。他抬起頭，望着藍色的夜空，想唱歌來平靜自己，然而，他終於站起來，他用着一種從遠方傳來的聲音說：

「曾經有一個時候我非常愛靜。」當他攔住了她底手的時候，「那是因為青春底夢受了挫折，因為戀愛受了不調和的環境……這是很不好的，對麼，素心？」

但是她不能回答。她仰首望着懷靜底有着奇異的光彩的臉，她尊敬地注視他底黑亮的充滿底堅毅的眼睛，然而，她不能全部了解這些。當他底臉上每次閃耀着這種使她難以明瞭的表情時，她是常感到苦惱的。不過，她很少把這些說出來，因為他底以往和目前所正遭受的一切，她是很明白的，這也是從他底寫作和言語裏表達出來，的確，她常常就爲了這，給予以更真善的撫慰和鼓勵。現在，她像每次所感到苦惱一樣，同情地仰着頭，發着天真的神情，用遲鈍而輕柔的聲音問：

「你想怎麼？告訴我，莊！」在這時候懷靜就得到被撫慰的回答：

「我沒，想怎麼。」

然而，素心是不相信這回答的。她知道在這種情形下面，他是有些許憂怨的話要說的，在這之前，也曾吐過幾句，但子不丁，這它像積在心坎裏，想把它壓死為止。可是在另一方面，這是不意這樣做，自然她是他能夠一次痛快把它發洩出來，以不復好好過日子，這些他也想過

要這樣做，但現實把他學得困憊了，因此，他只能用着空虛的時間去懸憶一些往日的碎事，這是很痛苦的。她曉得，那僅是他的遭受，然而，並不知道他遭受的環境，尤其是，在目前同樣地感到喉間受到莫名底窒息。她不安地，望向起伏的水面，月光穿過繁密的星斗，晶亮地，把海面照開一條耀眼的白線。在陡岩對岸的沙灘上，有人打着閃亮的燈光，這雪白的光，給這黑黑的陡石上帶來了一點底底美。流水夢囈似的沙沙作响。……

「你怎樣？」素心輕聲地問，挨近他底身傍。

「我怎麼都不是，什麼也不會做，我讀一點書，寫一些東西，自然他們底事跡是不能發覺在我要寫的東西裏面的。的確，他們就這麼沒情地對付我，想毀滅我，但，我就這麼容易地給人打倒嗎？碰着我，我就要回擊！」

「你總是這麼說的。看哪，月亮又走進海底里了。」

「那好。……你答應我好好地努力嗎？」

「這我知道。」

懷靜熱切地凝視她。不過你也不應該太任性。」素心低聲地說，「不要做那麼多的夢。在這裏，也要應付好一點……」

懷靜用一層習慣的眼光瞥了她一下，這是常常用來制止她而他所不願意聽下去的話的。他不響地，疲乏地站起來，出神地望着那遠的水平，並把兩手張開，彷彿要從那靜伏的波濤裏獲得一點什麼似的，然而，他不能夠。在他底眼裏，不是止滾着激流的海浪嗎？他聽得清楚，這是時代的聲音，難道亦向那遠方的路，就可以聽不到嗎？不，同樣地有這個聲音，同樣地要負這個責任。他想到，興奮地跳着步，但不一刻，他又否定這個想法；在這裏，我也可以做，但做得不痛快，更甚的做了沒有效果，那麼，我底努力不是白費了嗎？他停着，憫憫地搓着手心，搓得手心發熱，他走前兩步，將手仰高，不滿地說：

「我嫌惡他，但這並不是由於我底浪漫的情感，不是的，」他突然停頓下來，心里好像感到一件好久而正給發覺的東西似的，他嚴肅的神情，把他底脚步拖得呆滯，但他底聲調是興奮的：「那就是，那就是中國底現實！」

「我完全明白了。……」他更走近陡岩的尖端，向着無盡的遠方說：

「我要奔向那自由的海岸去！」

素心迷惘地看着他，心情突然覺得沉重。雖然他底話里的一部未免刺傷

了她的矜持心，但這是曉得在他說了這些話的不久，他是會更安靜的活下去的，這是她相信他相信他幼年時所習慣的生活，在目前的，尤其是離開這里，那種環境他是不能夠忍受的。但，為了使他獲得一個暫時時的安靜，她是不願在這些話以後再加上反辯的排擠，因為這會更使他傷感，甚至可憐。離開這里，而離開以後的一切他是從不會去想過的，而在這方面她會感到那是更大的不幸降臨到他底身上來。因此，她常常就做着在別一方面她不會做過的忍耐——在懷莊的面前。這個他是清楚的，因此他每次感到說過話後便懊惱這種興奮是會傷到別人的矜持的，但他就往往不能管束自己要這樣說。

他現在過制不住了。在騷亂的狀態里，他把素心底忍耐的迷惘認為是自已底話所激使她這樣的，至少他以為素心是在靜默中接納的。現在他以更激動的話企圖淹沒他底騷亂與不寧。

「在今天，自然，我自己……我們也是代表這現狀的一部份的。我們並不好，我們需要改造。……當一個真正底時候底來臨，這是一切人的最後抉擇的攸關了。現在在騷亂着；起初被初期的戰爭底熱情所蒙蔽，但以前，我們已開始面對着實際的生活了，我們要在各個獨立底環境里作鬥爭！」他停了一下，而痛被激動的，頰上紅潤。「而我，是的，我這樣走着路，我也望見了太陽昇起的方向，然而我也許無力走到；到那個力量盡完的時候，我就默默地倒下。……不投降，不變節，敗退了也還是英雄。……」

他的聲音開始低抑下來，走近她，俯下頭，感情地，用左手輕輕地叩着素心的肩頭，沈聲問：

「你覺得怎樣？」

「呵，我不安得很……也快樂，但也痛苦，」她仰首向他，「我這樣坐在你底身旁，和你在一起；我們在戀愛。」

他激情地坐下來，攬着她，但沒說話，她已伏在她胸上了。在這樣熱戀的微渺下面，很容易地發出甜蜜，傷感，痛苦，和利那不幸底分離，在這方面，他們底思想的矛盾，騷亂是很大的因素。他們互相擁抱着，很甜蜜地擁抱着。但陡岩底下的海水正滾動着，浪聲擾亂他們彼此矛盾的心，在一瞬眼的甜蜜，他們又回復那騷亂的痛苦中了，當他底咀唇在她的臉上移開過來的時候，他發覺她底淚水已滲滿他底臉龐了。

在這海灘對開的就是一條細長的石子路，路邊有一種別墅式的樓宇，窗戶是朝向着海灘，而且常是開着的，初夏的海灘，在白晝的陽光下，是晶亮而美麗；而在深夜的時候，它也閃爍着本身固有的白光，顯得異常動人。時常在下課回家以後，素心便輕輕地把淡綠色的窗簾拉開，海風就散野地吹進

來，放胆望去，白色的帆在遼闊的海面上飄來飄去，該有多少恣意的夢隨着沙鷗在清涼間起伏啊！然而今夜，素心却憂鬱地倚窗凝視，他不再去回憶她那幸福的童年，和溫習過他的學校生活了。

現在，她思慕着昨夜她底戀人所說的話，因為這些話的一部份顯然較之他們底愛情，這足使她感到困惱，而是懷非底思想愈來愈變成行動了，——離開這里，很早她底恐懼到曾有這末的一天。的確，她是怎樣地不願意她底愛人會離開她，無論她有時也感到這時代是需要他們這樣的人去改造，去戰鬥，想到時，她體內的血液也會熱烈地震盪一下，但，她底環境和自己的思想却不願意自己這樣做。因此，她也用自己同樣的願望來希望懷非跟着她這樣，雖然他底以往的習慣和享受和她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他是不願意再留在這里的。

雖然，懷非是不能安於目前的實際的生活的，他固執地，帶着浪漫者的心情看向他底理想，看而充滿榮耀與自由的遠方。但是他想到需一走時就立即走起，飛奔時就立即飛奔，——他必須停止帶着一切世紀底理想者們底空想去工作。他研究一學。他底大部份時間在那里面；他已經寫好一部書前兩章的草稿。這工作首先，也在這上面底精力，使他在目前的生活里感到榮耀。他認為：他底工作和周圍的一羣完全分開，而成為勞動人民底果實——但是，他也像一切認真工作的人一樣，常常懷疑自己底思想是否傾向正確，努力會不會白費？而從這懷疑就一直牽涉到自己的生活態度與性格應該要怎樣等問題上面了。

這樣的一個青年，生長和完成在這樣的時代，他底道路，在強烈的熱情動用而起伏下來以後，就顯得復雜了。在這個時候，他便開始尋求一切，首先是對自己的內心尋求着。從小康的家庭出身，受過相當完滿的學校教育，然而也從這環境接受了一筆可惡的遺產——到目前，到自已獨立生活工作的現在，自己是否戰勝了這一筆可惡的遺產呢？幾年來，懷莊就是在這矛盾的前面痛苦地尋求着，和忍受着。

但目前，最使他底理智和情感變得尖銳的，就是戀愛，因為浪漫者的理想主義與生活之間的矛盾。於是一切煩惱便緊緊地追着他，包圍着他……然而他底對手，素心，却和他絕然不同。她是善良的；一個安靜的，溫柔而矜持的少女，對一切有着單純的，撲素的見解，而這些見解好像就跟從她的生命一同而來的，因此戀愛即使會令他困苦，但她從不會懷疑過他們。

素心是在這個山城的一間醫院里學習護士的，已經有兩個年頭了，在這冗長的，嚴格的日子裏，把她底原先的激情性格，束縛得貼服，柔順，而這種安靜的品性，在這個城市是需要的。因此雖然在別的地方所看到的，會和她相反，即如她底戀人身上的一切，行動和言語，但，為了適應目

前底需要，她是毫不猶豫地走這路。然而，這種實地是怎樣的軟弱和畏懼現實呵，這也正是每一回的統治者所要求的，這個她也知道，只要她翻開她以前在學校唸書的課本時，就感到面龐熱辣辣的，怪難堪，不過，她常常就自己解嘲地說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不同，因此，在某一個地方就做一些地方所需要的事，她是從來不會想到她底敵人的，不，她是沒有想到這個需要的，因此她也想她底戀人會同她這樣想。

但懷莊却很少考慮到他們實際關係，——這自然並不是玩忽了一切，不誠懇於一個女孩子底命運，並不是的。因為他感到這個時代底混亂，人們走向飢餓，死亡，而有些却在享樂，一切不合理的報復和接受。雖然他也知道這不是一個大底力量可以改做的，但他從不曾懷疑過自己的力量，自然他是渴求着更多的愛情，不過，他並不願日私地一個人在快樂而逃避這現實。

在這樣的一個代里，而產生兩個不同的性格和見解，那也是很平凡的。然而平凡底下面就常醞釀着不平凡的事，這就是他們。願心所時時不願意表露出來，而是事實要他們這樣做的。雖然他是那樣要求着永遠擁抱着素心，即如底底想望一樣。但現實會是這樣的嗎？以一個充滿着固執的，愛慕的，時常嚮向偉大的理想，和一個有着秀麗的，熱忱的，單純的生活在每一個的今天，平靜與起伏，那是多不調的比喻啊，這里也是悲劇的所在；他們時時所不希望而又願意從心里表露過的悲慘的分離啊！

三

今夜，素心比以前思索得更嚴重了，然而即使愈嚴重她也是不能瞭解從戀人那里覺察到的複什的心情，比以前會多一點，甚至愈把她想困了，在平常安靜時，她還不能想到一個可以改變他們互相不同的性格和見解，而目前，在她底戀人的一回任性的透露以後，她底思想更變得很遲緩而混亂了。

現在，素心困倦地倚着窗櫺，含着深刻的哀愁呼喚着海灘底鹽味的氣息，她不會地，痛苦地，望向那起伏的浪濤，海水奔上白色的海灘去，她閉上眼睛，想起這年來的甜蜜，在這個寧靜的海濱。一年前的一個仲夏的晚上，他們是在這海灘上認識的，就在這里，當海水漸向溫暖的時候，他們的心已溫暖地擁抱在一起了，但他們的思想却由此遠離開，那是很不好，他們也曾這樣地擁過。她，最初，因為包圍着自己的都不是理想的印象，為了要在更多的時間中尋求新的認識，於是她進了護士班。就在第一年過去的那個中，懷莊帶着浪濤者的心情走到這一個海濱來了，的確，他底英俊的姿度，深深地吸引着她，於是她開始離開了處女的心房，預備迎接的第一個果實。自然在海底想望是充滿着安寧與幸福，把最美麗的顏色塗抹在夢的羽翼上，但這僅是隱隱的夢吧了。在她底學習的第二年，也是她們相戀後的一年，現實，思想，希望，漸漸都在變了，他們也跟着在變，這是素心原先所不會預料

到的，她是怎樣地渴望有一個愉快而溫暖的家庭呵，然而，這些全不能在懷莊的身上得到，不，那是不能在這現實的下面所能得到的，這使得素心很煩惱，在最苦悶與失望的中間，常常就幻想他們底前景；不是分離的，她從沒有這樣幻想過，自然她底夢幻是充滿着美與安寧的，不能否認這僅能算是與寒涼那時的渴求，將目前的痛苦更抱進一些日子吧了。但愈沉默的忍耐，而它的結果愈是相反的話，那末柔情就愈痛苦，這些在理想中的素心是不會知道的。

在目前，他試去理解這一切，不過她是不能夠理解到的。於是她繼續倚着窗櫺，用空幻的眼睛，望向湛藍的海面，浪濤澎湃地擊响着岩石。但由於昨夜所感受的一切，她底眼邊凝注着一個不明顯的淺笑的微笑。

在這時候，門開了，懷莊走進來，但當他與見素心呆怔地靠着窗櫺，他已知道這個情形下底心情了。於是輕輕地走近她，在她的背後，同樣地用着深刻的哀愁凝視着海灘，晚上的沙灘是發亮的，白光迷惑着他底疲倦的眼睛。他不安地，把左肩輕輕地靠着素心的項背，用着一種夢幻的聲響說：

「如果我們能夠生活在海上，」素心突然回過頭來，敏感地瞪着他，好像因為這句話來得驚訝，或且是一種意外的轉機。「並不是這個海邊，而是在那遙遠的……」

「我明白了」。素心用手勢制止他。

「不要這樣，有一天，當你醒覺的時候……」

「如果我不能夠做，譬如我的家庭，我底弱點……我是明白的。」

「你要勇敢點，這時代的我們還應快樂的麼？」

「這我知道。」她嗚嗚地說。

「那不是很好的嗎？」他突然興奮，將手放在素心的額上，「我們一起走着路，一起做我們要做的事，那是很幸福的。」

「但我不能夠。」

「為什麼，你駭怕嗎？」

「也許是對的，」素心困苦地仰着頭，疑訛地，「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在這里呢？我們也可以在一起工作，一起走着路，告訴我，不，你要答應我；和我在一起。」

「饒恕我，素心，我不能，但這並不是不實際於我們底愛情，相信我，相信我底誠實——誠實到固執的程度，素心，在這時代里生活和工作的，我是怎樣幸福呵！但是，在這里，我就不能好好地工作，我是說，這兩年來，我艱苦，怎麼事也沒有做成。」

「那麼你去吧。」素心興奮地搖着他臂膀。

「但這是巴金的小說，」他回答，發笑，「呵，你還讀巴金的小說麼？」

在一個人知道真正的生活的時候，那種做夢主義，淺薄……時間已不早了，去睡吧，我也該休息了，明天又要回到那討厭的地方！」

「又說哪，」她埋首在懷莊的胸前，柔聲說：「有一天的時間，就過一天吧，只要我們能在一起。」

「我不同意你這種看法，人活就不能像木偶，」他又給激怒了，「除非我們不是！」

「呵，又是這麼說，去睡吧，明早回學校去。」素心溫柔地吻着他底臉頰，隨手帶攏好簾頁，把澎湃的浪濤關閉在窗外。

四、

明天是星期一，懷莊又要回到那討厭的學校了。這是一間小學校，距離這個城市並不遠，只要半個鐘頭的火車就到了，它是這里底統治者所設立的，在空氣上自然比那些混在極權的政治下的較好一點，至少這個地方底風景在一般人的眼裏是恬適的。因此懷莊走到這里來，最初他抱着一顆熱切的心，來奔向他的路，播散他底力的種子，他以為在這里即使會給一些同志們是避避艱苦的現，但，懷莊是有着他的見解和目的，他想，在這里，教育下一代，和培育新的底種子，和在另一個土地上的他們所付的生命與靈魂，是同樣地合理而有力的。

到現在已兩年了，在最初的一年中，他是怎樣地努力，不避艱辛去做，而且獲得更多的效果，自然在這些效果中，他是不願意得到什麼報酬的，只要自己認為這個果在未來的鬥爭上是正而正確的，他就從不猶豫或恐懼危險而去完成它。但在第二年的開始，他底阻礙來了，不僅是阻礙，他們簡直頑固地而盲目的攻擊他，甚想消滅他。

因為在第二年底接任的戴立時——這小學校的新校長，他帶了自己三個頑固而充滿陳腐思想的朋友，來處理這間小學校，他們底處理手法，即如在每塊飽受極權的壓制下的土地一樣，他們是：利己主義，虛榮心，懦弱……這是懷莊所不滿的，他抨擊他們，雖然這種抨擊得不到什麼效果，而且反給他們一個藉口，說是單為某一方面的人而來的；危險，會毒害孩子們的思想，這種人要拘禁，驅逐，自然又不外是賣弄他們二十年來的手法和主張，但在懷莊的方面，他是從不懼怕到這些的。然而，在種種的進行是受到莫大的阻礙了。懷莊是怎樣地痛恨他們，只為了自己便忘記下一代的教育，不為將來的孩子着想，僅是目前，他們就毫不猶豫地執着他們一貫的主張；奴化，自私，卑劣用詭笑的假尊嚴再版一次給孩子們，讓他們牢記實行的制度！

在目前，懷莊是苦惱的，尤其是，他和素心底戀愛，就在這個第一年的種種阻礙下，懷莊不滿現狀却又不能立刻離開這里，是的，目前他是懷疑到他底工作的效果是不是也正如在另一塊土地上的他們？假如它回答是「不」

的話，他又更流淚了，雖然從他底戀人的方面會得到更多的撫慰與同情，甚至會有一個安靜而愉快的家庭，這，只要他決定他們最後的允諾——結婚，然而，懷莊却不這樣做。他要素心底跟着他一樣，望向那偉大的理想，走上那自由的遠方，他確信他底道路是充滿了榮耀與更幸福的。

今天早上底陽光很溫暖。天空澄藍色，幾片淡薄的雲差不多完全掃蕩地在高空里慵倦地拉長着腰。有着藍而帶紫的翎毛的雲雀在天空里迅速地飛翔着，閃耀着美麗的光，發出可愛而清脆的啾啾。兩傍的桃樹，桃子正熟了；它底紅艷的臉頰，象羞羞從幼童時來到青春期的少年。桃樹底半滿的葉子沾着昨夜的露水，絢爛地在陽光下閃亮着。客車底窗子全打開着，氣候並不使人厭倦，但人們底沉重的頭，就在每個窗洞口像田野的麥穗般軟軟地動，車急速駛過凸出的鐵軌時，車廂就很很跳動一下，每個人都從朦朧中睜開眼，警惕四顧。懷莊給這半睡態惹得發笑，心在想，中國又正是正和他們一樣在半睡態麼？他伸首出窗，望向遙遠的山頭，原野，散發着清新的氣息。……

「程先生，回校麼？」突然地，在懷莊的背後發出這聲音。

「唔，你早，呂媽？」他換轉身來，沉着回答。

懷莊，告訴你一件事，」她頓住，要求地，「但，不要說是我。」

「我曉得，你說！」懷莊站起來，走過她的卡位去。

「昨天戴校長到我們宿舍巡視，他走入你的房間，隨後拿走了本書。」

「什麼書？」懷莊急速地問。

「俄國革命史，他說借去看一回。」

「混蛋，他有什麼權隨便拿走人家的書！」他憤怒，扯着衣領，「跟他算帳去！」

「冷靜一點對付他。」

彼此沉默着。車奔騰般穿過山洞，停下在兩傍竹林的中站了。他們開了車，一直向校路走去。

一個學生在他後面喊他：「程先生，呂先生！」

「唔，」他習慣地用這個字，停住脚步，「有甚麼事？」

「程先生，」學生親切地走近他們，很小心的說：「我不讀了！」

「爲什麼？」呂媽問。

「我媽媽說，我不讀了。」學生很有禮貌的答，「因爲我家要搬往廣州，在這個月內。而且，我們有一些課沒有人教；校長不負責，我媽媽說他什麼都不懂。……」

「那倒真的，但……」懷莊搓着手心，感到委屈。他這這學生底級任。

「程先生！」

「好吧，我替你向校長說。」
學生感激地跑向叢林去。

「戴立時來了，學校較得更壞。」

「醜惡，自私的傢伙！」懷莊走向辦公室的台階前，戴立時正從里面出來，口含着黑貓牌的雪茄，體笑着迎向人，「校長，關於那件事情，最好能够告訴我它的理由？」懷莊站着問。

「這是教育局的命令。」

「什麼命令？」

「要考麼？」

「是的，我想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吧？」

「唔，好的。」他假裝地走向辦公桌，翻揚紙張，接着做了一個失望的姿勢，「宋南拿去了。」

「怎麼這輕易給宋南拿去？」懷莊憤怒地，揮着拳，「這樣對付同事並不是辦教育的好態度；告訴你，我們並不是好惹的！」

「不是這樣，程先生，聽我解釋……」戴立時搖着肥腫的手，依然在語笑，但很隱晦。跟着低聲說：

「近來政治很複雜，共產黨多。這是我底難處，你們是明白人……」

「這樣說，你查我們是麼？」懷莊提高了聲音。

「不敢……」

「醜陋！」懷莊不屑地截着。

「你罵誰？你——」戴立時笨笨地攤開兩隻肥手，攔着路。

「就是你！」懷莊憤怒地叫，並撲向他眼前，正要揮動他的拳。

「停住！」呂媽閃步插入他們的中間，隨後扯了戴立時一下，「校長。」

戴立時拖着沉重的脚步，反身走入辦公室。

「懷莊，不要這樣，」呂媽拉着他的手，走向課室，「你的班上課了。」

五、

自從經過這回的正而衝突後，他已感到自己處在最惡劣的地位，在目前，他要抉擇以後要走的道路了；首先他得要離開這里，而離開後他可能跟素心一樣地過着那安靜的歲月呢？還是再繼續作那中古騎士式的流浪，爲自己充滿榮譽的理想而奮鬥？自然他是希望素心能够像他一樣走着教者的路的。

「她願意這樣做麼？」懷莊伏着窗欄跟自己說，窗外是一片竹叢林，沒有黃閃閃的海灘，也沒有雪白的海鷗，只有兩三隻山麻雀在飛鬧着，「如果素心是願意，」他答覆自己，「那末我們就結合……」

但在和那間，他被內心的矛盾擊潰着，這是他最初懷抱着的目的和冀求

，在艱苦的理想道路上，如果僅爲了一點歡樂而停滯，素心是不會完成他底理想的。「我就這樣地自私嗎？」

一陣微風掃過竹叢林，發出沙沙底聲。

突然地，門開了，呂媽走進來，「懷莊！」

「唔，什麼事？」隨即從她手里接過兩封信，但不去看它。

「聽說你要走了，可是？」呂媽同情地問。

「是的，這個鬼地方！」懷莊輕蔑地揮手。

「有空時給我多寫信來。」

懷莊只是點點頭，他也是感到友情的分離，與這兩年來底培養的地方，如今一旦放棄了，在心坎是永留着無可底眷戀的。當呂媽退出房後，他撕開第一封信，這是素心聽到他和戴立時決裂的訊息，寫信請他辭了職，到她的家里來。另一封是從漢口一個友人寄來的，是着懷莊到那里去繼續工作。

這使得懷莊猶疑而煩惱。他痛苦地把整個事情思索了一夜。——但，他是找不到解答的，擺在他底面前是兩條路：一個少女底夢幻的愛，不，這是實際的愛。另一條是他要走的，也許這就是夢幻的，但他從不猶豫過它，他不安於現實，他憤恨一切享樂的人，甚至有時瞬間給愛情迷惑的自己，他要實現他底遠大的理想，奔向那充滿自由與榮耀的遠方。

他想，自己是從小康的家裏走出來的，很早就失去了母親，而早年的父親也是懷抱着像他現在的理想要看它的道路，在懷莊剛會走路的時候，他就離開家鄉，奔向那草深雪厚的遠方去了。以後一直就沒有訊息。懷莊在艱苦的壓制下的家庭長大了，在這遙長的歲月中，他受盡了親屬的欺凌與侮辱，當七七的戰火怒吼地燃燒着，他狂熱地把自己投進民族的災難底洪流，算是開始了他底道路。……此後一直在艱苦的鬥爭中，他讀書，寫作，走着路，他看清了這個中國：需要改造，一切的人運自己在內。

正因為懷莊有着這段不平凡的事跡與經歷，他再不能盲目地跟着一切懦弱，利己主義的人，只顧目前底享樂而忘記了他底本身，與及祖國的將來，他常常就警惕自己：不要爲了情愛，虛榮，而改變了它底道路，他想到走時就立即走，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一切，和足以使他過愉快的一生的享受。

是的，戰勝了。當快要天亮的時候，他從床上爬起來他彷彿做了一個惡夢，現在冷靜地清醒了。他伏在窗口上，向殘夜微風，向着冷空說：「我決定到漢口！」

又是一個動人的晚上，就在這個爲他們所熟悉的美麗的海邊，便成了判決他們底命運的執行地。懷莊堅持着沈默：他恐怕當他一開口，這里的海水要在他的面前變色，而一段溫柔的往事，將成爲苦澀的回憶。懷莊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因此當他的憂鬱的眼睛接觸素心的時候，他貪婪地訂着她美麗的

臉龐，接着俯下頭去吻她底秀髮，並擁抱着她，喃喃地說：「我不會想到我們會分離？」

「莊，你說什麼？」素心驚詫地仰着頭。

「我是說，我們要分離了。」懷莊淒然地說。

「你決定去——漢口？」她心情突然沉重了。接着便是長時間的沉默。

很毒地咬着自己底咀唇。

「不要難過，素心！」懷莊用力地摟着她底頭。

「我不知道。」她掙脫開，「你能够嗎？不難過！」

「這我曉得，」他走前握着她底手，「我是說，你最好能够和我一道去，好麼？」

「不，那總是一個夢。」她肯定的答。

「胡說，」懷莊放開她底手，「我是一個夢嗎？」

「不是這樣說。」

「怎樣說？」

「我底目的，在我們家裡暫住，以後，你喜歡做事就做事，要寫作就住在這個海濱也可以寫，不一定要走向那艱苦的渺茫的遠方，才可以做事。」

她頓住，喘氣，「我不明白你，但我愛你！」她重新回握他的手。

「原諒我，我不能，」他垂下頭，「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在一起不在一起又有什麼關係呢？」

「正因爲短促啊！我愛你，莊……」

「但我不能接受你底愛，」懷莊跑上岩石，望同遠方，「那是一個自私的愛！」

「我請你離開我，莊！」她走近他的身邊，再懇求地說：「你心裡想些什麼呢，告訴我。你曉得吧，在一個人變了心的時候，我是不能免強你的。」

「……」

懷莊被她的話傷透了。顯明地，這已經不再是她平常所說慣的負氣話；至少在他沒有說出離開她以前，她是不會這樣的。他感到一陣騷亂極糊了。

然而他還能免強地支持着自己底感情，控制了整個道路的命運。

「答應我，素心，不要悲傷，我們將來……」

「不要說什麼將來吧！」素心怨恨地跑下岩石，走向海邊，我憎惡這句話。」

「接着，她用手撐着海水，用一種過份的哀愁底聲音說：「路是無盡的遙遠，生命是瞬間的消逝。……」祝願你，懷莊！」

「不要說祝願……」懷莊突然被激情掩沒了。他跑前擁着她，瘋狂地吻着，撫摩她，他企圖用狂情粉碎她固有的矜持；但，這個夢幻的希望不能在剎那間可以獲得的。」

……

很久後，「我們是分離了。」

不知是誰說的話，因爲在這淚水與過份悲怨的喉里發出的聲是模糊的，他們底臉龐仍緊緊地貼着，一直到深夜……

在第五天，這個夏季裡的最後一天，懷莊又帶着流浪者的姿態，奔向那充滿榮耀與自由的遠方了。

這個海邊第一次來了一艘漁船，把他載了去。於是，他們最初從這海面獲得的一份戀情，而現在，又重新把它埋葬在海裡。

春天

大地上

又露出綠色探望的葉子，

黃鶯和溪流抒情地歌唱着……

春！滾着和煦的陽光歸來。

原野甦醒了

只有人們的心

還埋藏在冰雪裡冬眠！

布穀鳥催促警惕的鳴聲
清悅地振盪田野和山穀

農夫的力

牛的力量

交合在犁的頂端；

犁用尖齒式的鏟

翻起泥土的浪花……

春耕，秋收；

到冬天又把辛苦的穀粒

担到別人的倉裡！

疾病，飢餓；

桑 笑

痛苦剝削着乾枯的靈與肉

如此

生活在悲哀的公式裡！

天空——藍海的平靜；

輕掠虹彩的雲綉

曙光溶浸在東方的林坳，

遠遠底山坡上

高吭的角號；

召喚着冬天的夢醒者

——寫於四川

天災人禍

(中篇創作)

楊詠新

七月梢，一個黑沉沉的晚上，沒有月亮，沒有星星；天，吼着風；風，捲着樹。

呼——呼——樹就瘋狂的擺動着。

暴雨夾着風，散到樹上和屋脊上：

沙沙沙！沙沙沙！

老農王順的舊屋。

舊屋的廳子，小而凌亂，中間一張木方桌子，上面擺了茶具，「通勝」，「天后娘娘」的神位，……香爐裏插着一把正在燃着的香。

有幾張椅子，一張竹床，疏落的散放着，廳子角落放着一堆農具：犁！耙！鋤！扁担！

牛套！一隻水烟筒冷的一擱在一旁。

木桌子上，點着一盞小油燈，昏黃的火苗搖幌着，把廳中的傢具，掃出一個模糊的影子來。昏黃的光！也照在王四妹的頭髮上。

四妹坐在木桌子旁邊一張扶手椅上，頭伏在兩隻手的上面，像是在打瞌睡的樣子，兩隻腳不斷的蠕動着，是要趕開那惡得要命的蚊子。

夜：很深了，雨下得很大，就像半空裡有甚麼人倒下一籬一籬的大豆來似的，撒在屋瓦上，拍拍的響着。

一隻小貓從屋角子跑出來，一縱跳上了桌子，四面望了一會，咪嗚的叫了一聲，又一躍溜走了。

四妹就慢慢的抬起她的頭來。

於是我們便可以見到一張疲倦的，污黃的臉孔，眼睛爲了好幾天沒有睡過一會兒，完全沒有一絲兒光采，本來并不很醜的而顯現在竟變得怪難看了。

她向屋子大門那邊望了望，又把手懶懶的伸了出來，把油燈剔亮了一點，於是：她怔望着那搖幌

着的火鏡，便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天老爺！」她喃喃的自語着：「你做一點好事，下少點雨，水就退啦！」

四妹已經整整三日三夜沒有睡啦！西水漲到了基圍邊，一村子的男人都去救圍了，整日整夜的都在基旁扛泥，打木椿，水漲一寸，他們便得把泥堆高二寸，水漲的速度，是突如其來的，因此他們也一刻不敢疏忽，日日夜夜，分班輪值，那個發現圍快要給沖過了，便鳴起鑼來，呼喚了全村子的人或者幾條村子的人都一同來救圍，在這個時候：村裏人比任何時候都合作，團結。平日有宿怨，有嫌隙的鄰村，甚至曾經械鬥的，現在也是齊心合力的去救圍，因爲水災！是沒有限定那一條村子的，大水一淹進來，便要把十多條村子一起吞嚥了，決不會留下一點點的。

這天晚上，水漲得最兇，形勢十分危急，有幾處圍基被衝成一通裂痕，幸虧發覺得快，幾百人一起挑了泥拋了下去，又用幾十根木椿打下去，才稍稍住了水勢。

滾水是急快的上漲着，豆大的雨夾着風撒下來，在圍子上面輪值守望的坐也不敢坐，只是冒着大雨，從這跑到那看着，一看見有那幾處地方危急了，便敲起了告警的銅鑼，呼喚所有的人來拯救他們的家鄉他們的生命和財產。

這晚上輪到了四妹一家去「守圍」，她的老父親和哥哥，一起都到圍上搶救去了，剩下她和老母親看家，哥哥臨出去時，叮囑四妹晚上不要睡，隨時準備一切，因爲大風大雨，摸不定那個時候會突然的出岔子。

「天老爺！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四妹輕輕的喊着。

雨下得小一點了，風還是吼着。

右邊耳房有一個婦人婆婆媽媽的摸着腰了出來，伊看見了四妹，便向她走去，一面問：「四妹：他們還沒有回來嗎？」接着是一句：「救苦救難龍母娘娘！」

四妹搖搖頭。

「唉！」她又嘆着氣說：「雨下得小一點啦！平平安安，渡過了這個關頭，我要還一個大大的愿！」天老爺庇佑！救苦救難龍母娘娘！」說着：伊摸到椅子邊，嘆一口氣坐下了。

「甚麼？他們都沒有吃飯就去了啦？伊問四妹接着又說：「唉！幾晝夜都未闔上了眼睛！急熱得住呢？可憐！舊年是旱年，旱得竹樹開了花，吃竹米，吃死了不少人！今年又輪到水災來！唉我的天老爺！專找俺們小民們受苦受難！這村子昨午得罪了龍母娘娘，現在她便叫這裡的子民受苦受難，這是報應；唉！這是報應！」伊絮絮叨叨的自說着。

「都累死啦！」四妹狠狠的說：「田裡的東西都擱着不能去理會，都快死了！人也疲倦得要倒下來了，這樣下去，不死也得死！說什麼龍母娘娘，龍母娘娘也是「泥菩薩過江」啦！」

雨又漸漸瀝瀝的撒了下來。

「又下雨！」老婆婆又話了起來：「救苦救難！」

「不要响！」四妹就直跳了起來：「不要响！」她凝神的聽了一刻，「這不是……」她驚顫地嚷着。

在農村；每年滾水漲得厲害的時候，就在堤圍上有人拿了一面銅鑼專做告警用的，有甚麼危險發生了，他就拿起了鑼緊緊的敲起來，到各村莊上去報訊。

四妹就聽到一陣緊密的鑼聲由堤圍那邊傳來，跟着有一陣喧嘩的人聲！

「阿媽！」四妹哭了起來，一手挽住了那老太婆的手，「阿媽！崩圍啦！救命！崩圍啦！」說着

！她拖了老母親跑出了大門口，向堤圍那邊一望，只見那邊一大羣人向這兒跑來，一邊大叫着，還有那拿了個燈籠，飛奔着，那個敲鑼的拿了那面大銅鑼，下死勁地敲着，一邊嚷着也在大嚷着甚麼的。

「救苦救難龍母娘娘！」老太婆哭嚷着，

黑暗中：一個人影向她們跑來，口中氣吁吁的在急嚷，「逃！快逃！圍被沖倒了一大塊，救不了啦！快逃！快逃！快逃！」

「三哥！」四妹叫着，那來的是他的三哥：「大哥和爸呢？」

廳子內衝出了媽媽：「阿三！你的大哥呢？」

「大哥：大哥！他叫洪水吃了！」阿三哭喪着臉跑近來：「阿爸我也不知道！」

啊！天老爺！天老爺！媽媽怔了一怔，就一交掉倒在地上。

「媽！」四妹就撲倒在媽身上，大哭起來。

「逃……逃……」幾個村人進來扯着阿三。

「家裏顧不了！——同出去搶救罷！」於是立刻把阿三強扯出去了！

雨下得很大，水像一羣兇惡的野獸咆哮着撲過來那邊的兩所舊屋子就嘩啦啦的倒了下來。

「媽媽！」四妹哭着。

一隻花貓慌忙的跳上桌子，望着這幾個人咪嗚的長叫着。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鑼聲就像雨一樣急響着，東南西北都相應着，跟着一片逃難者的哭喊聲，哀叫聲……

又有屋子倒了，門外的大榕樹上顛簸的响着而且有人聲，準是有些逃不及的爬上了樹上。

一陣風捲進了這廳子，把桌子上昏黃的油燈一下子吹滅了！

二

半個月後！水退得七七八八了，逃到村子後面山崗上的人都逐漸回來看他們劫後的田園，給水

衝散的人們都在高崗上會着了，有些逃不及的早就淹死了，本來村子裡船是有的，那是平日划去離外的墟鎮的小舢板，但是在水勢危急時已給幾個大地主和有勢力的佔用了，水還未淹到，他們早就雞犬不驚的安全撤退到了高崗上；還蓋起了個草棚子作為他們臨時居住的房屋，他們忽聽到了一個好消息，說政府知道了這地方發生水災，已經派官員來調查實況，準備來一個大大的善後賑濟，而且聽說這派來調查實況，準備來一個大大的善後賑濟，而且聽說這派來調查的是一個甚麼委員，大約在幾天後便到了。

可是過了幾天，却還不見到來的影跡，那些難人們只好帶着沉痛悽惋的心情跑回他們的老家去。

阿三攙扶着老爸爸，後面跟着四妹，垂頭喪氣的走下山來，四妹配起了一晚，那慘酷的一晚，她母親：「逃……逃……」的喊聲，大哥給水吃了，想着想着：她就哭了起來！

她的大哥確是淹死了！可是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是怎樣淹死的。

阿三在前面就嘆了一口氣：「不要再哭！」

老爸爸是在那夜被個後生背上山去的，從那個時候起，就像失去了感情的，麻木的活着，人家告訴家人的死訊，他就深深地歎了一口氣說：「天意如此！」

他們三老少回到了他們的家了，屋子還未倒塌，可是一切家具，連大床也不知漂到哪儿去了，只有屋角一把耙，一張犁，幾張鋤頭和廚房內的一隻鍋子還在屋內，但浸過了許多天水後，都生上了一層厚厚的鐵鏽，很難使用了。

屋頂有幾處瓦片被掀了去，露出一個個大洞，土地都發着毛，牆腳生了很多蕨菌，一股潮濕的氣味衝上鼻端，怪難受的，廳子角落一隻貓的尸體，被水浸得澎漲着腐爛了，從這屍體內散出一陣惡臭，令人聞多一會便作嘔，病倒。

房子內還有幾塊木板沒有漂去，阿三就去找了幾塊磚來，疊成一張椅子叫老爸爸坐，又吩咐四妹收拾一切，他便出去看他的田地，同時到大祠堂去聽聽族老們對於這事的意見。

老爸爸嘆了一口氣：「人害人肥咕咕，天害人一把骨：唉！」

四妹一邊哭着，一邊把背上馱着的一把柴放在濕地子旁，又把房子的泥挑去。

阿三到了田地上，看見一切收成全被沖蕩了，偶存的也倒下來霉爛了，田地就是一片泥沼，連田基被水浸得太久而發軟，把腳踏下去，就發出怪異的「浙浙」聲。

家家田地都是如此，連種高粱的，種蔗的，也得不到一點收成。看情形如果外面沒有救濟，村人都休想活上一個月。

「我×你的老母！」阿三說着：狠狠的啐了一口唾沫，「都是死的：不淹死也得餓死了！大水沖去了我們田裡的東西，我們吃甚麼？」他想着：想起了村人在祖祠裏召開「會議」，商量怎樣渡過這

個危險的難關，那些父老們，地主們，聽說都去參加，或者可以想出個辦法也未定！

父老們總會替自己族內的子姪想出個辦法吧？……阿三想着：想着：便離開了他的田地，直向村子東首的大祠堂去了！

家里四妹就一邊淌着淚一邊把家裏收拾好，在小閣子上有一籬番薯，小半籬芋，一升高粱，原來是預備用來明年下種的，現在，那些番薯因為被水氣浸得太久了，每個都抽出一條青白色的小芽來，有的還開着兩片紫色的小葉，芋也抽芽成長的樣子，至於那些高粱，却大都霉爛了，發出一股酸味。

她想生火，爐灶是濕漉漉的，幾乎可以擠出水來。她爬到門前那株大樹上，在高高的枝折取了

把枯樹枝下來，拿回廚房去，火升到了濕透了的爐子和瓦鍋，就好像要熄滅了一樣，完全燒得不在盛，好容易纔把爐子「烘」乾了，費了不少的枯枝，才把這頓「飯」煮好。

好一會：阿三從外面回來了，一回來：話也不說便在門檻上坐了下來。

「怎樣啦？」老爸爸問他：「沒有甚麼，我們只有一句話，如果我們得不到救濟，我們這村子的人都餓死啦！等一會我還要到廟堂去，和許多人一同到幾處地方請求幫助啦！」

「到那幾處呢？」四妹問。
「當然是鄉公所啦！平時我們有田耕的時候，他們收了我們不少谷子，現在我們遭了災禍，他們當然也要拿些回來給我們啦！其次是田糧倉，他們的谷子可沒有被大水沖去啦！還有王財洪七叔公和財貴二伯公們的大地主也不能眼睜睜的看我們餓死啦！」

老爸爸深長的嘆了一口氣：「天意如此！」
四妹便說：「好了！吃了再說吧！我剛才煮了一大鍋子番薯芋蕪，許多天不會喫過一頓飽飽的了，我的肚子……」

阿三却突然天打了似的大叫了起來：「嘿……嘿……！你真是討死！討死！你曉不曉得那些番薯芋蕪是留下來做種的，這些做種的餓死了也不能夠吃，吃去了：我們還拿些什麼東西去下種？你真是餓瘋了！唉唉：我問你：吃了雞鴨還有雞蛋吃嗎？」

四妹不响，默默的走向裏面去。
阿三就坐在門檻上重重的嘆着氣，用拳搥着白已的大腿。

四妹端了一大捧番薯出來，放在老爸爸旁邊，「吃罷！」她低着頭說：「老爸爸取一個番薯塞進了口中，「煮了也不能吃了：還能做種！」

阿三四妹望了望，只見她瘦得不似人形，枯

槁的頭髮後面梳了一條蓬鬆的辮子，穿了套破破的黑色的衣服，胸前一點少女動人的風韻也沒有。傍晚，阿三和村子上的幾個做代表的向鄉公所去。

阿三，王帶金，王茂，阿貴財：松江三伯公，帶金的爹順洪，和進流公公一共是七個人。

太陽在西邊兩株脫葉樹間，向地上投射了昏黃的淡淡的光，照在那還未乾得透的田地上山崗上，滿佈在田間的污水沼子上，也照在這七個人的身上，替這七個身體拖下長長的影子。在曲折崎嶇的田徑上，那七條長長的影子，忽左忽右忽長忽短的變化着。

鄉公所是在離他們村子八里多路的一個小墟落旁邊的關帝廟裏，他們在領身份証時，去納甚麼捐稅時到過的，也見到鄉長。鄉長是個六十二歲的地方紳紳，家裡有很多田產，有兩個兒子，一個在縣城做參議，一個在很遠的地方帶兵，那兩個副鄉長，一個是個老老曰先生，開了一間學塾在墟內已有二十多年，教了不少學生，現在也一把年紀了，地方人因為尊敬他是讀書人，而且年紀老，便推他出來幹，他也不理甚麼事，整日捧著線裝古書，有時伊呀呀地唸起來。

有一個鄉隊附，是要來抽壯丁的，一個四大金剛似的生得很兇惡，穿著軍服，佩了一枝左輪，四十二顆子彈，落鄉備丁時，就活像一隻從山上跑下來的吊睛白額虎！

還有戶籍員和所丁，平日對待老百姓也沒有甚麼好嘴臉，這是怪不得的，農民們一腳牛屎，說話也一點不識輕重，哪裏配得上和這些官老爺來往？

那七個走到鄉公所，太陽已經下山了，所裏的職員們正吃完了飯都坐在祠堂門前的石墩上聊天，那子曰先生躺在一張竹床上，拿着一卷焦黃的書，另一隻手在褲襠間拚命的揉：拚命的揉！使人看了要疑心這傢伙準是患上了一「腎囊風」的！

進流公公被推舉向鄉長開口的，他少年時候

隨了洪秀全的太平軍打仗，到過不少地方，世面也見得多，說話也總比鄉下人懂得多一點。

鄉長坐在石墩上，和鄉隊附正談着縣城旅店裏那些搥骨女手法之高明，够滋味，正說得很有勁，他們就走上房一躬腰。

「鄉長……鄉長……」進流公公不知怎的，忽然結巴巴的說不出來，只是擺起了個呆鏡的，苦澀的笑面，「鄉長……鄉長……」的叫着。

鄉長就把臉孔細得緊緊的，兩道眉毛皺起了幾十摺。
「啥事？」他從鼻孔中間着。
「……」進流公公很困難的陪笑着，「鄉長你老人家也知道我們遭了水災，水退了，一切收成都光了！我們都要餓死啦！牛也浸死盡了，活下來的吃草也沒有青草吃，谷種也沒有了……」

「那你要怎樣？」
坐在鄉長對面的鄉隊附就突然破口叱喝了一聲，把其餘的人都嚇得直跳了一下。
「我是……我是……」進流公公給鄉隊附一嚇，又結巴巴的說不上來：「是……不過……」

「不過什麼？說呀！」
「不過……我們村子上的人想請求鄉長們給我們一些救濟，使我們能渡過這個冬天！好像借些谷米給我們，待我們有了收成便交還……」

鄉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哪裏來谷子借給你們？真是做夢！鄉公所正窮得要命，我們的職員薪水也未支，你倒來絮聒了！哼！」他就掃了他們一眼。

進流公公就更加怔怔的不知怎樣好，可是臉上那副笑容，還是擺着，不敢消失。
「回去罷！你是餓昏了！」鄉隊附輕蔑的笑着：「哼！真是好大個頭！哼！」

王茂就忍不住憤憤地在嘴邊溜出了句話：「那我們準死？」

鄉長向王茂打量了一會，便說：「你們還是自己回去想個辦法好，我們這裏的確拿不起錢來救濟

你，鄉公所也難支持啦！你們村子裏頭也有幾個有錢人，他們總不會眼睜睜看你們餓死！捨近圖遠，你們幹末這「愚蠢」呢？

順洪老爹心中就冒火起來，嘴中嘟囔了兩句不知甚麼。

這七個人就俯首走向回村的路上去！

順洪老爹首先就狠狠的說起話來，

「那幾老烟精倒來說風涼話！」鄉裏沒有一個不曉得這鄉長是抽鴉片的。

「我×他的祖宗」接着帶金也破口罵了起來：「他們吃飽飯飲醉就拿我們開心，叫我們到大地主家借錢，那真是乞丐想做神仙！」

夜，漸漸濃了，遠處的山在天邊顯出一輪廓，村莊都模糊得看不見了！

三

村子裏有一個婦人在走到水沼洗腳的時候，偶然發見到處的水沼泥裡都生着些小蝦小螃蟹之類，這婦人便歡喜得甚麼似的跑回家去捉了一瓦盆子，這事一傳揚開來，頓時哄動了村子的人，於是每家的人都拿出了僅有的器具來，到水沼池邊去捉蝦，捉魚，捉螃蟹，大家爭先恐後的在水中撈撈着，撈到了：便煮了來吃，這真是意外的珍奇食品，只是可憐數十萬生靈，幾天之間就被人們吃個盡絕，一隻不留。

是耕種的時候了，但是如果再種稻現在已經來不及；種麥，田地又太低，最好的當然是種番薯和芋蕪，其次是種「木薯」，可是却很少人有這些種子的，有的都在山上吃光了。

這那天來四妹跟着村中的女人跑進深山裡去找「黃狗頭」和「苦蕪菜」。

村子裏的人有很多是沒有了糧食的，雖然有那些地主們甚麼東西都有，但是要向這些人借糧，那是「葱地上放鎗」(即打算「算」)。

有些還藏有幾十斤穀子的，就想拿穀子對地主

們換番薯種芋種，或木薯種。

地主們允諾了，他說：一斤穀換一斤種，原來那些番薯種，只是平日鄉下人用來餵豬的「番薯藤」！

所以，窮人們把一籬谷子挑去，挑一籬「番薯藤」回來時，咬緊了牙根說：

「咱甯：真要命！一斤穀子換一斤「番薯藤」！

現在他們都上山採些野菜來吃，黃狗頭，早採得七七八八了：遍山上下也不易找，而且那幾家吃黃狗頭吃得太多了，生起病來，頭暈嘔吐，脚也酸軟的站不起，肚子痛得難受，阿三的爸爸也患上了這個病，整日裡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加以他受了這次水災一下子死去了妻兒的大打擊，神智不甚清楚，現在就整日有氣無力的哼着。

四妹每日隨了大隊的人到山上採黃狗頭，或是別的野菜，一面拾些枯枝枯葉做柴。

老爸爸再不能喫黃狗頭了，可是除了黃狗頭就沒有一樣東西放得入口的，所以每日還得喫它，當然，越喫就越糟糕，看看爸爸有生命的危險，阿三和四妹非常擔憂。

一天：四妹從山上回來，進了屋子，喜孜孜的從衣兜裡掏出一個黑東西來，對老爸爸說：

「爸：我給你從山上找回來一件好食物了，這是黑蟻巢子，我在山上的松樹頂上摘下來的，巢的裡面：有很多黑蟻蛋，比黃狗頭好吃得多了；你吃吃試試吧」：說着：她就在蟻巢內取出很多白色的蟻卵來，拿給老爸爸吃。

老爸爸用顫巍巍的手接過了，慢慢的放在口裡嚼了一會，臉孔便露出一絲淒涼的表情來。

但蟻巢是不多的，蟻卵也有毒，多吃了便會中毒。

在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時候，一個好消息來了！那就是縣城裏已經派了個官兵來調查他們的災情，而且聽說還帶有很多救濟品，吃的穿的和治病的

，都是帶來賑濟他們的。

消息是從財洪七叔公那兒聽來的，當他一聽到這個好消息後，他便立刻到縣城去了。

他到了縣城的兩天後，鄉公所才接獲這項公事，說是政府特派了一隊賑濟隊來這鄉救濟災民，那所有救濟的物品一半由甚麼救濟會施贈，一半是由省城的同鄉會募捐的，至於一些藥品，則是有幾家藥房贈送的。

這隊裏的人口：大多是由政府派的，十個隊長，三個幹事，另外有兩個協理的是同鄉會派來的代表，協助政府人員監督這些救濟品的分配和用途的。

鄉長以他的經驗，知道了這是一個挺好的機會，於是，立刻連夜趕到縣城去了；去前：他和副鄉長鄉隊附計議了大半天。

第二天：副鄉長便親自跑到村子來，向這些餓得發昏的村人說起了這件事，他夾着戴着銅邊眼鏡的細眼，威嚴的說，他是代表鄉長來此地巡視這裡的災區，好造個報告給救濟隊的官員看，這報告給官員看後，便可以決定村人們所得賑濟品多少，所以村人們要得到好的救濟，就必需聽從鄉公所的意見，不准村人擅自直接和賑濟隊的人談話，更不准隨便批評鄉公所，如果有誰觸犯了這幾條規例，不但一點救濟品得不到，而且還要重罰。

在殘破潮溼的村子內走了半天，也到田邊去看過村人辛苦地種下來的雜糧，似乎很滿意的就回去了！

回到鄉公所：他知道鄉隊附也溜出縣城去了；鄉隊附這小子也是精明的傢伙，他明白這是一塊肥肉，不能給鄉長一個人喫光，多多少少也要沾些份兒，這道理：鄉隊附明白：他副鄉長又何嘗不明白了？不過他兩個上前綫，而他則鎮守後方，論功勞，大家都一樣大，如果得到利益，總不至於少了他一份兒。

所以他這兩天，只是在鄉公所內趕着做些什麼

災情報告書，和建議書，他引據清古書大做夏禹治水的文章……

他又把鄉公所收拾收拾，寫了「鄉長席」，「副鄉長席」，「X席」貼在上面擺好，又從自己家裡取得兩副對聯，一幅中堂掛在辦公廳上，還有一幅大丹青，畫的是「善惡同眠」，一個光頭和尚伏在一隻老虎頭上酣睡著，那對聯寫的是：「詠遊之外初無事，山水之間大有人」……

鄉長一進了城：立刻找著那賑濟隊長。那是一個四十來歲：光頭的傢伙，穿了一套淡灰色的絨中山裝，黃皮鞋，很健談，會說幾句英語，很靈捷麻雀，他的行李有副麻雀牌，一空下來便和幾個幹事代表們打起來。

幹事都是小後生多，有一個是縣政府派來的，穿了件恤衫，打著一條領帶，頭髮梳成一團團的，還帶了個太陽眼鏡。同鄉會的代表則多是西裝的，筆挺的洋服走起路來那皮鞋各各的叫著，威風無限。

見了面以後：鄉長才知道財洪七叔公竟比他先到，可是也不能奈何他何，他的消息比鄉裡頭誰都靈通，這樣的大事瞞過了他總不行的。

第二天：便由鄉長的名義在縣城的勝利大酒家開了一個廳子，大排筵席招待賑濟隊的人，酒酣耳熱之後，他們便一見如故而成為十分要好的知己朋友了。

於是第三天：也由財洪七叔公作東，也開了一個大廳招待官們，一方面是聯絡私人感情，一方面他以鄉紳名義代表全村子的人迎接救濟官們。

三天過去了，隊長幹事代表們，每日在搓麻街，夜裡照例是鄉長和財洪七叔公輪流作東請吃飯，請消夜，開了便在街上逛，可沒有一點下鄉去的意思。

一天晚上吃過了飯，鄉長把財洪請到他的房子裡，商議怎樣分配那些救濟品。

財洪七叔公飲了點酒，有些微醉意，搖搖的坐在椅子上，紅而泛著油光的臉孔向著鄉長。

鄉長也飲了不少酒，斜靠在椅子上，兩枝牙簽剔著牙，一面低低的，緩慢的說著：

「總之我們自家總要合作」。他說：「不要給別人估盡了便宜，隊長那東西胃口可不小，他說東西他要佔四成，款項佔五成，剩下的由我和你怎樣分配，他干涉我們，我們也任由他怎樣報到上面去，總之大家心照：他的意見是這樣，我以為這樣我們兩個可沒有甚麼大好處，所以徵求一下你老人家的意見」。說著：他掏出包香烟遞了口給七叔公。

七叔公把烟點燃了，吸了一口，把烟緩緩的噴出來。

「你老兄官場上的經驗比我好得多，一個老資格了，還用問我嗎？你要怎樣好了，只要我們用不着虧本那就行了！哈哈！」他又噴出一口濃濃的烟霧來。

「你老兄是明白人」，他又說：「總用不著我多說，這次的水災開一開，我自己損失了少說一點也有三十多担穀子，另外田地的收成也完全沒有了；家裏十多個人吃飯，怎樣活下去呢？那些村子中的人還向我借去不少種子，番薯種哪？芋蒜種啦！木薯種啦！一時也說不清，本來這些東西我正要利用，不能再給人了，不過瞧見那些人怪可憐的，快餓死了！不借怎行呢？自己盡自己的力去助村子的人而已，雖然不算怎麼大善事，可是……害……」

鄉長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細縫睜著他：「這老不死倒會說風涼話，他一斤穀子換一斤番薯條，剝削農人還以為別人不知道啦！」他想了會！又微笑的說：「當然當然，我絕不會使你吃虧，我和你有什麼研究？大家都是自己人！」接著他叮上了一句：

「你七叔公做的事我也很明白！」於是第二天鄉長便和隊長，同鄉會的一個代表

在開談判。

同鄉會的那個首先輕敲著桌子說：

「你們要曉得：這都是我們同鄉會的力量，假如省裏沒有我們同鄉會，那恐怕什麼烏救濟隊也組織不成；所以我們要十分之二一點不過份」，他豪橫的說著，一派趾張的樣子。

鄉長和隊長互相交換了一下眼光。

那個又說：「同鄉會派我來是一點薪水也沒有，甚至伙食也是由我自己掏腰包，我幹嗎要千辛萬苦的跑來這窮鄉僻壤？難道真的要看看那些災民不成？見鬼！老實說一句罷！誰幹這份差使不為的個「財字呢」？」

他說完了：就吸起一口烟，斜起了一隻眼睛望著長鼻鼻騰騰的藍烟。

隊長就低著頭想了許久許久，臉上浮著一絲不可捉摸的笑容，尖銳的對他說：

「你老兄太客氣了！我們自己人總之有好處大家沾便是，還用多說？其實我的出差旅費少得不够交房租，我來到這兒已經掏了千多塊錢了，另外我到這份差事幹也花了不少錢，送了幾份厚禮，這偌大的一筆本錢，還不知道往哪裏去找回，外人看見：以為這是肥缺，其實纔不知道我嚙子嚙黃連的苦處，幹這差使，不賠本就算好啦！」說完：他苦惱的噓了一口氣，望向鄉長和那代表二人去，但那二人神秘的，含有深意的淺笑著，使他的臉上隱隱透出一點熱來。

他頓了頓，然後咬咬牙，把拳輕輕向桌子一敲，然後決然的說：「那麼我要三成，再不能少了！我還要分給許多同事呢！」

「那就一言為定」！那代表爽脆的贊同著：「我和隊長兩方面一共取五成，剩下的就交給鄉長，你兩位怎樣支配好了！」

鄉長就呵呵的笑着說：「隨便吧！隨便吧！聽你兩位怎樣說好了！」於是隊長便說著：「好罷：我們一言為定，就

是這樣，過兩天天氣好我們便到災區那兒去一趟，早交代完了，我們好回報上司，不要耽擱了日子了！

從隊長的房子回來：在旅店門口：鄉長碰見了鄉隊附：

「好了好了！我正找你！」鄉隊附高叫了起來：「我找你幾天了，你溜到哪兒去啦？」

鄉長的眉毛就皺得擠成一團：

「你也出來了？」

「對！正要請求鄉座提挈提挈！」

「別忙別忙！在街上不大好：我們回下處說」

鄉長說着，和隊附一齊進了他住宿的旅店房間內

他們在房子內說着，低聲的談着，說呀說的：不知怎樣一來就罵起來了！首先是鄉隊附高亢的嚷着：

「我為你娘的臭屎！有好處你就自家兒佔盡了！倒霉事來到了便一味推到我鄉隊附身上，世界上有這末便宜的事體，那麼我就是叫老婆當娼去掙錢來買個鄉長幹也不怕哪！媽的：有了好處就想把我撇開嗎？我耳是聾的？眼是盲的？老實講：隻手不能遮天，你也不能一個子吞盡了……」

「你有甚麼證據說我一個子吞盡呢？」鄉長那滿帶着鄉音的聲音響了起來，因為氣憤所以有點嘶啞：「勸你不要含血噴人了罷？你自家價好事以為別人不知啦！我問你：壯丁的安家費飛到哪兒去了？買一個豬仔兵你賺了錢又不見你公開？這許多許多帳目我不會向你問過，現在你倒想到這上面來了，老實講吧！這正是各有前因莫羨人！你也管不了我的！你要想佔一份兒也休想！」

鄉隊附突然擊了一下桌子：「好！老鄉：你既然是一點面子不給俺，那麼我倒來碰硬碰硬，大不了一是蒼蠅撲馬尾，一拍兩散！」說着：財洪從門外走了進來，一團和氣的說：

「吵甚麼呢？噓！大家自己人！吵甚麼呢？有事情慢慢從長計議好了！自己一家人的倒翻起了面來，真是給外人笑掉了牙啦！」

「沒得說沒得說！」鄉隊附氣沖沖的說着：「到頭來一拍兩散！噫！看你這些錢財可發得穩當不！」說着他氣呼呼的衝出了房子門，頭也不回的一逕去了！

鄉長忿忿得直跺腳，咬緊了牙說：「這狗鬼子入娘賊，我不和他拼一下子高低我就誓不再做鄉長：他媽的這大毛也未長完，娘的騷味還未去清他就作反啦！噫……噫……」

「算了！這少不更事的小伙子！當他個甚麼呢？為他動氣幹嗎？」財洪笑着勸着。

鄉長就抽出一包烟來拿了一口猛吸着，拼命的把烟霧噴出來，一時間滿房子都充溢着惡臭的香烟味：

從鄉長的房間出來，財洪七叔公走上了街上，想打聽一下港紙的行情，他昨日看到一定會高，所以昨日買入了三百多元，算定幾天後便會有幾倍利息賺的。

狹小而污穢的街道的那邊，有個後生挽了個小皮篋走來，穿了套黃色的中山服，身材高大，面孔狹長，大大的眼睛，小嘴吧，額角非常的廣闊，泛着一層油光。

雖然不見了半年多：可是財洪即刻認出這是他的兒子——王福享，他啊呀的跑快兩步，兒子也看見了：急急的叫了一句爸爸，兩個人親切的握起手來。

那做父親的總覺着不大順眼，便把手抽出來，上下打量了兒子一會：然後便說：幹嗎你忽然回來了？沒有甚麼事吧？」

「沒有哪！我從報紙上看到了家鄉裡的災情很慘重，所以要回來看看。」

「那你不要上課的麼？……放什麼假嗎？」

「不：學校的功課有什麼關係？而且學校也無形的停課了！」

「爲了什麼？」

「都駐了兵：都駐了兵啦！還有就是教師們沒有了薪水，同學們斷絕了伙食，吃都沒得吃了，還有誰有心情讀書？」歇了歇：兒子又說：「城裏拉壯丁很厲害啦！晚上行到僻靜的地方就會像擲人一樣擲了去啦！」

「那麼當然回家避避的好！省得担虛驚！」財洪說：「你知道省城裡豬仔的價錢啦？」

兒子詫異的望着他：「你怎麼問起這些來了，我怎麼曉得什麼豬仔不豬仔的價錢？」

財洪笑了起來：「算了算了：我又過一時間起，你當然不熟行這些門路的！」他想了想說：「我現在和鄉長：和救濟隊長都在這兒，你待我們一同回去好不好？」

福享想了好一會，搖了搖頭：「不！我還是先回去吧！我實在很迫切的要看看家裏的情形呢！」

「那聽從你：先回去也好！不過不要隨便便囉囉，那地方因為被水淹過了半個月，到處都發出臭味來會使人病倒的！」

四

是九月的天氣，早晨地上已經蒙了一層霜了！樹上開始墜下了葉子，草兒漸漸的變了黃色，環繞着村子三面的河流在太陽未出前，一團團的霧似的水氣在水面緩緩的昇騰着，游移着，人口中呼出來的氣，也可以清楚的見到一團白氣了！

太陽從山凹中浮了起來：晨霧一刻刻的淡薄下去，滿綴着晶瑩的朝露的草本，看去似乎也綠了一些，陽光澄黃的溫暖的光綫投向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去，照耀在碧澄澄的，青翠的，濕潤的，細小了而充滿着生機的香葉子上，和肥大的芋葉上，高大的，木薯葉子也一瓣瓣的在張開着。

(未完待續)

新店

秋色

十字街上，熙熙攘攘，巨人似的房屋，俯瞰着全城。店舖，飄揚着招商的旗幟。紅的，綠的，閃光的廣告，琳瑯滿目。秘密電報——漲價。便宜一點，們們制服上乾凜的袋子；先生，早晚時價，嘻嘻——實實的人。算盤放着連珠珠……

十字街轉了一個彎，向北，便是北大街，口紅，雅羅，不知名的女人的粉飾品，夜裡，那無綫電，用洋腔唱着中國歌，女招待員的豆腐腿，頻頻的秋波……

再過去，四明街上，一樣的街道，但顯得寬潤了。饒店，餛飩，小攤也出現了。

巫三清坐在賬桌上，閒看街心散漫的行人。這是一片小布店，沒有招牌，貨物赤裸裸的呆立着，比之油漆了裝着玻璃而閃光着的大店，這綠色的土紙糊刷的牆壁，已顯得寒酸得多了。但來往的行人，仍不免張眼望望，溜下這麼一句：——又開張一片布店呢？

開張，巫三清就為着這開張傷腦筋，「隆大布號」的招牌，雖早已做好了，但開張，就得一大筆的應酬費，商會裡的人物，是少不了的；同業的老板，就算是老店舖，也超過了預算的人數，但以後免不了業務上的關係，自然少不了的；還有居住這兒的同鄉，更少不了招待。巫三清很清楚，他們都是徽州幫，經商的能手，老練，有聯絡。自己會做了幾年的生意，而且也因此發了財，但那是在豐縣的事情，要在这城市中立脚，不能不靠自己打出一條道路，因此他明白，已做的是同鄉人的生意，不能不去巴結他們，然而，這一筆大數額的開張費，顯然對他的業務上有牽制，這就使他不能張掛招牌，而這麼草草的營業了。這也就是最近他把算盤打得緊的緣故！

這就是巫三清：四十來歲，沒有一絲城市作風的商人，中凹而長的面孔，滿佈着風霜編織的皺紋，就如現在，他永遠這般鎮定，凝靜的望着街心，看着人，看着一切，作他思想上的活動，他習慣於讓兩指挾着捲煙，正對着嘴心，用力地吮吸，因此煙刺激他的眼睛，使他的眼臉，更快速的張開。他的思想，活動在經濟的圈子裡，此外的問題，他是不会再想的，甚至，子女的問題，他也以為不應去想，不應為這些無謂的事情，去浪費精力。

他就最看不起讀書的人，像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可是發了財，世界上就有多少讀書的窮光蛋。他就時常嘲笑，許多為了鑽錢就坐牢的讀書人。讀了書算得什麼，他說，我就不給兒子多讀書！是的，他不給兒子多讀書，可是他的兒子，現在不是做了廣成公司的賬房？吃穿得舒服，薪水更超過了窮酸的大學生！

他用力吸了最後一口煙，拋了兩寸長的煙蒂，手閒空地套在袖裡，壓在紅新的長方賬桌上。這時，街道上馳過一輛馬達克，使他注意着一個瀟灑的行者，正向他的店裡走來。

「唔唔，關老板，早呀，難得！」

「巫老板，恭喜，發財，發財！」

巫三清與驚似的，搓着雙手，一面領他進了店，讓客人坐在藤椅上，自己坐了賬房的硬板凳。

「恭喜，開張囉，我還沒恭賀呢？」關老板雙手捺住椅靠，眼珠向四周溜了一轉說。

「不，不！」巫三清一陣耳熱，之後，兩頰微微的紅了。「沒有，那能說上開張，簡簡單單，開張，我們小攤，怎麼談得上呢？關老板，你店裡一定忙呀！」

關老板微微一抬身體，從巫三清的身上，接

過一支捲煙，接着是「噫——」的一聲，火柴發了美。鮮豔的唇間，呼出一縷烟雲後，關老板說道：「忙？有什麼生意，本來，我是頂主張少賺快銷的，可是，市面不好，生意清淡得很，老百姓的購買力，就是這麼單薄！」

「也真是這樣，」巫三清眯眼：「漲價太利害，我們做賣買的，沒有好處，買的人却也買不起！」

「這不是麼？不過，這兒的習慣，新店，招商多呢？像關老板，人又謙和，一定大有生意的……」這話，使巫三清覺得很有情理，可是，他搖搖頭的問：

「那裡，那裡，像關老板，資本厚，名聲大，像小店，總得請多多幫忙呢？」

「那裡？太客氣哪，同行，在業務上，那有不互相關照呢？」關老板架起右腳，輕鬆的搖着。話也輕鬆地，不像街道上拋擲過來的賊聲，那末肩負着千重担似的空悶。

「生意真難做呀！不過，各師各法，各廟各菩薩，倒是實話，看胡全盛，胡老板開的是南貨店，可是，他做的是黃金，就這樣發了一筆大財，你說哇，——巫老板，這幾天米倒平賤，我就說貨不下了，不然……」

「這麼說，關老板一定做了米呀！」

「做得不多，不多，也不過試試，漲價，當然外灘黃金當先，紗布跟外灘，可是，來漲漲了，我們方得漲，漲了價，說句真話，賺了錢，可是虧了貨，怎麼比得上廣貨，廣貨，來路漲一件，混水摸魚，漲上十件也無妨，他們賺了貨，倒是真賺，實賺！你說，這話可對，况且——」

巫三清眯眼，點頭，同時睜着那唯一的夥計，老練地爭論着實價。

「况且？」關老板眼珠滾了一滾，輕輕的說，「譬如黃金，白米，黑市多麼大，况且，要脫手，不費吹毛的力氣，布業就難，布業最難！」關老板

立起身來，又提高了喉嚨嚷着，巫三清却早看到，門外走進一個成裝的顧客。

「灰哪，多少一丈？」

關老板又說了幾句話，巫三清並沒有聽得清楚，他學了一切店主送客的式樣，打躬之後，心田裡似乎安了不少，臉上的光彩也增長了許多的，來招攬生意。

「十足！」

「十足灰哪，我說，照門市九五扣？」夥計這樣請示着。

「十足，好好，就算九折，虧本生意！」巫老板眯着眼睛。

這時，他一眼瞥見，堂姪巫富地，不知什麼時候閃進店裡，揀着手立在賬桌旁邊了。

「富地——來幫一幫忙呀！……檢出兩細信字簿事……這價格便宜了，金字元哪，這麼價格，真是虧本呢？」

新店的買賣顯得不平凡的熱鬧，引得街上的行客，也不免好奇的擠了進來，觀賞之後，又頹然的退出去了，馬上又補上一群陌生的新顧客。

「老板，批一宗麻布，便宜些兒，」一位雌雄眼的，料料灰色的衣衫，「現款，銀行現兌的，我們大店都向我招攬呢？我倒不在乎大店，只要誰給我一些好處，人為財門，就說完了，老板，可以嗎？」

太陽照上了對面一座廣貨店的門檻，照上了黃色的門牆，鬧鐘「鈴鈴鈴——」的鳴叫出一長串的聲音，報到：正午了！

巫三清今天確有一些興奮，對待堂姪和夥計客氣了許多，午餐，還添燒一盆紅燒肉，說是慰勞店員，倒不如說是慶祝的確切。食桌上，一對年青的小夥伴，戲謔的談笑，他也偶然的參加了幾句。「布怕要漲價？」吳夥計忽然轉到真經的問題上。

「也許是，不過，這也沒有問題，新店三日香，我們營業不正是第三天！」

突然，兩位小夥計的筷子，同時扶向一塊肥瘦相間的方肉上，而發出交織的哈哈，之後，吳夥計大聲的說：

「富地，下午不能逃呀，看情勢必須幫忙？」

「下午，」巫三清接着說：「我有事必須出去，富地不必到學校裡去，貨物可以脫手，價錢放緊。」

這餐飯決定了大計，於是，巫三清急急的走上了街道，他看看街上，賣買的跟平常一樣，緩緩的打交通，爭論，賣貨，使他更放心的進行他的計劃。現在，他走向十字街的小巷，那小巷裡，有巨額的資本在上海，早可轉割給他揀用，這就是他放膽賣貨，把握進貨容易的計劃。

當巫三清從街上匆忙的回來，時間已近五點鐘，首先，他訪問了要在上海脫貨的阿叔，商量了轉割巨款的條件，之後又探詢了兩家商店，和一位專做黃金黑市生意的經紀人，回來，太陽幾乎掛在城頭了。

巫三清終於到了自己的店中，第一個使他吃驚的，是店面上的貨色，少了四分之三以上，只有印花洋布，頹喪地斜倚着壁板。但現在已沒有了顧客。吳夥計和巫富地正在收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巫三清見到這樣子，又不免皺一皺眉，責怪自己中午的冒昧。

「回來了，貨色光了！」巫富地嘻笑地說。

「不要緊，」巫三清耳朵也漲紅了說，「不要緊；今夜晚車起身，現款趕快整理一半！」

門口鑽進一個短裝的瘦黑人，一聲不響地分發了一張紙單，走了。巫三清搶上前去，一眼瞥見，「調整紗布新價，增漲五成」的字樣，和下面縣商

會的紅裁，心裡立刻跳了起來，急急的說：

「吳夥計！吳夥計！還存有多少貨色？」

「存貨總數，連碼房的，只有五分之一！」

「啊呀！」巫三清倒在藤椅上，呆了一呆，突然大聲的發出命令：

「停止出賣，今晚，提早關閉門戶，停止營業，等我的電話！」

巫三清立刻發了電報，可是，更使他焦急的是，時間太晚了，銀行當然封閉了大門，而且，他聽見了電報局裡，白白的日曆的第二張，偏是惹眼的紅，這使他漲出一身的大汗，腦子也發了昏，糊糊塗塗的從煤氣燈晶亮的街道上，回到了店裡，他的夥計，從店堂裡搶了出來，睜着眼睛，嘴脣有些發顫的送上一張字條說：

「又漲十五成，巫老板，真是鬼事！」

巫三清立刻軟癱在藤椅上，張望着自己慘淡的燈光。

四天以後的傍晚，巫三清歸來了，他穿過十字街，到了北大街，街上，還熙熙攘攘着人流，舊店舖十九關了大門，他找到了關老板經營的福元號，只見門上貼着一張足有兩尺長的紅紙，「本店店面正待修理，自本日起停止營業十天，敬希顧客鑒諒。」——他慘笑了一下，回到了店裡。

第二天，巨人似的屋子，仍舊俯瞰着全城，店舖的廣告，仍舊琳瑯滿目，街上穿梭似的人流……小販拋擲着肩負千斤重担似的喊賣聲，走過四明街時，無意的向一張紅紙上的「招租」，瞥上一眼！

一九三八年

鄭惠風先生：請將地址告知，俾便寄奉股票及本刊！——本社發行部

惡狗村主人及其它

(寓言小說)

王靜德

惡狗村主人

在亞細亞洲廣漠平坦的平原上，點綴着無數美麗的村落。

村落裡的人民都是那麼喜愛着寧靜和平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工作的規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訓成了大家理想的政治道德。

春天佈穀，夏天插秧，秋季收穫，冬季成了大家休息快樂的時節，可是，好景不常，人民沉醉在幸福裡的生活給打破了。原來有一批好戰的魔鬼侵入了村落，並且以戰勝者的姿態自封為「主人」。

「主人」的生活是驕侈淫逸的，於是怨怒也就沒有滿足的時候。除了要當地人民完糧納稅外，還加上許多數說不清的「攤派」「特捐」……並且訂立了無數「王法」違背了處以重刑。人民有痛苦，不准呻吟！人民有悲哀，不准哭泣！人民有憤怒，更不准反抗！自然「主人」用了強暴的手段之餘，也想出一套懷柔的政策，要飢餓的人民尊重「禮」「義」「廉」「恥」。要在苦難被剝削和迫害的人民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擁護。換句話說，想叫人民永遠做奴隸。

「主人」將寶座傳給「兒子」，孩子……到後代。雖寶座也會被許多強者你搶我奪的死拚活鬥。而做「主人」的心腸却總是一樣的硬和狠毒。面貌也總是在「慈悲的假面具」後露着猙獰。

人民像在煉獄鍛鍊，帶着腳鍊手鐐在平原是辛酸痛苦的耕作，一年，二年，……十年，廿年，……一百年，一千年。四千年。四千多年來人民漸漸的覺悟了。一部分人民已經將腳鍊手鐐磨斷而懂得開始反抗。於是「主人」惶恐了。用殺戮鎮壓。然而殺戮

並不靈驗，人民的血汗濺着震撼了「主人」的寶座。「主人」急了到外國去乞援，討救兵，抱着「甯送洋人，不予家奴」的宗旨。

外國的流氓！強盜！小偷！乞丐！都欣喜的應「主人」之請而想來發財了。

「主人」將這批外國無業游民編為一個集團，再贈送了一個輝煌的稱號——「惡狗」隊，意思是叫這批東西像惡狗一般勇猛殘忍，要去咬殺人民。

美麗的村落裡成了惡狗們暫時的世界。但是美麗的村落外却潛藏着廣下人民的力量。

打虎

老虎時常在黑夜出沒無常，牠的爪牙也凶殘的「為虎作倀」。

近山居住的老百姓真是被蹂躪透啦，籬笆被踏壞了，雞犬不見了，連笨大的黃牛，也會在牛欄裡失蹤。最近，老虎和牠的牙爪更是變本加厲，開始吃人了，被吃的人連骨頭也沒有發現。……

老百姓們起先的生活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態度，漸漸地改變成忍耐。想祇要不侵犯到人身，就讓牠們去為非作歹罷。却不知道老虎是「得寸進尺」的傢伙，是「慾望無底」的混世魔王。爪牙們更是像蒼蠅和臭虫，見了血死命也不放鬆的。

老百姓在恐怖裡由村長召開一個大會討論如何對付老虎和牠的爪牙們？

在年邁的長老中間主張，在村子的四圍築起高太的圍牆來防護。

可是有幾個青年問：

「要是出圍牆去耕作，不是還有被吃的危險嗎？」

「老虎能夠跳進圍牆裡來的！」

「而且圍牆有一天終會被破壞的。」

結論是長老們的主張行不通。

一些慈悲的老婆婆說：「老虎多作了孽，自己會死的。」

「自己不死，天是有眼睛的，定遭天雷！」

「用些香燭祭祭牠們吧！或者請菩薩幫忙，改改牠們的心。」

自然，這些話都是可笑的，被駁銷了。

中年們的意見是，老虎太利害了，不必去碰牠。先把比較不利害的爪牙除掉，那麼村裡的災殃可以減少些。但是這意見也被青年們反駁了，因為「打蛇必須打在七寸處。」「擒賊必先擒王。」「況且，老虎的爪牙太多。不除老虎，牠的爪牙隨時隨地在加多。」

最後，青年群一致起來擁護「打虎」。大家用自已的鋤頭來武裝。

並且宣誓說：「老虎一天不除，我們一天不得太平，青年們團結起來，先打老虎！後捉老虎的爪牙！」

第二天黎明，打虎的青年群肩着鋤頭出發了。唱着「打虎」歌，聲音嘹亮宏偉地響徹在田野和山林！

一九四九·元旦後

本社為使普遍深入，俾各地愛好文藝的青年，都有閱讀本刊的機會，請本社基本定戶，一人負責介紹一份定戶！

本社發行部啓

新的方向

——理想的追求者十三章——

雪倫

經過了幾條轉彎抹角的小巷子，羅克中找到了那個朋友的住所。

那個朋友是誰呢？原來就是羅克中在輪船上碰見的那位帶眼鏡的瘦個子。他姓鄧，名字却有十來個，但羅克中只記得他同學時叫做鄧鴻賓。

當羅克中進來時，鄧鴻賓拿着一大疊信件，正打算走出去。

「老羅，你來得正好！」鄧鴻賓伸出手來說：「我以為你不來呢，我打算出去了。」

「對不起，我來遲了。」羅克中擺着他的手說。「現在三點半了，老羅，遵守時間，是工作上頂重要的。」

「是的，因為別的事情，耽誤了一些時間。」羅克中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唉，這是中國人的毛病，事情總是亂七八糟，不分配時間，沒有計劃，沒有秩序。」鄧鴻賓的話，愈說愈嚴肅，使羅克中更加覺得難為情。

「現在，你打算到那裏去？」羅克中只得問道。

「我打算去發發郵件，和找一兩個人。老羅，事情便這樣決定吧，我後天到市去，你和我一道走好了。在那裏，三天之內，你便可以得到應做的工作。可是，我們現在走的是艱苦的路，工作是麻煩的，你覺得怎麼樣呢？」鄧鴻賓注視着羅克中說。

「我已對你說過，我渴望着過新的生活，工作麻煩，我是不怕的。可是，後天這樣快？」羅克中心裏焦灼地說。

「怎麼樣呢，又有別的事嗎？」鄧鴻賓微微一笑說。

「時間上，未免太匆忙了。老羅，可以遲一兩天嗎？」羅克中以懇求的眼光望着鄧鴻賓說。

「工作是不能開玩笑的。老羅，你怎麼說是不脫婆婆媽媽的脾氣？」

「後天早上走呢，還是下午走？」

「你後天早上七點鐘到我這裏來，可不要再給別的事情阻礙了時間，老羅，你應該把在舊社會裏染來的惡習慣，改革一下！」

「是的。我要學習，我相信在新的陣營裏，我會把自己的一切舊有的習慣革除的。」

「那末，就這樣吧，我明天在這裏等你。」鄧鴻賓一面說，一面便和羅克中出門來。

和鄧鴻賓分了手，羅克中心裏沉甸甸的，充滿着憂喜交集的滋味。喜的是他找到了新的方向，他就要過一種嶄新的生活。憂的是走的時候這樣匆迫，竟不容許他等待吳月雲畢業，甚至不容許他有充裕的時間，和剛剛回過心來的吳月雲，多過一些愉快的日子。還有余婉貞，也是使他掛慮的，雖然他已經給她安排好了以後的去路，但他也會經使她從一個幻想的塔裏跌下來。他走了之後，她會怎樣的難過呢？

羅克中本來打算回周瓊那裏去，但一想到表妹，又覺得應該去看看她，便搭了公共汽車，趕到博愛醫院來。但他撲了一個空，余婉貞出去了。

她到那裏去了呢？羅克中心裏想：莫非我來找她，她却去找我嗎？於是他又折回自己的住所來。

他往林二小姐房裏一看，果然余婉貞坐在那裡。似乎剛剛談論過什麼傷心的事，兩個女人相對着歎氣，林二小姐的憂鬱病，好像余婉貞也感染到一些了。

「羅先生，你回來了……」林二小姐露着一個寂寞的笑容說。

「是的。表妹，原來你在這裡，我剛剛到醫院裡找你來呢。」羅克中點點頭後，便向着余婉貞說。

「我來了這裏大半天了，怎麼却沒有看見你呢？」余婉貞心裡奇怪地說。

「我一早便到一個朋友家裡去了，從朋友家裡出來，我才去找你的。」羅克中說。

「沒有什麼事吧？」余婉貞問。

「因為我後天要跟那朋友到N市去，所以特地向你告別的。」

「哦……」余婉貞沒有話說。

「怎麼？羅先生，你要走嗎？」林二小姐也覺得這消息有點突兀。

「是的，我要走了。我要去走一條新的道路。」羅克中眼睛望着窗外的一叢美人蕉說。

「新的道路」！這句話像一道電光，在余婉貞心頭一閃，但却使她感到懷愁和惶惑。她想起在鄉的時候，怎樣渴望着要走一條新的路呵！她終於跟着表哥，走到這裡來了。但這一條新的道路，却使她走上了愛的懸崖。現在，表哥又要去走他的新的道路了，而她呢，却將被遺忘在這可怕的懸崖上。想到這一點，余婉貞覺得在自己面前，是一片黑暗。然而，表哥的新的道路，是怎樣的道路呢？他所說的朋友，是什麼朋友呢？莫非就是吳月雲嗎？莫非表哥要和吳月雲走了嗎？

一連串的問題，使得余婉貞滿頭迷霧，她想對羅克中說些什麼，但又不知從那裡說起，她終於禁不住流起淚來，拿手巾掩着眼睛哭泣。

「表妹，我走了，不久，你就會習慣的。你那裡同學多，也不會寂寞。以後，我會常常寫信給你。」羅克中黯然說道：「還有林二小姐，也可以關照你。」

「羅先生，做工作什麼地方也一樣，何必去N市這麼遠呢？」林二小姐說。

「不是這麼說，二小姐。人要活得有價值，便要有理想，否則，人和動物有什麼分別呢？有理想

，便要為那個理想奮鬥，為那個理想工作！我為了一個理想，不能不走……」羅克中興奮起來說。

「什麼是你的理想？羅先生，可以說給我聽聽嗎？」林二小姐的冷峻的石膏像似的臉上，又掛上了一絲神秘的凄涼的笑影。

「我的理想嗎？二小姐，這幾年來，我做的都是新聞工作，起初，我不過希望做一個自由的新聞記者，說我應該說的，寫我應該寫的，這樣來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自己一點微小的力量。這本來不算得什麼崇高的理想，可是，一年來的事實，証明了我連我這樣的一點希望，也不能達到。於是我明白了，在一個不合理的社會裡面，在黑暗和腐敗的勢力，統制着的社會裡面，一個有良心的人的正當當的希望，是不會有結果的。然而，我因此也有了一個新的理想——改革這個腐舊社會的理想。我知道，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做着這工作，而我要去參加的，也就是這工作！」羅克中愈說愈熱烈，竟有點像在演講了。

余婉貞停止了哭泣，却抬起頭來問道：

「表哥！我可以參加這工作嗎？」

「你……」羅克中沒提防到余婉貞會突然這樣的問。心裡吃驚地說：「你當然也可以。這工作，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可以參加的，你可以，林二小姐也可以。」

「我也可以？」林二小姐的蒼白的面容，彷彿閃過一道光亮，但很快的，又給陰暗的愁雲籠上了。她搖搖頭，以一種低微的歎息似的聲音說：「我一切都過去了，過去了，過去了……」

「表哥，我跟你一道走。」余婉貞以一種勇敢而堅決的口氣說，這句話，使林二小姐也覺得有點驚訝。

「表妹，你還是先讀完護士班再說吧。」羅克中溫和地安慰她說：「你要參加，隨時都可以的。但目前，我的工作也還沒有分配好，怎樣同着去呢？你安心在這裏讀書，等我和那位朋友，到了N市

後，再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吧，那時候，你要來，也就不成問題了。」

「哦……」余婉貞又把頭低下去。

「你那朋友是誰呢？是吳小姐嗎？」林二小姐替余婉貞說出心裏的疑問。

「那位朋友是姓鄧的。」羅克中連忙說道：「表妹，你還記得嗎？就是那天輪船靠岸時候，我和他說話的，那位帶眼鏡的瘦個子！」

「唔！記得……」余婉貞茫然地點點頭，接着問道：「你後天什麼時候走呢？」

「他約我早上七點鐘，也許我明天晚上，便到他那裏住夜了。」

「搭船呢，還是搭車？」

「這個，我也還沒弄清楚，他只說七點鐘在他家裏等我。表妹，你不必來送行了，我們之間，用不着客氣，到了N市，我一定立即寫信給你。」

「哦……」余婉貞的心頭，又感到一陣酸辛。天色漸漸陰暗下來，時間又迫近黃昏了。

余婉貞起身告辭，羅克中送着她出去，又囑咐了一些日常生活應怎樣保重的話。然而，羅克中多一句關心的話，余婉貞却多一分悽苦的傷感。她想：表哥從此離開她了，表哥的愛，也將從此完全失去了。

望着余婉貞的背影，羅克中也生出了一種無名的悵惘。只見余婉貞走了幾步，又回頭看着他！他的心，像有什麼東西咬着的傷痛了。

他呆呆地站着，余婉貞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消失了。但忽然，有一人在他的背後說道：

「老羅，是什麼呀！」

「呵……」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孫仲章。

「怎麼，你的路選擇好了嗎？」孫仲章攬着他的手說。

「你呢，仲章？」羅克中反問道。一面拉着孫仲章，回自己房裏來。

「我？三日刊辦不成了。這個年頭，有錢的，

誰高興辦文化事業，沒錢的，却又有心無力，我跑了幾天，都是碰的釘子！」孫仲章不勝慨歎地說。

「那末，打算怎樣？」

「我沒有什麼打算，在這樣的社會裏頭，也簡直無從打算。天生我才必有用，這才活見鬼呢！」

「仲章，你灰心起來了？」

「不是灰心。我不過恨這個社會！我有知識，有能力，可是沒有用處！」

「也不見得。仲章，還是回強民報去……」羅克中故意拿這話來激他。

「回強民報？老羅，你是開玩笑的吧？如果我願意把我的知識，將我的靈魂，出賣給無恥的傢伙，也就不一定要在強民報了。」孫仲章憤憤地說。

「仲章，你個子小小，倒有一副堅硬的骨頭，要得，要得！」羅克中拍拍孫仲章說。

「老羅，你決定了什麼方向沒有？」

「決定了。」羅克中點點頭說：「不但決定，而且後天就要走了。」

「後天就走，到什麼地方去？」孫仲章幾乎跳起來般說。

「羅克中把去N市事情，告訴了他。

「老羅，我可以一道去嗎？」孫仲章懇切地望着羅克中說。

「明天晚上，我和你去找那位朋友談談，我相信是不成問題的。凡是愛真理的人，都必然可以，而且應該走上自由的道路！」

「好極了，好極了！老羅，明晚幾點鐘，我和你去找那位朋友？」孫仲章非常高興的說。

「就這個時分吧。」羅克中起身來說：「你還有別的事嗎？我想出去一下……」

「沒有別的事了。就這樣吧，老羅，明晚我來找你。」

「好的，好的……」

孫仲章走後，羅克中鎖上房門又匆匆忙忙的往周瓊芳家裏，找吳月雲去了。

林中彈嘯

——逸雜錄記——

韋集

我們——
要來保衛人民
守着這條戰線

一九四四年冬，從現在倒算回去，已經是四年以前的事了！有着秀麗的山水給文化人留連徘徊的文化城桂林，已在敵人的鐵掌下變成了一塊稀爛荒涼的土地。悠然的相思江已失去了詩人在岸畔躑躅的時候那樣的寧靜。浮泛着在英勇的戰鬥中掙入江中射血的屍體。腫脹，霉爛。血給激盪的水流衝淡了。清晰的綠波變成了紅濁的雜色。偶爾可以看到一塊塊黝黑的血團在波流高低間起伏。江岸沒有以前那樣閒靜的景色。有的是憤怒和復仇切齒恨。戰爭的砲火推毀了高樓和大廈，民房和小屋。以前從這頭看不到前邊的岩石和樹木。如今，視線並不受任何障礙物的阻攔，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這一值得到文化榮譽的城市，遭受了無可補償的損失和駭聞的推毀。

這是我一個老鄉，最後撤出桂林時所見的景象。以沉重和痛恨的語調為我講述。

敵人從衡陽會戰得到了嚴重的教訓。在想要使廣西全部陷入他的魔掌裏已不再那麼愚昧的狂妄的以主力直搗桂林。而我們，都集中了相當大的兵力準備在一系列刀劍似的峯巒間迎擊敵人。這給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都落了空。多少有點似法國在德國入侵的時候那條出名的馬奇諾防線。不想德國放棄了正面的接觸，轉而製造破壞比利時的中立繞道乘虛而入。不管狡黠的敵人是否摹擬他盟友的故技，我們也用不着問那時桂林有沒有鞏固的防線。敵人採用包抄的戰術竟然給他以外快捷的成功，他們也會驚奇吧！偌大的一個廣西輕輕地給他取了！比諸已往他在長沙和衡陽會戰所受到的痛擊，他不自豪武士道的英勇！

渡過了清晰的湘桂邊界黃沙河，敵人直下靈川。這是離桂林僅數十華里北面的一個縣份。到這裡直覺一點的誰都會以為桂林大戰已迫在眉睫。但事實的展開並沒有像人們臆測的發展下去。敵人却輕輕的轉過一筆，給予萬個閃爍懼怖和仇恨眼光的人寶關子，竄向桂林西北的義寧去了。不久便竄食了百壽，中渡，柳城，進襲柳州。敵人另一路的進兵是在桂林之南：從桂東北邊境龍虎關，入恭城，平樂，過荔浦，榴江，到雒容再沿鐵路直攻柳州。與北來的日軍彼此呼應夾攻。實現了敵人奪取廣西心臟的夢幻。超越桂林兩西進！戰術的不同顯出了戰爭的巧妙，桂林已是囊中物，囊中物！完

全成爲一座孤城。所以在那兒亦經過三十六小時劇烈的戰鬥便易手！日子是十一月十日。這期間敵人使用過毒氣。桂林頂出名的名勝之一的七星岩內壯烈犧牲了不知多少戰士和馬匹！我們慘重的損失並沒有換取相當的代價？這可是可恨的。第二天柳州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敵人在那裡會合了大軍又繼續西進，依鐵路進窺貴州。宜山，南丹，都給瘋狂地掃蕩了。再而直上獨山，都勻，貴陽騷亂得像一個就要陷落城市的前夕。四川已是敵人垂涎的香物了。我們國家確已遭遇了更大的考驗和空前的苦難！敵人破竹般的攻勢驚撼了全中華的兒女。

敵人在南路進襲廣西中的一個重要據點，是桂林南面約九十里處的荔浦。在地圖上我們很明顯的看到那是一個公路的交叉點。從那裏往南走四十公里許便是具有歷史性的蒙山。太平天國洪秀全在那裡開始定國號，天王並下詔分封五王。這便是荔濠公里所經大站之一。那時祇通車到蒙山，在那裡以下到濠江的一段因戰事尚未築好。再下換輪到梧州。所以這條公路是桂林到廣州的主要路線。荔浦往北是桂林，南進柳州。桂柳段鐵路未建築時是桂柳間唯一交通綫。東往可達贛藏豐富的八步。敵人看中了這交通樞紐，便駐以重兵。要使這重要據點得到安全，自然得分兵到外圍圍去駐紮。蒙山便給浩蕩蕩的敵軍拿下了。

在德古冲七姨丈那裡度過了舊曆新年，已經是陽曆二月份。山間光禿禿極上的鱗苞已現出紅肥，我已得着春來的消息。敵人在冬季裡的營伏像冬眠在田間土洞的蟒蛇。人們在驚悸之餘，還能平安的送走一年的歲尾。雖然比不上往日的歡愉：大塊肉，大碗酒，孩子們的新衣裳，門外的春聯，活像蜈蚣的紅炮仗劈拍聲。這些，在那時候只能是甜蜜的回憶和末末的憧憬。兵慌馬亂的街頭，誰都會默禱着上天：平安就是福。田園蕪野了，有人力不勝長不出金黃的穀粒和瓜菓來。在山間，人們跨過了嚴寒的冬。

不久，敵人像春雷驚醒了的大蟒蠢蠢的活躍了！一隊隊戴着尖黃帽矮得不成樣子的獸軍蛇行在豐沃的土地上劫掠着每一個村落。離我們約二哩東邊河岸的那面的村莊首先遭到了不幸！從山上牽回的耕牛，地窖下掘起的穀物和雜糧，一些值錢的東西，和一皇軍心所愛的菸葉、糯米和槐糖。比這更不幸的是亂槍飛射之下死的良善農民；稍有幾分姿色的青年女人，被夾在馬背上嘻嘻哈哈的作樂去了！低矮的農舍和平房冒上火舌。待敵人走了方從走遠的山脚跑着回來灌救時，只騰燒紅了的歪斜土牆，和焦黑的樑木。村中常

綠樹的上空還停留瀟瀟着黑烟，美麗的農村變成了一堆堆餘燼，空洞的曠野交混着女人傷心的號哭和老年人的嘆息！

從一個新歲的開始，我們在每隔十數天便可以聽到敵人的六五槍聲在德古冲四週鄰近的村子裡昇起。這樣不安的時日父親耽心着會出亂子，於是又趕緊收拾打點上巴勒去。

戰事還在湘南拖沓的時候，縣裏各鄉底農民已組織成一支支自衛的隊伍。集中繳放下扁擔、鋤頭堅實的青年伙子實行軍事訓練，各自保衛着每一鄉稔熟的田野。新墟的隊伍駐紮在距離墟上約十多里峻嶺山脚的小村裡。敵人就在墟背自劃出的幾間屋子圍裡。墟的前面橫着一條桂東南的荔濠公路。由此可以窺見新墟在戰略上所處地位的重要了。

自衛隊只注重偷襲和側擊，這完全是受了舊式的槍枝和隊伍缺少訓練的限制，無法在正面和敵人的主力發生規模的殲滅戰和殊死的鬥爭。這是在敵人取得了荔濠想鞏固他的外圍而南下蒙山途中發生的戰役中證實了。低能的武器和喪盡天良的嚮導給敵人以很大的便利，自衛隊在那一次戰役中總算盡了職責。在無可奈何下只有閃開讓敵人暫時佔有我們的出地，等候着給敵人以痛擊的時機。這一支人民的隊伍潛伏着，一個精幹的隊長領導下在不利的時候決不作任何魯莽的舉動，去消耗我們的實力，喪失了我們的兄弟。

他和我們家裏很有交誼。這自然是和父親的關係。年紀在四十三歲左右，一個界為清健的標準身材。一望便知道他是個有作為的中年人。走路的時候一步一步的很穩實，不緩慢。毫無匆忙紛亂的步伐，有着間諜一樣的沉着老練。這是他的遠觀。近看在一張微黑的橢圓臉上嵌着一雙有神的眼晴，稍嫌深陷。雖然有了一把年紀，却還有着小孩子們的活潑。黑眼珠很少固定在眼眶的中點，上下左右的翻動着，這很顯出他的才智。遺憾的是天花給他們撒滿了一輪的麻點，細視斑斑駁駁。好在那不是大粒的麻，而且是稀稀疏疏的。祇有這些是沈西建的特別外表。其他的描繪是嫌重複了的，因為都和一般人沒有過大的分別。

在我們重上巴勒之前，又接到沈西建催我到他那裡去料理文牘之類工作的信。這說來已是第三封了！父親笑着問我的意思。這倒沒有什麼。以前只是就心着敵人滋擾的時候逃難的問題。他們再回到天險的巴勒就放心多了。敵人在縣屬各地擄去的糧食，大部北運上荔濠以接濟他地敵軍糧草的不足。他們勢力所及的地方便是糧餉的主要來源。正配合着他們「以戰養戰」的口號。運輸的主要交通工具，因為各處橋樑已於事先徹底破壞，一時間無法修復。汽車在那裡已失却了效能。祇有以大隊的馬車代替。在較高的山頭，可以看到長列的馬車過處，尾後揚起黃漫漫的塵烟。一些雜色的東西映入我們的眼簾，都是從老百姓手中搶去的東西：白色的棉被，各色的衣物，連

稍馬值點鐘的面盆及各種器皿都發焚地攫奪了去。充分的表現出他島國民性的私慾無厭。

我們眼看到人民的東西一批批的被運走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自己富饒的土地，豈容他人蹂躪衝撞？讓牠擱着長着野草。人民走遠的逃避到崇山峻嶺上吃着搬出來僅存的穀物種子。沒有生產，祇有消耗！他們的心是怎樣的焦急和難熬！饑餓的日子一天天和他們接近，愁苦的張望着山下一片平曠的灰色田野。

我們派出的探子巧妙地得到在敵人南下的馬車隊中運送着大批槍枝和子彈，軍裝和其他軍用品。這些都是我們隊伍所缺少和渴望的。我們的時機到了。埋伏了許久的健矯身軀要一展他們的技藝。拿出舊小說裏那打劫糧草的手段去完成我們的任務。每一個精力充沛的戰士都在幻想那時候怎樣處理他們底獵獲品。我們大半數是年青的，超過了三十五歲的就絕少。和我一樣因戰事被迫輟學的也有好幾個。大家全沒半點在戰場上的經驗！單憑着臨時從隊長和幾個曾在軍界裏混過一些日子的中年人那裏學來的簡單，射擊的簡畧課程。有空也翻翻孫子十三篇。我們像在應付考試似的檢閱着。到底還是學生啊！雖然我知道這和沒有看差不多。經驗不是從書本上積累起來的。我們絕不能想像和兵法裡面的字條去戰勝敵人。但我們只希望有一天會使敵人在學得來的妙計中受困，潰敗，殺他片甲不回。戰爭雖然是凶惡的，殘毒的；但在我們從沒有經過的人看來是新鮮的。希望早日去體驗戰鬥給予我們真實的感受。

和敵人的正規軍較量起來，我們的力量自然是單薄的。但我們決不讓這種事前的臆度來取消所決定的計劃。以一顆必勝的信心去克服懦弱的心。否則會真正的失敗在敵人威猛的軍火下。我們堅定。儘量去回憶小說中描繪的東北義勇軍所立下的功績；白山黑水間活躍着傳奇式人物的小白龍。我們無法在平野的地方互相列陣展開鬥爭。惟有以出其不意的突擊去獲得豐滿的效果。

村外四周並不怎樣烏黑，當我推開了靠東邊牆上櫃子的木門。只是風特別大！虎虎的一陣陣橫掃着這已經顛抖了的空曠的田野。要是在南國海邊，這個節令的晚上一定黑得難以分辨方向。在這接近桂林的縣份受到了那裡邊來的寒流已是雪花滿天。地面厚厚的積着一層五六寸的雪層。閃射着銀白色的光芒，減少了夜的濃黑氣氛。

雞在屋角輕輕地啼過一遍，時候已經不早。屋內顯得很忙亂，失掉了兩個月來的寧謐。各人檢視自己槍內各種零件。撥動的時候機件的磨擦聲很大。隊長連忙用沈定的眼色制止。在腰間圍定了皮革或的布造彈囊。這以外我

們不準備多帶一點什麼。造飯的同志已燒好了熱汽蒸騰的菜飯。還每個人給溫了一大碗的白乾。特為我們趕趕寒氣。鎮定我們這一顆初上火綫的各種複雜的想像。也許是有些過於興奮的顫抖吧！有些好酒量的一碗是太少了。我也勉力在隊長叫乾杯的時候喝下大半碗。餘下的我給了一個坐在對面喝得最快的傢伙。他驚喜的又得了小半碗。

在吃了個半飽的時候，隊長沈西建向我們說了扼要的話：

「請位，我們的戰鬥決定在明天！他的聲音比平常還要堅定。面上的表情猶如石膏塑像一樣固定的嚴肅。目光環顧着每桌上共二十三個兄弟。」我知道，除了十多個有着良好的火線上真實的經驗外，其餘的是有了學識，或連學識也欠缺的只會打槍。我們實際的情形是這樣，行動更應審慎，不可孟浪。為了完成理想每一個人都要服從我的指揮。這是我說的第一點。」

因為這是出發前的談話，無疑是放下碗傾聽的或一面在夾菜吃飯的，每個人都聽入了每一個字。屋內除了隊長稍微抑揚的聲浪外，沒有什麼響動，風還在不放聲的吹着——但似乎誰也沒有留意到。

「為了有利於我們，在進軍或埋伏的時候不許任何人交談，這雖然簡單，却極容易在未解決敵人之前完全暴露了我們的陣地。而牽連到整個作戰計劃的最終目的。為了戰鬥，我們都應忍受你們所忽略了。在敵人經過槍口所瞄準的目標地，不能有所激動首先發槍。這和不能談話一樣的需要我們牢記。青年人的動作最容易滲雜入感情的成份。你們應該是心要火熱，頭腦宜冷靜。這對於目前就要到來的行動更應如是。你們只要好好的將自身掩藏得和周圍的自然物一樣不易為敵人察覺；而是在察覺敵人。在發現被獵物的時候最好不要太緊張，否則會招致一種不聽從神經中樞指揮的行動。一方面你們要留意到我，這是在你發現了敵人的先頭部隊的瞬間。我一揚手，就是時候了……」。

沿着一座濃密無盡的松林的邊緣進行着一列黑色的人影。在反光的雪地里距離他們三百步脚的地方極容易給機警的對手發現。他們髣髴都注意到這是無可補救的缺憾，盡力避免在白色的雪地上穿過。朝着松木影子下去走。讓鬚影和他們黑色的衣服混在一起。大約是黎明前一小時左右，從他們連蹤帶跳急速的腳步，可以猜想他們是準備在某一個時刻趕到目的地，將願望變為事實。

分水界是荔浦與蒙山間的荒涼山峽。荔濛公路像一條水蛇繞圓的身軀圍繞着峻嶺的山脚向前伸去。離貓兒塘約三公里。再往下走八公里便是敵人駐守的新墟。這條長約四公里的山峽古往今來有着可怖的剝奪劫掠的故事在流傳着。更有繪影繪形驚心動魄的僥倖加濃了牠陰森和恐怖。公路未開築之前

僅是一條羊腸小路，兩旁雜地長着高過人頭的狹長的黃茅。山間一聲聲怪鳴的野鳥。可能在一陣沁人心肺的風蕩過後斜刺裡竄出一頭吊睛白額虎。單身的過路客人雖能幸免於綠林之手，或許被大蟲嚼碎了去。當成羣的客人刀槍閃耀的走過時偶爾看見一兩片不知是人類上那一部份的殘肉。血漬着磷燭的亂石和草尖。可以指出大蟲在什麼地方拖走了那駭暈了的單身客。如今雖然公路開了，當老年人暇時為那些怯情的女人講述時，往往使她們尖叫起來。但一切過份神秘的傳聞都給頻繁的汽車碾淡了。亂年荒月，打從那兒走過還得提心吊胆，賊心着什麼！在戰時高踞山頭便是最難得的優越陣地。

除了杉木林和雜木林，大部份種着肥矮的茶子樹。比人還高一二尺。茶油是這兒主要的產出品。此外還有芋藤和軟油油的粘米。

接近平明時份的北風特別疾勁。長大的森林響出了夜半潮水碰擊一樣的清聲。呼！呼！……呵！……呼！呼！呼！呼！我們雖然穿上了够足的重甸衣服，也不免寒顫着身子。酒醉了似的無法保持整個身體的平衡。

這時候，我們已依照了原定計劃散落的分散在不同的地點。再而找尋掩藏着自已每一部份的障礙物。可能是一個突出地面奇石的背後；一棵千年古樹的樹根；前面隆起後面低陷下去的小坑。都是隨着自己的眼光去選擇。架好七九槍。一挺捷克式的輕機——我們唯一的寵兒，希望的寄托。由隊長安放在一叢茂盛而枯萎了的黃草後面。從縫隙間可以清楚地看到山灣轉出來的公路上任何響動；也可集中目力注視隱沒林後的一段路面。他俯臥下來的地方是一團粗獷的亂石下面不太深的窪地。我們守着下面灰黃色的大路。儘管敵人是如何狡猾也難以偵出他的敵方正如情人一樣渴念着他。特別為他們備下一串串土產的紅葡萄酒。讓他們一向喝慣了人血，嘗膩了人血的傢伙吃下易於消化。不過那還得看他們的福氣。

天已經大亮了。公路那邊不規定的林頂鼻鼻地冒上一絲絲微弱的霧氣。風的威力比昨夜和緩得多了。因為是早上，氣候特別寒冷。顯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膚凍硬得像一枚剛熟的蘋果色。我想該是零度了吧！體內呼出的熱氣在外間的低氣溫下凝成兩件白練似的直線。比吸紙烟噴出來的白烟還要美麗。時間一分一秒的滑過。手臂和腿部麻痺得像失去了知覺的癱瘓的人。盡力抽搐可能惹起一陣痙攣。我害怕在獵的沒有到之前我已失却了作戰的能力。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兄弟中最懦弱的一員！一個英勇鬥爭中毫無勁力的小卒！

這一役就是以後無數次輝煌戰績中的開始吧！腦筋中曾經這樣想過。實際上那時還未接觸到戰爭，或許就是戰爭前的幾秒鐘。這第一次啊！我記着，內心的複雜，混亂完全是受當前的事的控制着。那一種無法寫出的微妙感覺我想把它比喻作最走紅的雞尾酒。正像飲了雞尾酒的人一樣不能為人

說出它真正怎樣的味兒。那一顆心有着千萬種的情欲糊混揉合一堆：等待，興奮，恐懼，苦澀，焦急，愉快，新奇……我找不出兩個妥貼的詞句表達那時心頭所感受的。

我們埋伏的正是一山成材了的杉木林。左邊另一個山頭也是黑壓壓的杉樹。右邊伸展開去全是茶子叢。這時公路在我們面前作一新月形的半橢圓。南北兩頭形成了頗為狹窄的隘口。我們目光所及的地方也可比擬作一個牛奶瓶，這個地方是隊長實地踏勘而預先選定的。我們在地勢上佔了極優越的地位。

樹枝大多給厚重的積雪壓彎了身子。風響處不時飄落雪塊。到地面破碎了又滑到山坡下面。有時從林背傳來更大的枝頭雪聲響起的嘩啦聲，心頭不禁引起一陣驚悸。恐怕出了什麼岔子！由一個察察清楚了兄弟擺動着手，暗示並沒有意外的發生。灰板板的天空重又陷入墓地一樣的靜寂。我們擠聚了一切想念——其實我們絕沒有一秒時間容許顧念到戰鬥以外的事。呼吸比平時加速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希望能夠比往常明亮，去伺候敵人。山下面可算是獵人安排下來的陷阱，那些黃色的野物是毫不猶豫的走入我們火力箝制下的彘形陣地。我喜歡看到他們最後掙扎的窘態。

一陣子有力的寒風從北方送來了一個奇異的音響：轆轤轆……沈濁地隱隱傳到耳鼓裡。似乎每個人都聽到了把頭仰着。多吸引人的聲音啊！雖然那是那樣低微，甚至在林濤的澎湃中又中斷了。但它比什麼都容易佔有整個緊湊的腦袋。像一片比金剛鑽還要堅硬的東西擦撥着扣緊的心弦。我感到腦筋有點暈眩，的確這樣，過了十多秒鐘，便又恢復原來的鎮定。又是隔得一個時候再也聽不到那富於誘惑力的音響，風已停吹。

傾聽，目語，手勢，我們交換着彼此得來的「消息」和單獨的觸覺。風又一陣緊驟一陣的吹了！時間的增長，那空闊特有的響動也便正比例的加重。

轆轤轆……轆轤轆……

轆轤！接連三輛搖蕩的馬車跌入眼簾。鏗鏘的馬蹄混雜在更大的輪聲裡面，馬顯得十分疲憊地沈着頭，艱困地抬舉着短小的步伐，車子遲滯的移動着，有着太平時日安閒的樣子。敵人絲毫沒有發覺他們正馳騁於死亡的邊緣。一步步投向我們的陷阱。也就是說我們的勝利一秒秒的接近。我們的心境只有自己纔體會得真切。

跟着一輛輛的尾隨着，他們沒有取着一定的距離，有的並肩齊走，或者接踵的連繫着，有些竟遠離十多步，散散落落。一堆堆的高聲的東西在各種偽裝下組成一個個大餛飩。那裡面正是我們心愛的了。

如今，牠們像案上的玩具一樣完全噤聲無餘：一共是十八輛。靜靜地走。他們也沈沈呆坐在車上，不交談什麼。偶然也環顧周圍沉重的山嶺。是欣賞？還是偵察？但那矜持的氣態是看不出這裡這地的主人在暗中對他們有所不利。

格格格……格格格……

隊長沈沈的手一揚過後輕機在震憾地叫號着。這在他得力的助手發出第一響之後我們的步槍響應着。有着「聖手」運號的助手的第二響證實了他的技能。第一輛馬車上的矮東瓜應彈而倒。敵人馬上顯出慌亂的騷動，急速地分散着。並發出含糊的呼叫。滾下車來伏着地倉皇地向我們還擊。數分鐘之後事實證明是無法向我們抗拒。驚駭得向公路兩頭狂奔，嘶叫！有幾匹馬中彈倒下。我們的槍口極力瞄正每一個被獵物。敵人忙亂匆急射上来的子彈只有將這戰場燙得更熱鬧，在我們上下左右呼嘯着。完全失去了它底效用。從不達到它們主人的心願。這對於他們的敵人很顯然的沒有貽誤的餘地。他們極機警地將那比他們還高許多的馬車推倒來掩護自己。有的竟靈巧的有一馬屍為他們作多一層的保護。他們的總數是約算五十多個。三挺猛烈的輕機織成冬底晨光底交響曲。

敵人受傷後的呼喊；死亡前最後掙扎的慘叫。敵人說不定就在這一瞬間完全為我們所潰敗。或許他們也深深地感覺到這平坦的地面是他失敗的主因。祇要還有一線希望，他們都想轉移到有利的據點。

正如一個沒頂的人對於一望無邊浩瀚的海，看不到土地和帆影。在他瀕於死亡的時候也毫不量力的向水面亂竄。我們的敵人就是這樣吧！他們大聲的說着什麼之後，祇剩下三份之一的一窩蜂向我們陣地擁來。這出於意料的動作，使我們突然陷入極危險的境界。我們的隊長準確地用連發的子彈解決了兩個敵人。

「衝啊！……」他們的嗥呀聲似乎這樣叫。

他們的行動是我們射擊目標的擴大。發彈也容易中的。一個，兩個……！的栽倒下來。但是最後的十多個仍不願死的向上爬行。我們俯臥的身子也迅速轉移了陣地。他們中彈了的像東瓜一樣在平滑的雪面滾下山坑。鮮紅的血在銀白色上面畫了無數點線。有的過於慌亂在油滑的雪上掉下山去。突然左邊出現了一個黃色的影子，在一個兄弟叫張幹的側面對他開射。張幹那時正對着一個向上的敵人發放。完全沒留意到正在受人暗算。當他高強的槍法射倒了他的目標後一秒鐘。他的腿上着了傷，「啊呀！」一聲拋掉了槍，痛苦地倒下！接着同一方向又出現三個敵人，或許就是僅存的三個了？殘餘知命的已向北面公路竄去。騎在嚇瘋了的馬上跑了。

我們已不容許去對付狼狽奔跑的敵人，一致的向四個黃色的影子周旋。他們，實際上也太不量力了！我敢說幾個是敵索拜他們的武士道精神。不怕死？不覺問，我們又一個兄弟受傷了！這是一個殘忍的戰爭裏面免不了的吧！當四個中的一個轉過一株大松樹後邊向另一個兄弟突擊的時候，而沈隊長正在他的右側面「嘯！」的一槍便沒用了。其餘二個還在急遽的閃縮在大樹後面和我們進行捉迷藏似的戰鬥。雖然外面已經很光亮了，但林頂稠密的橫豎伸展的枝葉遮攔了灰濛的光線。被雪壓得歪斜的枝幹交織的葉子更密。林內矗立粗大的樹幹像綠河吊樓人家的樓柱，一排排，一列列。祇可以看到人行動的黑影。要不是敵人披著深黃色的服著是極不易與我們分辨！在那樣的環境下很難消滅對方！

我們的槍聲很密。敵人在樹幹中穿插著向我們的還擊。林頂上厚厚的積雪有時被子彈擊落，增加了這幽暗的戰場恐怖的气氛。我們向他們作半月形的包圍。沈隊長更身先士卒矯健的在樹幹中往來轟擊，對方的影子也極狡猾地儘力回避，還擊。

「沙沙！沙沙！」跟著這聲音我們看到隊長沈西建不知在什麼時候滑倒，從雪面上滾下敵人勢力所及的範圍去了！

這好像是他正想從一棵較小的杉木旁轉入相距約三尺遠左下方另一棵老大的樹幹後面以便更有利地打擊敵人。那是一塊傾斜得很厲害鋪上一層雪片的斜坡地，當他前腳還沒有踏穩的時候，給後腳前進的力量使他整個身軀無法站定。在沒有摩擦力發生的地上滾向下方！

這突然而來的意外，倒使敵人吃了一驚！以為是我們一種飛躍的神技。拔腳走過兩棵樹幹，待他們應清楚這不外是利於他的滑倒。其中一個大約是子彈還沒有來得及上膛，狠狠地晃著槍尾閃光的刺刀竄了過去。他那旋風式的快捷使相距百多步腳的我們難以搶救。正在槍托朝天，刀尖向下的一瞬間奇蹟發生了。

「砰！」的又是一個沒有什麼特異的槍聲起處，敵人的右胸已經投入一顆「紅葡萄」。他的動作一忽間成爲固定狀態，接著軟縮着栽倒。那有著刺刀的槍桿無力地脫離了他的手中。想殺害對方的刀尖却刺入了他的小腹。

那個解救的槍聲從張幹的手中發出。他雖受了傷，但不很重。在痛楚的暈倒中轉輾翻滾到接近敵人不遠的土坑裡。因爲林內很黑，注意已完全集中於敵我的鬥爭中。他的存在已完全爲雙方忘却了！他傷的是右邊接近關節的小腿，暫時的暈厥已經清醒過來。血還從傷口中不斷地流出。但他沒有覺察，祇是感到缺乏去和敵人周旋的能力。他的槍在滾動的時候還抱在懷內。「武器在鬥爭中和生命一樣的重要」他記着。所以在痛楚的時候還不知丟掉。在距離他十步左右敵人的舉動完全看在他眼裏。想不到他竟能發出神奇的一槍。誰也不會知道奇蹟是由敵人附近發生的。祇以爲敵人在我們密發的亂槍

中送掉性命。

就在敵人近乎「剖腹」的死亡之後。沈西建已經靈活地從地面來一個「鯉魚翻身」的跳躍。眼睜睜才就要撲掉在他手裏的敵人已不濟事，也不想在他們拘禁的五短身材上再加上波浪的報復。圓活的眼睛迅速地去找尋其餘兩個敵人。我們被這驚險的場面集中的注意力也轉移到對方僅存的兩個夥伴。他們還是倔強地應付我們不放緊的追擊。爲了要避免無謂的犧牲不打算直接去擒拿，讓他們在我們的「紅葡萄」招待下回老家去。

槍聲啞啞的蛇舌一樣在暗中劃着尖紅的弧形。樹林太密了，子彈往往無法到達目的而穿入木材裏，或再而掉下地面。敵人這時已失去了以前的鎮定和奢望的信心，不再在樹後支持二秒鐘便閃電式的轉向下方的另一障礙物。也不還擊，且躲且走。

一忽兒他們中之一個像酒瓶似的橫倒了。我們已急遽的收縮半弧形的包圍衝了過去。這一股宏大的威力迫使那最後的一個敵人走到頭無路。一個黃球似的滾向山脚，槍拋在一旁。這時離平地不過三十多步。我們二十多桿槍口一致的對着那黃球齊放。他像熱鍋上的活魚翻動着，掙扎五六尺便無能爲力了。爲這草野山邊加添一個神怪的描述，在附近的山村流傳着。

二十多分鐘的惡鬥結束之後，荒涼了的山峽又浸染着無邊的死靜。敵人的屍體和公路上的一堆堆誘惑着人戰利品——輕機，步槍，彈藥，和一大箱藥物及醫術上的用具。都爲我們說明了這一役所得到的收穫。

天空中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似乎是明亮了好些。

公路上橫七直八的是一些像剛割殺的黃魚還在冒着血的屍體。愛輕傷的顛簸地一起一跌的掙扎着走。給兄弟們練習靶子似的放倒了。覆倒的車輪，槍枝和子彈撒滿了地面。還有從馬尾上的鞍轡。經過了這一次激烈的鬥爭我們已不感到寒冷。皮膚上輕微地蒸起白汽。我們開始用凍紅了的手收拾豐滿的戰利品。爲着要避免敵人後部馳援的追襲，我們的動作顯得很匆迫。

被槍聲嚇昏了四散飛奔的馬，這時又從深遠的山谷裡嘶鳴着跑出公路來。在路面來回兜着圈子。不時雄壯的高舉前足仰天長嘯。空閒迴蕩着這唯一的聲音。我們很快的便捉回了四匹馬。還有一匹卻野性的躍入山谷裡去了。

戰爭免不了流血！爲人民，爲鄉土，我們支付了這一點不算很小的損失。

當我們爬上這杉木林的山頂，就要翻過另一個密林的那邊。從山坳間望下山脚一條壯壯的手臂劃開山岳叢林走向南方。幾十個愚昧的侵略者污穢的血迹塗污了這美麗的土壤。肥碩的屍體，我們將以培植缺乏磷質的山林。展現現在我們後面的，是一流淡青色的常綠林和豐饒的田野，但都荒蕪了！東方濃厚的灰色雲塊射下存着柔和的陽光。漸漸地透入灰暗的山林草莽。我們以歡呼和口哨來迎接這躲藏了多日的太陽，感到春天的溫暖。

湖畔草

(散文集)

李勵文

城樓

在一個雲霧慘淡的黃昏裏，我來到了這個蒼苔斑駁的古老的城樓之下。我望了望那面鑲嵌在城門上的灰白色的石碑，認出了「平湖門」三個字，然後提起了僅有的行囊，踏上那座陡峻的石階，走上城樓上來。

我先在笨重的門扉上扣响門環，於是一個老僕人開門接待了我。

我遞給他一封介紹信，他望了望信上的字，却毫無表情地說道：

「呵，李先生，請進！」

於是，我便是城樓上的主人了。

其實，這座城樓委實是殘破得非常可憐。向兩邊遙遠開去的城垣早在十多年前就拆掉了，城門的鐵門扉也早已不知去向，巍然獨存的就只有這座生滿了蒼苔和蔓草的破舊的城樓。但唯其如此，才更足以顯示出這座城樓所經過的歲月滄桑和世事變幻。這城樓裏的人對着這座城樓發出感歎，新來到的人對着這座城樓勾引起無限的憑吊之感。

但無論如何，我却是愛這座城樓的。

爲什麼呢？很難說出像樣的原因，也許就因爲這是的偏愛之見的緣故，因爲我不是在祖國的土地上生長的，我出生在一個被大海圍繞着的海島上，那裏有許多勤勞而鄉思極切切的中國人，他們在累代以來，就以極大的容忍飽受着外國統治者的蹂躪和踐踏，這種無可告訴的悲哀和恨念，使他們愈加懷念起苦難中的祖國，這種懷念累代相續，我便是在這種懷戀之中生長起來的。這種懷戀在我的心靈深處發榮滋長，卒之使我成爲一個熱烈而痴情的祖國愛戀者。我覺得不論是什麼東西，只要是屬於祖國的，就都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可愛之處。當我

漂過重洋投歸到祖國的懷抱裏的時候，我的愉快和慰藉是無可形容的，於是我便立定志願要花費掉很多的光陰在祖國的土地隨處浪遊，我愛祖國豐沃的土地，我愛祖國綿延高峻的山嶺，我愛祖國那些蘊蓄着自然的啓示的美麗寂寥的湖沼，然而，我尤其喜歡憑吊那些充滿着歷史和血淚的古老的城樓，每當我登上城樓的時候，我便從那些古老的城磚上，彷彿看見了祖先們艱苦奮鬥和輾轉掙扎的情形，因而也就激盪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奮勵之感。我時常把我自己幻成一個祖國土地的衛戍者，肅然地巡邏在城樓上，看守着那片豐饒肥沃的土地在朗曬的陽光下發出油膩的光彩和豐收的香氣……

現在！我果真是坐在城樓上了。

於是，我在一張古老的木椅子上坐下來，面對着大憲子，黃昏已經悄悄地走了，暗灰色的夜霧已經從湖面瀰漫上漫漫地昇佈開來，對面的飛鸞嶺也在夜雲中漸漸消逝，但我却落入無邊的幻像之中。

這個湖

午夜的時候，我忽然醒了過來。床邊的大憲子沒有放下，閃爍着星光的大藍天看來彷彿就在我的頭邊，我於是坐了起來，靠着憲子，眺望那個沉睡在夜霧之中的寂寞的湖。

湖，其實是非常荒敗，並沒有葱鬱的大樹林，也沒有澎湃成訴語一樣的湖水，在清瑩的星光下，我只看見了湖的輪廓，是那樣的平淡，完全不是一面足够令人沉醉的湖。

其實，這個湖的本身，原就充滿了血和淚的歷史。

我記憶起老僕人在搖晃的燭光下的陳述來了，據說，還在遙遠的年代以前，湖本來是田，後

來，大概是由於東江河水的激盪和冲刷，田地是逐漸低陷下去了，河水不斷地灌入，卒之使田變了泥濘的沼澤，於是耕種這一帶土地的農人便走上了悲慘的命運：他們的土地被灌入河水剝奪了，他們的收穫已經永遠無望，但「官」——那個可怕的宰割者，却毫不留情地在追索着田賦，他們一再申說，反覆哀訴，然而，一切都歸無望，於是農民們流淚了，流血了，有的人家賣掉了兒女去清償田賦，有的人家踏上了逃亡的道路，有的人家索性就一死了之，但這些血和這些淚並沒有使官感動，失去了土地的田賦依然年年而來，荷槍拔刀的衙役依然如狼似虎，監倉變成了農民的歸宿所，血和淚的日子變成了農民的生涯。這種悲慘的日子繼續下去，經年又年，直到有一個充滿了人道主義的心腸的縣官來到了這個古老的城垣，他才把這種血和淚的事實詳奏京城裏的皇帝，而且，微倖得很，這種失去了土地的田賦最後才畢竟得到了免除。於是就在這片沼澤地上，那個人道主義的縣官索性拆掉了堤堰，讓豐滿的東江河水滾了進來，變成了一個湖。

這種是湖的歷史，充滿了血，又充滿了淚。我會以沉重的心情去諦聽老僕人的敘述，也以沉重的心情將牠回憶。

星星，落下去的很多了，湛藍的天空仍然亮着幾些懶懶的星座，湖面上是白茫茫的一片，在迷濛的夜霧中，這景象看來只有愈加顯得荒涼，湖那邊的岸上有一支塔也是那樣的孤獨和寂寞。

我嘆了一口氣：這個湖。

自然的啟示

湖還睡着，夜雲也還沒有褪盡。

只有樹叢間的鳥兒們已在任情喧噪。

我披上短外套，輕快地走下城樓，來到湖邊。

碼頭邊拴着一排兒十幾隻小划船。

我隨便地走上了其中的一隻，解開了纜，打起槳，向着晨霧的深處划去。湖水并不深，而且也黃濁得很，我仰起臉，深深地吸着清涼的空氣，一隻白

色的小水鷺忽然從我身旁不遠的水中飛起，撲撲地掠過我的頭上，飛到前面金光迷離的霧靄中去了。我停着槳，船兒盪漾着，金色可愛的陽光已溫暖滿湖面。

不遠的前面，我看見一座小嶼，長滿了高與人齊的蘆葦。一群小白鷺從蘆葦中飛起，打一個迴旋，又依然降落到小嶼的泥岸上。牠們那種傲然的神態，正恰好表露了牠們那種悠然安閒與世無爭的恬然心事。

我忽然爲這種自然界的啓示所懾惑了，……我想起盧梭在他的學說中，極力主張一點，就是：回到自然。

爲什麼要回到自然呢？——我曾經思索過很多的時候，莫非是：回到自然就可以漫無管束自由自由的過生活？以盧梭當時的政治環境；專制殘酷，苛稅重壓而論，這個推想也不無理由。然而，時代總是進步的，歷史決難重翻，人類想要丟棄當前的社會，重複回到自然時代，決無可能；然則盧梭學說的原義究竟在那裏呢？

我終於在自然的啓示中，找到了久在思索的答

案。我開始體會到充滿在自然界的實在是一種安寧靜穆的氣氛。陽光照射在湖面上是顯得那樣的柔和，蘆葦叢生在小嶼上是顯得那樣的生意勃勃，小白鷺隨意飛翔，水草的氣息是那樣的馨香，呵，我敢相信，在這樣美妙的自然陶醉之中，有誰會胡思亂想起掠奪，殺戮，欺詐，壓迫等等可恥的罪惡之念？即使是罪惡貫盈的人吧，讓他置身於此等美妙的自然陶醉之中，看他能不恬然心醉，悠然與良善穆寧之感？

我由是悟到盧梭「回到自然」的呼籲，是要喚回「人性」是要喚起那種置身於自然的陶醉中時所油然而生的良善穆寧友愛和平的人類天性。於是我被深深地感動起來了，……

一群白鷺又掠空而飛，倏然沒入水草叢中，不

遠處的岸上，從叢木稀疏處露出一座寺觀，一聲聲迂緩而在空中打着迴旋的鐘聲，便是從那寺觀裏颺出來的。

我打起槳，便朝那邊划過去。

女畫家

我穿過許多小巷子去應一個朋友的晚飯約會。朋友住在郊外，他的小房子完全被樹木和菜圃包圍了起來，樹木都是菓樹，不外是龍眼枇杷之類，樹蔭的底下，朋友搭了一個很好的木棚架，就在那棚架上栽種了各式各樣二百多盆的蘭花，芬香撲鼻，使人沉醉。

朋友興奮地告訴我：「我今天要給你介紹一個朋友。」

「是誰？做什麼的？」我奇怪地問，

「是一個女畫家，」

「女畫家——那又與我何干？」

「唉，你來遊湖，她來寫畫，不好做一個搭檔嗎？」

我不禁啞然失笑。一會之後，一個健美的年輕女人走出來了。

「這就是文蘿萍小姐，文小姐的畫是畫聲南國的。」

朋友趕緊介紹——並且把我們導引到蘭棚前的廳子上。

我彷彿在那裏會過這位女畫家似的，尤其是她那豐滿的臉龐，似噴灑的的眼神和那無聲的微笑，但却一時思索不過來，也就算了。

我於是搭訕着說：「看，這許多蘭花，這屋主才不愧是護蘭使者呢。」

「好說，好說，我不過愛牠的清香味了，」朋友哈哈大笑着。

「我若是，恐怕還要借重文小姐的大手筆，把這些蘭花宣揚一番呢，」

「不敢當，不敢當，」女畫家謙遜地回答：「我是不會畫蘭的，」

「繪山水人物吧？」

女畫家搖搖頭。「我是學西洋畫的，」

我們就這樣隨便的談起來。談到畫的派別，談到文藝復興，甚至於還談到好一些著名的畫家和他們的畫。我對於畫本來是門外又門外的漢，但好些年前，由於偶然的機會，我曾經翻看了幾本有關繪畫和美術的書，那幾本書曾留給我頗深的印象，想不到在日後的場合中，我竟然有運用那幾本書的機會。女畫家於是動人地笑起來，露出了兩排雪白的牙齒，她說道：

「李先生對美術的智識真是廣博得很，」

「那裏，——我不過是瞎說吧了，」

「我想李先生一定會繪畫的，要更多的指教才好，」

「不，我從來就不會動過畫筆，不過，有些畫都曾劇烈地感動過我，」

「是嗎——是那些畫呢？」

「噢，我記不得那些畫的名字了，不過，最感動我的却是一張沒有名字的畫，」

我開始回憶着，女畫家支着下頰，傾聽我的敘述：

「那還是一九四〇年的七月時候，我正浪遊在溫暖美麗的爪哇島上！」我說：「後來我越過爪哇海峽旅行到峇厘島北端的新雅拉夜去，我在那個城鎮沒有一個熟人，我便揀擇了一個阿拉伯婦人開設的旅館投宿，那個旅館正在波濤洶湧的爪哇海的岸邊，我極喜歡那種充滿了天方夜談一般的神秘氣氛的佈置，……」

「爲什麼呢？」女畫家笑着問。

「因爲那種靜然神秘的氣氛極適宜於幻想，極適宜於幻思和想像，」

「哦——請你繼續說下去吧，我才聽了你的說話呢。」

「那天，我曾在城鎮的郊外，作了近乎整天的漫遊。」我繼續着說：「一直到黃昏的時候才拖着滿身的疲倦回去，我踏上門階，便倒耳在小廳子裏的沙灘上躺了起來，我閉着眼睛，感覺到非常的寧靜，浪濤的聲音正一陣陣地傳送過來，我那樣躺了一會，忽然感覺到萬感雲集，悲痛莫名——就在那剎那間，我睜開眼睛，忽然看到了牆上懸掛着的一幅油畫，那幅的顏色選擇得非常陰暗，黑雲滿天，密佈層層，在空曠無物的原野間有一穴頹毀的墳墓正高懸着一張太大的十字架，一個孤苦無告的小女孩大概正在憑吊她故去的雙親，突然間大雷電到來了，電光是那樣的強烈，可以想像到雷電的聲音，該是如何的霹靂可怕，於是，那個可憐的女孩子驚怖起來了，她張開求救的雙臂，仰視着天空中的霹靂，強烈的電光正射在她蒼白而驚悸的小臉上，顯出那個無依的小靈魂是如何的無措——然而，誰能去救助她呢？她的親人已埋葬在十字架的墳墓之下了，在這個充滿了掠奪和殺戮的世界裡，誰能夠去救助那個善良無依的小靈魂呢？我沈痛的心情愈加沈痛起來了，那個驚悸無依的小靈魂的臉龐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搖晃，痛苦地煎熬着我，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彷彿看到了全世界無數個善良無依的靈魂，他們也在殘暴的霹靂下同樣地伸出了求救的雙手，他們也在呼喊，然而，黑雲佈天，曠野無際，誰能夠救他們，到底誰能夠去救他們呢？我越想越沈痛，最後只好走出，走向海濱，……」

我的回憶使我回復了沈痛的心情，女畫家也顯然在感動着，她嘆了一口氣：「呀……那樣的畫，」

「是的，那樣感人的畫，」我繼續着說，「我受了極大的激動，最後我只好走到海邊，海是那樣的黑暗無邊，浪濤是那樣的震撼心肺，海風又是那樣的狂烈，但是，我情願在海邊躑躅，我情願讓那狂烈的風和駭人的浪濤去擾亂我的情緒，使我忘記了那張無依的小靈魂的臉孔。但是我不能，我不能」

。直到今天，那張小靈魂的臉孔還搖晃在我的眼前。——唉，你看，女畫家，那張畫竟這樣的動人，……」

我說完了，輕輕地吐了一口氣，女畫家凝視地看着我，她說：

「你的敘述太動人了——我也感覺沈痛得很呢。」

「這個世界實在是如此，並不是我的敘述動人。」我解釋着。

女畫家嫵媚地笑了起來，她替我斟了一杯茶。「你對畫有極深的鑑賞能力」，她說，「足見我們是知音的人。」

女畫家談完這句話也知道說得有點不倫不類，臉頰上泛起了一片紅潮，和她那身橘黃色的旗袍相襯之下，愈加得美麗可愛。

我便這樣認識了這個女畫家。

晚上，當我踏着星光影子回到城樓上來的時候，忽然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好像若有所失，又好像有點興奮，我想了一回，不禁連自己也笑了。

老農人

我沿着湖慢慢走過去，便看見了一片田畦。這時晚稻還沒有收割，那些青蔥的禾苗還正長得起勁。

田地裏沒有一個人，應該做的工作都做過了。

現在只等禾苗在溫暖的陽光下壯大起來，間或要除些雜草，或者還要施一兩次肥料。不過，在大體上，農人們都正要利用這個閒歇的光陰，趕緊去做另外的的工作，在這個年辰，農人們真是越來越苦，光靠耕種是過不了活的。

我站着無聊地眺望了一回，便又慢慢地踱過去。

在一帶疏落的竹林後面，我看見有幾棟破舊的屋子。

我想還是和農人們聊聊天吧，於是從小徑上走了過去。

一隻黑狗惡狠狠地向我作勢狂吠，我沒有理牠，牠也就沒精打採地停了聲。

當我繼續走過去的時候，我便在屋子面前那片打穀場上看見了一個老農人，他坐在一張矮矮的木槓上，正在悠悠閒閒地叭叭吸着長烟桿。

我悄悄地挨上前去，並沒有驚動他。

老農人慢吞吞地吐了一口烟霧，然後慢吞吞地問我：

「你是找那個的？」

我搖搖頭。「我不找那個。」

老農人沉默了一刻慢吞吞地敲掉他的烟灰。

「你是中學堂的先先生？」他問。

「也不是。」

老農人慢吞吞地搓着烟絲，一會之後他又問：

「那麼，你是貴幹呀？」

我不禁笑了起來。

「我是隨便來聊天的，老伯。」

老農人默然了，他抬眼瞥了我一瞬，又低下頭去搓烟絲。

我知道老農人又在疑忌交雜了。這年辰，農人吃的苦頭已經夠受了，因此看見衣冠稍為端整的人，便疑心不要又是抽捐催稅的什麼官。

我設法解開了老農人的疑忌。我對他說：

「我是來遊西湖的，信步來到這裏歇歇步罷了。」

老農人燃起紙煤，叭吸了一口烟，一會之後他才說道：

「其實西湖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確實是耳聞不如目見，我也是聽得西湖的好名才來的。」

「唔……戰前來遊的人更多呢，」

「因為西湖到底是個好名字，」

「唉，都不過是有錢才作怪罷了……」

老農人說着噙住了起來，用吐了一口痰。

我乘這個機會問他：

「老伯，這一帶田地都是你們自己的不是？」

「如果是，那就好了。」

「那麼是租的呢，還是租的？」

「還不是……都是向西湖批耕的。」

「田租怎樣？還好過吧？」

「……唉，不要說了。」老農人搖着頭。

「怎樣？重得很嗎？」

「也不是重得很，就是……」

「就是怎樣？——既說沒關係吧，我是外人。」

「唔，就是……重重剝削。」

怎樣的重重剝削呢？老農人起初不肯說，後來

由於農人本質的樸實和坦率，老年人到底把不情

願說的話說出來了，內幕其實是簡單不過，西湖的

管理者毫不客氣的把田都批領下來，然後再分別的

批耕出去，在這轉手之間，需要土地的農人們就只

好咽着淚水，在慘重的剝削下過日子了。這正是中

國農人們的典型的生活，又何獨西湖為然呢？

回程的時候，我又路過一段田疇，望着田地裏

那青葱的一片，我真是感慨萬端。需要土地的人偏

偏沒有土地，另外却有人靠着農人們的血和汗水盡

情享受，——世界上還有比這種更為不平的事嗎？

「耕者有其田，」為什麼還不實現呢？

閒話

第一次看見湖上的新月。但見新月如鉤，湖光似鏡，飛鸞嶺一片黛藍，遠遠近近的樹林頂梢輕泛

起一絲絲的夜霧，酒壘塔像一個偉大的欣賞者，默然地在俯覽着安靜的西湖。

我站在城樓上，盡情縱覽這湖光景色。

突然，門環得得地響了起來。

「誰呀？」我問。

「是我——李先生。」

清脆的女性的聲音，我立刻便辨認出了那是誰。

於是，門開了，我歡迎女畫家第一次光臨城樓。

「你來得正好，月亮已經升上來了。」

「哎呀，在城樓上欣賞湖光月色正是最愉快的事。」

「不是嗎？你看，那如鉤的新月，那黛藍的山

巒，那清澈的天空，那縹緲輕烟的樹林，那平靜如

鏡的湖面……呀，真是多麼的美麗呀，多麼的使人沉醉呀，……」

「喲，你看，你簡直是一個詩人了，你的詩又是多麼的美麗呀。」

女畫家笑了起來，我也禁不住笑了。

我們就在大簾子前坐了下來，請老僕人爲我們

備了些瓜果香茗。

這時月光愈見清亮，西湖睡在月光裡，又柔和又美麗。

「像這樣美麗的景色，的確要畫下來才對。」

我說。

「用動人的句子把這景色寫下來，也是一樣有

意思的呀。」

「文字和畫各有不同的作用，畫的感人更比文字來得敏捷和具體。」

「你爲什麼不學畫呢？」

「是的，如果我學畫，單憑我一副情感也許會

有多少成就。」

「你確實是感情豐富的人，你的說話極易使人傾聽。」

「可是我從來就不會有過學畫的機會。」

「那麼，今後，如果你願意，我們一同學畫好不好？」

「那麼，我要拜你做老師了，行不行？」

女畫家吃吃地笑起來。

「那也是我的光榮，我有一個這樣聰明廣博的

弟子。」

「我更加覺得光榮呢，我有一個這樣年輕美麗的先生……」

「哎呀，你向我開了玩笑了——那不行，」

女畫家叫了起來，她又吃吃地笑個不住。

「那麼就算我得罪了吧，美麗的先生，」

「你的嘴真是利害，……」

「不及你的笑呢，美麗的先生，」

「不行了，不行了，不許你再這叫了，我不要這樣的學生了。」

「哎呀，那麼我不再亂說了，我要求你還是收下

下這個學生吧。」

女畫家忍不住笑得更利害，她站了起來，又坐了

下去。

「好吧，我要問你，你喜歡畫風景，還是繪人物，」

「也喜歡風景，也喜歡人物，」

「不行，你要先說一樣，」

「我是有道理的，先生，」

「說吧——又是什麼道理呢？」

「要是我學會了繪風景畫，我就要從天然的風景，自然變幻兩方面找題材，我要把那種充斥在自然界的安寧，靜穆，和平，蓬勃的氣氛，用最鮮明的色彩表達出來，去感動人們，去轉移人們的失調心理，使人們都能從自然的啓示中去喚回人性。」

「噢，又是一番大道理，」

「另一方面，如果我學會了繪人物，我一定要

把一切人類的痛苦表現出來，我將從一切被壓迫和被踐踏的貧苦的人們那裡找尋題材，我要使壓迫人

們的人能夠因此激動天良，我尤其要使被壓迫和被踐踏的人們能够彼此同情，彼此了解，彼此連結，

成爲一股龐大無比的力量，去改善生活，去消滅壓迫，去恢復人的地位。」

「是的，你的理想是偉大的，……」

女畫家嚴肅地說，她的眼光向着西湖。

我站起身，悄悄地走到女畫家的旁邊。

「如果你認為沒有錯，那麼你能够同意向這理想去繪畫嗎？」
我低聲地問，女畫家仍然看着西湖，她沒有表示什麼。
這時月光已經淡隱了，西湖已在夜的安撫中睡得異常安甯。
我們都在靜默，女畫家嚴肅的臉頰在搖晃的燈

光中射着光輝。
一會之後，女畫家才輕輕地答覆我，她的聲音：「如果你能够幫助我，我想這是可以的，……」
「呀，我願意，我完全願意！我想，這完全是我的願望，……」
我低聲地幾乎是喃喃地在說，我極力壓制着我的情緒。

女畫家回過頭來，她的眼睛充滿了光輝和溫暖的神彩。
「如果這樣，我們才真正是知音了，……」
我說着，臉龐也不禁熱辣辣起來，女畫家的眼和我碰在一起，她羞澀地微笑起來，突然翻過頭去。
深夜後，於是我安甯地睡下了，而且發了一個安甯的夢。
(本章完全未完)

黑夜的一角

(獨幕劇)

S J

這故事發生在某大城市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某工廠的女工宿舍裡。

出現在這裡的人物有：

阿珍
阿芳
阿玉
阿英
都是十多歲的女工；

其他女工：甲，乙等；

阿圓，一個飽經虐待後逃出的婦女；

女工宿舍的總管，中年的婦人

一個寒冷的冬夜。

大街上吹着冷冽的風。有錢人都擠在戲院裡，酒館裡，或者在暖洋洋的家裡。馬路上電燈通亮，車子溜來溜去。商店裡的播音機，播唱着迷人的音樂。儘管在寒風下，那路邊擠滿了數不清的街頭流浪者，那些大屋子裡却永遠是春天。

然而在這條黑巷子裡，却是黑漆漆的，寒風更增了殺氣。月光照下來，都被兩邊高聳的房壁遮住了。巷子里靜悄悄的，有一個黑影子在蠕動，像一個鬼影。巷子轉灣的地方，有一

盞暗黃的街燈。當那黑影走過時，人們可以看出她是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子。她頭髮是亂蓬蓬的，額角上顯露着紫黑色的傷痕，臉是枯黃而憔悴。她的手縮在衣角下，那瑟縮的樣子。終於她在一個樓房的門口停住了。門開着，看門的人在打瞌睡。門上掛着一塊招牌：「大明紗廠工人宿舍」。三層樓上陽台的門口，射下微弱的燈光。

她沒有到過這地方，也不認識招牌上的字。然而一陣冷風吹來，使她不由自主地走進了門，踏上了樓梯。我們看見的是那三層樓上的情形。這是宿舍外面的過道。陳設很簡單。有破桌子，長凳子，還有一張竹的躺椅。右前方是一道門，門外是樓梯。右後方是進宿舍去的門。門上掛着一塊牌子：女工第十宿舍。另外還有一塊橫的，上面是號數：三〇五。後面靠左又是一道門，外面是陽台。牆上貼着紙條兒：「禁止隨地吐痰」；

通道裡是靜悄悄的。宿舍的門掩着，好像誰都着了；但是，不，桌子上點着一枝蠟燭，一個女孩子正在專心至意的伏在桌上寫字。她穿着樸素的衣裳；在燭火下，我們看得見一張憔悴而仍然秀麗的臉。
陽台的門開着，門扇早已沒有。冷風便從那兒送進來，把燭火吹得搖搖晃晃的。女孩子在微微的顫抖。遠遠地大鐘，嗚嗚地打過了十一下。

宿舍的門開了，走出另外一個女孩子來。她頭髮有些亂，顯然是剛從床上起來。她先在門口望了一會兒，然後走出來。於是說話——阿芳（即第二個女孩子）阿珍，怎麼你還沒睡？阿珍（即第一個女孩子）我睡不着。
你在做什麼？
在寫今天學的幾個字。
啊，多功用！
珍（放下筆來）阿芳，別挖苦我了。心裡悶，睡不着。
你老是這末多的心事。去睡吧。

珍 不，我還不想睡。
芳 瞧，你的手都凍僵了。
珍 不要緊。
芳 你好奇怪。你看，誰不睡着了？我們辛苦了一個星期，真是累得要命。
珍 唉，我還不想歇呢。（走到陽台上去）阿芳，你來看！
芳 看什麼？
珍 你來……
芳 當心，跌下去可不是玩的。
珍 你來。
芳 不，我怕……
珍 （進來）怕什麼？
芳 你難道不知道？
珍 什麼？
芳 那陽台上有鬼。
珍 鬼？誰說的？
芳 你真的不知道？
珍 真的不知道。
芳 他們說，從前有一個女工，從那陽台上跳下去死了。
珍 真的？
芳 怎麼不真？聽說那女工不知怎麼被開除了。她沒有家，沒有親戚，想來想去，只好跳樓死了。

珍 爲什麼給開除了？

芳 誰知道？

珍 唉我們像是生來便該受罪似的。一星期足足忙上六天，還要看人家嘴臉，動不動就是開除！

芳 就說我們這總管吧，一天到晚的罵人，好像我們生來是來給她罵的似的。

珍 誰叫我們窮？

芳 窮？總管從前也是窮人呀。

珍 對了。聽說她年青的時候嫁給一個騙子，那騙子騙了她的首飾便跑了。她便流落在這城市裡，一直沒有回家。後來不知怎麼的便做了這兒女工宿舍的總管。

芳 她像不是本地人。

珍 她是老遠的鄉下來的。那地方叫做——我記不起來了。從前她家裡有爸有媽，還有一個還在吃奶的小妹妹。

芳 可是，她對我們實在太別了。

珍 也許是變了性子吧。（又走到陽台上）你來。

芳 （長縮地走出去）什麼？

珍 （指著遠處）看那邊多亮。

芳 唔，那是大馬路。

珍 那座電燈頂亮的是——

芳 那是百貨公司。

珍 那裝滿了紅綠燈的是戲院吧？

芳 可不是嗎，還沒散場呢。

珍 那邊高高的不就是俱樂部？

芳 唔，那樓上是跳舞廳。

珍 噫，有錢人的世界。

芳 我們去睡吧。不要着了涼。

珍 不，你看那月光。怎麼，她不怕冷嗎？

芳 別說了，進去睡吧。（她把亞珍拉進來）

（在他們還在外面的時候，那個樓的女孩子走了進來。她茫然地站了一會兒，最後在一個角落裡蹲下來。）

（阿珍和亞芳進來，她們看見了瑟縮地蹲在屋角落的女孩子，不覺一驚）

珍 怎麼，你是誰？

芳 你是幹什麼的？

珍 （那女孩子顫抖地站起來）

女孩子 小姐，小姐，……

珍 你是偷東西的？

芳 怎麼跑到這兒來？

女孩子 小姐……我……求你……

珍 你怎麼啦？

芳 你別……告訴他們……

珍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女孩子 我，我是……逃走出來的。

珍 逃出來的？

芳 從哪兒逃出來的？

女孩子 從他們家裡……

芳 誰？

珍 我的老爺，太太。

女孩子 你是個丫頭？

芳 是的。

珍 你怎麼逃出來的？

女孩子 我……我……

芳 你坐好，慢慢的說吧。

女孩子 （坐下，稍停）我受不住……他們打我，罵我……一年多了，我受不住……你瞧，（指著身上的傷痕）

你瞧，我受不住……

珍 你別哭，他們爲什麼打你？

女孩子 我不知道。他們高興便打我……我趁他們沒看見，便跑了出來。

芳 你怎麼跑到這兒來？

女孩子 我不知道……我全身骨都在痛，一步一步捱着走。大街上很亮，我便走進這黑巷子來。看見你們的門開着，看門的人睡着了，我便走了進來……外面很冷……不知怎麼的，我走上了三層樓。

珍 你想逃到哪兒去？

女孩子 我，我不知道。

珍 你的家在哪兒？

女孩子 我沒有家。

珍 你的爸爸的呢？你媽媽呢？

女孩子 爸爸死了，媽……媽也死了。（又在嗚咽）。

芳 唉。

珍 別哭別哭。

女孩子 （揩着眼淚）後來他們便把我騙了，賣給那人家。

珍 誰騙了你？

女孩子 我的舅舅。

珍 你沒有兄弟姐妹嗎？

女孩子 我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姐姐……

芳 她在哪兒？

女孩子 我不知道。她在我還吃的時候便嫁了，從來沒有回家？

珍 你沒有別的親戚？

女孩子 沒有。

芳 那麼你打算逃到哪兒去？

女孩子 我不知道，小姐……我沒有地方去，那就只好死了吧……

芳 別說這個話。

珍 （安慰地）別急。今晚你就住在這兒吧，明天再想法子。

芳 你想什麼法子？

珍 我想對總管說明了；說她是我鄉下來的親戚，看看廠裡能不能添她一個。

芳 唉，就試試看吧。

阿玉 （站在門口）怎麼，你們沒睡？

阿英 （走上來）噢，她是怎麼的？

珍 沒甚麼，一個比我們更苦的人吧了。

芳 小姐……

玉 一個逃出來的丫頭。

英 逃出來的丫頭？

女 你叫做什麼名字？

玉 他們叫我秋菊。

女 你姓甚麼？

玉 我原來姓陳。

珍 怎麼，你只穿這麼少的衣服，不冷嗎？

女 我是冷慣了的。

珍 我有一件棉的，給你穿了吧。（說完便走了。）

芳 （向亞珍）你冷呢。還是拿我的棉背心給她吧。

珍 不，你剛病好。而且你只有那件棉背心了。（揀着進走房去。）

玉 你餓嗎？

女 一天沒吃東西了。

英 我有，我有。（進房間去。）

芳 阿英，你幹什麼？

女 （阿英沒有答應。一會兒，

珍 怎麼了！

王 電話搖了半天才通，救護車大極快來了，

乙 唉，救護車在救護那些有錢的，怕忙得很呢。

女 媽……你等等我……等等我……我們一道回家去……我們一道回家去……

芳 唉。

女 媽……我們一道回家去……我們回百花村去！回百花村去……

珍 秋菊，你別胡說。

女 我不……媽……我們回家去……回百花村去……

總 (驚呆) 百花村！

女 媽，怎麼你等等我？等等我！……等等你的亞鳳呀！

總 什麼，亞鳳？

珍 秋菊，你怎麼啦？

芳 秋菊。

女 誰？誰在叫我？誰？……我不是秋菊……我不要這名字……

總 不要這丫頭的名字……我是亞鳳……我是亞鳳呀……媽……

總 (痛苦) 呵。

珍 秋菊，你別胡說！你看，你看，你是在這兒呀。

女 唔？我在這兒？……怎麼？我不是在回家去嗎？……不是在回百花村去嗎？

芳 別吵，等你好了回百花村去。

女 不，不，我好了？……不……

玉 唉，救護車到哪儿去了？

甲 秋菊，你好好地——

女 不，不，我是亞鳳！

珍 亞鳳，靜一點地吧。等你好了回百花村去。

女 甚麼……回百花村去？誰？……你剛才不是說要回百花村去嗎？

珍 我？……不成！不成！百花村，我們的家沒有啦。

女 怎麼會沒有？

珍 沒有啦，沒有啦，我們的家……

女 唉，我們的家……門口那棵桂花樹多大呀，那桂花多香呀……

芳 還有小鳥兒呢……你們這些小鳥兒，你們叫甚麼呀？你們唱甚麼呀？

總 亞鳳，別想這些事。

女 唉，我在這兒？我沒有死嗎？……怎麼我還不死啊？……

珍 亞鳳，別胡說，你不會死的。

芳 亞鳳，你回家去過嗎？

女 回家？我小時候就住在這裏啊，可是，我很小的時候，爸就死了，姐姐也嫁了。日本鬼子打過來，媽帶我逃到山上。

甲 亞鳳，別多說話啦。

女 不，不，讓我說。我們家門口有口池塘，池塘邊上有株高大的桂花樹。可是我們許多年沒回去了。前幾年，聽說鬼子退了，可是村子裡還在打仗。「打甚麼仗呀？」

珍 內仗呵！「媽不信，我們回家去。仗打完了，可是村子裡駐滿了兵。我們遠遠一望，遠遠一望……

女 你望見了家嗎？

女 我們遠遠一望。那桂花樹望見了，池塘望見了。可是，可是，池塘邊上我們的家呢？家呢？家呢？……一堆泥……家沒有了。

珍 亞鳳。

女 媽這一下子便暈過去了。我扶她到隔鄰村舅家裏。可是，不兩天媽就死啦。

總 啊。

女 媽要死的時候對我說：「亞鳳，找你的姐姐去吧。」媽說完眼睛便閉上啦。過幾天舅帶我到城裡，說找姐姐去。可是他卻把我賣了。

芳 好狠心的。

女 不，我可不恨舅舅。我恨自己，爲什麼要窮啊？我恨那些人，爲什麼要打內仗啊？(漸漸不支)爲什麼……

總 (忍不住了，她跑過去)不，阿鳳，你說漏了一個，你得恨我，你得恨我啊。亞鳳！

大家 總管！

總 亞鳳，你記不起我啦？我是你的姐姐啊，我是你姐姐啊！

大家 總管！

女 姐……姐姐你是……姐……姐……

總 我錯了，我害了你！亞鳳！

女 姐……(漸弱)我畢竟……找到你了。

總 是的，阿鳳。

女 但是……我要去了。

大家 (驚慌) 亞鳳！……你怎麼？亞鳳！

總 亞鳳，你不要去！——醫生！叫醫生來！

女 姐姐……小鳳……我……我去了。(她死了。)

大家 亞鳳，亞鳳！(總管力竭聲嘶，亞珍在嗚咽。)

王 醫生，醫生怎麼還不來？

芳 唉，遲了，來也沒有用了。

總 不，亞鳳！(她瘋狂地站起)亞鳳亞鳳……

甲 總管，你靜一靜吧。這是命。打內仗！誰害了我們？誰？——亞鳳！你不要去……

大家 總管！

(工女們追出去。舞台上只剩下亞珍和亞芳，伴着安息了的亞鳳，兩人都在飲泣。)

芳 (指着眼淚) 珍，別哭了。

珍 唉，亞芳，我們是在做夢嗎？

芳 不，這不是夢。

珍 這是什麼世界？

芳 這是人的世界。可是這世界應當改造了。

珍 夜多長呵。

芳 天快亮了吧。(她們拭乾眼淚。)

(一切歸於靜寂。只是遠遠又傳來緩慢的鐘聲，那麼柔和又那麼淒涼，可是一聲聲地，在催促着黎明。(幕下來了。)

長青的祝禱

——寫給一株不幸的小松樹

在這個禿禿的小小的山崗，
寂寞地站着一株孤獨的小松樹，
它天天看自己的影子在陽光中，
聽自己的嘆息於夜深風雨；
當每一個寒冷而多霧的清晨，
我帶着訪問的心情走上山去
看見濃重而鬱圓的淚珠
在翠綠的針葉中間閃亮，
我知道，可憐的小松樹正怎樣懷想
他的伴侶，為他們哭泣，悲傷。

那還是一個美麗的春天，
溫暖和歡笑還沒有離開人間。
在這個美麗的小小山崗，
滿山蒼松，枝葉交着綠葉，
希望落在一抹青春的綠光，
藍天下，你們歡語，任意地喧嘩，
又迎着遠來的風，合聲歌唱，
歌聲那麼雄壯，像大海的風濤——
長青的祝禱許下深深的願望，
你們說，不管他風劍與霜刀！
而苦難的日子終於無聲地臨降；
刀斧中，安睡的林已搖搖顛蕩，
同伴哭着，呻吟着，就倒在你身旁。
於是你含着淚，望遙遠的遠天——
望着矮小的屋子升起一縷炊烟
望着同伴的悲苦的憂鬱的靈魂，
寂寞地飄搖，飄搖，上昇而又下降；
他們向你交出一個最後的盼望，
就在日暮的風中淡散，淡散，

石 藍

漸消失在薄暎的灰色的遠方。
眼淚也流成河，嘆息也織成山，
最後一縷餘烟也在風中消散；
禿禿的山崗剩下一枝小松樹
天天在孤獨和哀傷裏徬徨。
然而爲了他不幸的伴侶們，
當夜深，山野中捲起了暴風，
他依然用嘶啞的聲音悲哀地歌唱：
十二月死沉的濃霜的朝早，
緊抱着抑鬱而莊嚴的驕傲，
依然用未死的葱綠閃着銀光。
嘆息回到衰老的梧桐的西風，
飲泣留給軟弱的薔薇的露水，

復活的希望

羅雪園

我有一希望，比我的憧憬更美麗！它誕生在我的
的春天；又消逝我還在春天的時候。我緊握着它，
而它卻從容地離開了。
當我駕在它的羽翼，朝向幸福的山巒，理想的
海洋。我的心，跟着我的脚步在跳。那是，喜躍還
是驚恐？
我的希望，把我引到高高的雲霄；我看到一幕
幕的，像七彩斑斕的影片。是那般可望而不可即啊
！我神馳於那光華之境，它却把我掉進虛無的荒野
。於是，我的心靈粉碎了。我撫摸着我的創傷，我
恍惚沒有痛苦，——恍惚是很快樂。我問，爲了什
麼？
當蠟燭燃短了的時候，我索性不要它了；而它
還好似在我心頭燃着，燃着，我惶恐將有一個災難

讓陽光抹乾你晶瑩的眼淚，
不要哭，小松樹，完成你長青的祝禱
記得那綠色的願望，綠色的歌唱，
今天都留在你自己一個身上，
爲尊嚴與正直，你挺起了身軀，
生長，你需勇敢地在泥土地中生長，
在苦痛中你將爲新生的孕育，
向寂寞的黃土再播綠一山葱綠。

把千顆萬顆堅實的松子
落遍這個小小的禿禿的山崗吧；
春天會來，春天要來，一定來的，
用你的心，相信那復生的日子，
相信春風再度吹來的時節
千百株小松樹又將綠遍山間。
不要哭，小松樹，記得你長青的祝禱；
春天會來，春天要來，一定來的，
我們可以做證人的，我，青山，綠水，
和這片閃着陽光的，永遠的藍天。

的來臨，——當它燃燒到最後的一剎那……
這似乎真有一個災難，在吞噬我的生命，撲熄
我生命的火花！我沉默着我的嚴肅。
我不願揭開記憶的鏡子，追索我昨天的遺失；
因爲我知道：它能給與我的，比爆發了心更甚的傷
痛！而我恍惚看見，我的生活，在疲困着。我的生命
在喘息着。
不 我在我那廢墟的胸膛。我偶然發覺，是在
那黑土中間，抽出一點花葉！於是，我恍然覺悟了
，我又看見了希望！——是我的希望吧？啊！我狂
叫了……
我的希望，再度誕生在我的春天；我該爲它喜
躍，——在它復活的節季。

在鄉村

王直

和老伯伯談

老伯伯！幾十年了！
 你和土地的交情並不算太短小
 你知道自己先人的故事很多。
 你和你的兒子是怎樣把生命獻給由土。

污穢的泥路上。
 你長年赤着一雙腳來去去；
 你看不見的，有人用繩索
 時時牽扯着你命運的影子……
 但是你永遠忘不掉自己的路，
 你學習了先人的功課又教給兒子；
 村莊中有多少人流淚呢？

別一種人年年播落了你們智慧的成果。

在最簡單的需求下生活着，
 貧寒說明了你們沒有罪過；
 老伯伯！我們和土地的交情
 有一天便離別了，那時狂風吹得更猛。

一位老婆婆

在鄉村路口的一棵大樹下面，
 靜坐着一位年紀長老的白髮婆婆；
 太陽從東方升起斜斜地晒着她，
 彷彿祇由遠方才能得到真正的溫暖。
 光陰無情地騙走了她底力量，
 她惋惜着如今已不能在田野中工作了；

望着村外這一帶遼闊的土地，
 往日啊！她是一位如何勤奮的婦人！

回憶着：無論那一道田基那一條水溝，
 都印踏過她底健康兩足的痕跡；
 無論春夏秋冬，那一個季節，
 她從不懶惰的來回鋤着泥，挑着水。

她雖然老了，但她底心還是強壯，
 她不願坐在家里無意義地休閒……
 她喜歡來到這里，親眼看着兒子媳婦
 多麼辛勤地承繼着她往年的工作。

田野中，盡是一片青的綠作物，
 搖擺着手呀招呼着自己親切的老人；
 於是她不再覺得失望了——因為
 這後一代的人能從她底教訓中生活下去。

秋夜

黃安奇

四個人和田間的小徑上移動着，如同四條
 影子，各人抱着自己底寂寞，和世界底愁苦。

月色是迷濛的，村莊已經遙遠了。
 小溪之中沒有流水，田間沒有莊稼。
 路旁墳上的古柏，在月光之下顯得更其憔悴而蒼老了。

惟是有秋風在憂愁地吹。
 沒有夜露。

沒有目的的旅程，向着什麼地方去的呢？
 世界是一個大的荒原。
 祇是如影子一般地沉默着啊。
 低着頭，看着自己底影子沒在黃塵之中，
 想着被留在故鄉的人們底命運。

往古的日子回到記憶中來，那些日子，如今是不會有的了。

於是，脚步漸漸地移動得更為緩慢。
 往日，那是什麼日子？祇要把種子撒在地
 上，就是收成，手和足還有什麼用啊！
 村里的人會釀酒，會織布，會笑，會唱歌。
 工作里面有着快樂。祇要得到了五百塊錢

，可不是就有一畝自己底土地？
 青苗是可愛的；土地散發着芳香。

然而，土地却漸漸地變成荒蕪，漸漸地不屬於自己了。
 四個人寂寞地移動着，如同四條影子。

烏雲却圍合了上來，罩住了整個的大地。
 「就是能够下雨吧，下雨又有什麼用？從
 枯稿的乾草和別人底田禾里面能够希望收成麼
 ？出去了的人就沒有能够回來的；從往古直到
 現在，永遠是這個道理。」

於是沉默地走着了，走向不可知的土地。
 在心底，不知覺他闖入了客死他鄉的哀愁。
 零水的田蛙被飢餓的土蛇追趕着，發出了
 哀哀的鳴聲。

秋風在田野之中作着不可以理解的咒語。
 「黑暗里面還有前途麼？」
 於是，哀愁的心如鉛一般地沉落了，給每
 個人加上了重負。
 移動着，寂寞地，四條影子，被埋在黑夜
 底懷中。

迎春曲

馬錦活

夏天過去了，秋天過去了，冬天也過去了，迎
着我們的正是一個希望和平的春天。

無論炎夏之神是怎樣的酷熱，秋風是怎樣的蕭
殺，而嚴冬的惡魔更是怎樣的殘暴，可是時光老人
總是把大地推陳翻新，真理的太陽終於把寒冷、黑
暗和暴力消滅，把光明溫暖賜給生命信仰者的良善
的人群。

聽！那傑間雙飛的燕子，展開騰捷的翅膀，飛
向雲光綺麗的晴空，逍遙追逐，牠們彷彿在那裡高
聲呼喚：「春來了！春來了！」

看！那濃密的山林深處蘊藏着無限的春意，黃
鶯兒低迴於新嫩的柳條間臨風弄舌，蝴蝶飛舞於枯
萎的草叢中探討那最神妙的身信，呀！這不是新來
的甘露！滋潤幸福的柳條，蘇醒泥土裡的花草麼？
瑰麗的陽光愛撫着荒蕪的原野，黃金色的牛羣
搖擺着歡喜的尾巴，在那枯黃的草坪上找尋甜美的
幼苗，一羣羣的野孩子在那田園裡搜尋多眠的青
蛙。還有，在豔陽初上的清晨，撲素溫存的鄉村少
婦赤着健美的腳踝，輕掃淺淡的蛾眉，肩着木桶子
到菜園澆澆去，鮮明的朱唇和花袖在隨蕩的晨風中
散播着愛戀，勤勞的農夫關心風雲的變幻，關心節
令的推移，關心驚蟄的雷聲第一次震蕩。

誰不盼望朝陽！誰不憐惜夢裡的春光！

快樂之子的鳴禽歌頌陽春的再來，歡聲瀟灑寰
宇，繁花爭妍吐艷，表現她們青春的芳姿。我們人
類也是自然的兒子，正如鳴禽飛鳥是自然的兒子，
我們既然來自大自然，我們就應該開發大自然，驅
歌大自然，克服生活種種的困難，相親相愛，衷誠
合作，共同向着美滿人生的道上走，迎接這個希望
和平的春天。

一月十日

文壇叢書第一種： 芙蓉山下

寒樓等作

卅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港幣貳元

本集所選入五篇
短篇小說，係文
壇創刊出版八年
來最膾炙人口，
曾為億萬讀者，
愛不忍釋，書評
家一致贊譽的。
集中除寒樓的「芙蓉山下」，尚有柳展眉的「小
姐的尊嚴」盧森的「勝利貨」，寒江的「奴才
趙福」，羅昔的「金鋼鑽」等，以上各篇故事動
人，技巧熟練，結構嚴謹，是百讀不厭的佳構。

文壇叢書第二種： 生命的創作

游牧著

卅八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港幣貳元

「在文壇六卷一
發期表後，却引
起文藝界人士的
重視，三年來所
發表的短篇及中
篇，堪以「強將
手下無弱兵」來比喻，作者後記裏自白「我立志
要做一個對人類有益的作家」，故勇敢邁步，加
緊策馬，本篇電影小說從末在任何報刊刊過的力
作，亦可以說是作者心血結晶。

文壇叢書第三種： 夜漫漫

盧森作

卅八年三月十日出版

零售港幣貳元

以一個主編人要
在自己的園地裏
發表文章，不消
說是非常容易的
事，然而，作者
向來對於寫作不
肯粗製濫造；對
於發表，不願亂寫篇幅，即以這齣四幕來說，從
開始至完成，足足經過了兩年多的寒暑，稿成仍
數經修刪，故每一幕發表後，即有許多讀者說這
是美麗的詩，作者却一再說：「長夜漫漫，何時
始且！能够在許多讀者的的心台上演出，已經是
够了！」

文壇叢書第四種： 鬼屋人踪

李金髮等作

卅八年三月廿日出版

零售港幣貳元

本集所選入的，
除李金髮「鬼屋
人踪」外，尚有
李若川的「跑哥
們」寒江的「血
海深仇」黎黑白
的「黃色人物對
像」，魯特的「裁撤」等篇。

合購以上四種特價港幣

(本年三月底截止)

- 理想的追求者 (長篇) 雪倫 二.〇元
 - 獄中花 (短篇) 楊詠新 一.五元
 - 覆滅 (短篇) 李神文 一.五元
 - 人的文學 (論文) 余秋子 一.五元
 - 寫在月落的窗下 (散文) 陳容子 一.〇元
 - 妙禪寺 (散文) 羅昔 一.〇元
 - 潮呢？海呢？ (詩集) 李若川 一.五元
 - 黑色的日子 (詩集) 向曙 一.〇元
- 以上各書陸續出版預約全套僅收港幣拾貳元
股東連郵共收拾元

文壇叢書出版社重要啟事

- 一、本社繼續徵募董事一百名(每名港幣貳拾元)股東一千名，(每股港幣貳元)本月底截止，如參加股東願改為董事者，請將股東票退回，另換董事股票。
- 二、文壇叢書第一集：第一種「芙蓉山下」第二種「生命的創作」，第三種「夜漫漫」依期出版，各董事奉贈六種，茲為減低售價全集十二種僅收港幣拾貳元。(三月底截止)
- 三、各董事各股東應享受權利外，請積極介紹讀者，負責聯絡推銷，招收文壇定戶，並請註明介紹人以便登記成績。
- 四、本社彙股通訊第五號出版，函索附郵即寄。

